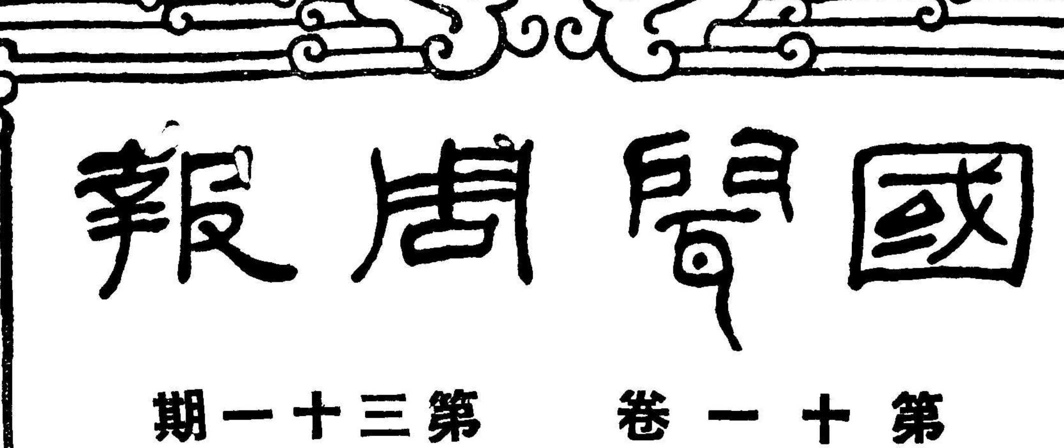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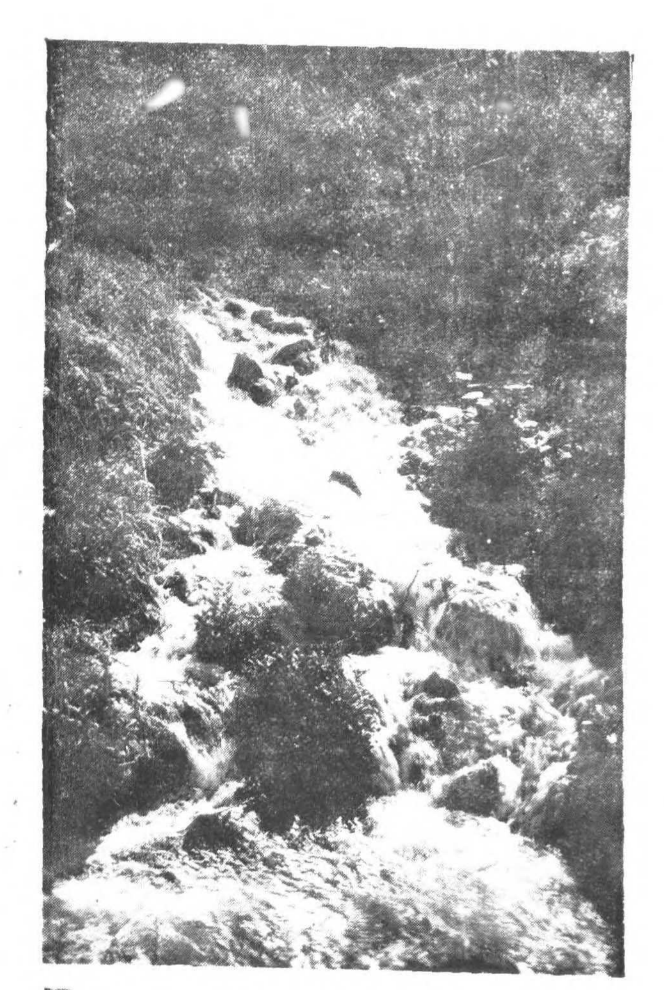


第十一卷 第三十一期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要目



新疆

馬仲英逃亡之後，和闐亂民近亦繳械，新疆之亂，殆已粗定，不失爲西陲之好消息，圖(上)博克達山巔積雪，(下)博克達山下之羊羣。



德國黨訌

上月杪，德國國社黨內訌，許多重要領袖均遭希忒拉毒手，附圖諸人，除希忒拉外均殉於此役者也。

希忒拉

羅姆

高林

克勞森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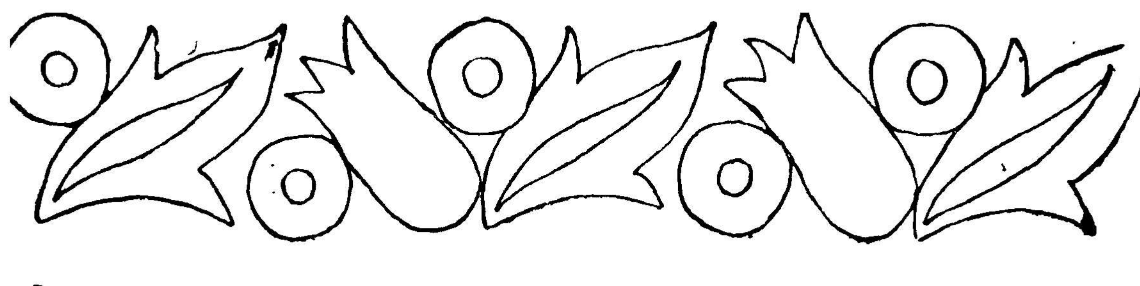
施密德

司特拉色

希萊赫爾及其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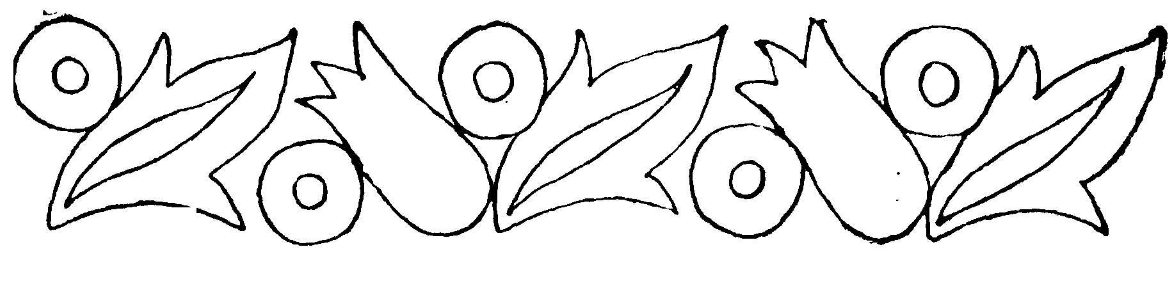
夫里屈

斯柏蒂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三十一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六日出版



一周簡評

興登堡逝世

本月一日，德國大總統興登堡薨於位。昔為歐戰主帥，武勳燦然，德國敗於政略，不敗於戰鬥，故君受國民推崇，選為總統。在位十年，外支危局，內和各黨，以軍人而忠於憲法，老成持重，國賴以全。自國社黨起，總統權稍殺，惟君有軍隊擁戴與人民信仰，依然以一身繫全局之安。近忽大病，未數日薨，享年八十有七。希忒拉以總理兼攝其位，訃達各國，皆表震悼。君為戰後大政治家，其死也，如歐陸之殞巨星，德國於內憂外患之衝，喪其領袖，尤為不幸。君死之日，適當歐戰開始二十週年，回顧前瞻，感慨係之矣！

日美海軍問題

日相岡田語各國記者：日本將主張海軍均等，語意頗堅。美海長史旺森，亦於新聞紙上答之，謂必反對五五三比率之變動。

歐洲之可注目者為英國擴張空軍案之提出下院，而以各國擴張空軍為理由。

美總統羅斯福，海長史旺森，皆公然宣布，决造艦至條約限度，惟其完成期在二三年後。美陸軍近亦大舉增飛機。說者謂美國政策已定，即海會如不諧，美國將於太平洋諸前進地帶，大舉設防，以減日本擴張海軍之實效。

願國人記憶，世界方絕對向擴軍以趨！

奧局未擴大

本週奧國表面已平靜。德國示不干涉之姿態，德義鬪爭，至少表面已緩。

雖然，奧國內訌，絕不即此息止。蓋奧國現狀，實不堪生存，德國猶是。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又為列強所阨。一大有為民族困無出路，欲其不亂終不可得耳。

覘歐局者，仍勿忘中歐為禍水可也！

日本對滿尚欲進一步

日本之於我四省占領地，可謂為所欲為矣，而猶不足。近關東軍向其政府提議：關東長官為旅大及滿鐵附地之地方官，滿洲大政，以司令兼大使總攬之，稱為兩位一體制；滿洲國防，歸關東軍獨負其全責。

日閣於此議，尙示躊躇之態，理由爲顧慮國際。蓋關東軍案，等於去年曾經擬議之滿洲統監府案。易言之，即名實上皆完全以日本軍權管理滿洲，故猶忸怩，恐招世界之嘲議。

日韓往事，初詭稱尊重韓國獨立，繼而統監出現，終而合併完成。滿洲又蹈覆轍矣，未知諸傀儡亦感酸辛否耳？

贛閩勦匪近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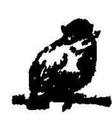
本週勦匪軍事，不甚詳知；可判斷者，爲贛殊利而閩稍遜。

贛匪受北西壓迫，勢日蹙削，國軍即從此固守碉堡，持重不前，匪亦如井底之蛙，行將自潰，故可想像其正圖最後之側面突圍。

勦匪興師，四五年矣，大勢雖已可知，尙未可期肅清於旦夕也。

新疆亂平

新疆之亂，近日告終。三十一日迪化電：南疆亂民逃和闐者，悉繳械降，東路哈密無事，全新粗定，綏新交通之恢復不遠。



惟政府於新事，似尙未加規畫。新疆局勢，重在外交，而中蘇之間，近仍寂靜。是以南疆之戡定，殊未足紓國人西顧之深憂！

大連會談以後

大連會談之內容，已發表輪廓，蓋只限戰區善後之事。觀當局語氣，似微有結果。

汪月初將往匡廬，有黃偕往之說。惟觀察不必有重要討論，汪何時成行，亦尙不知。

日人近頗注目孫科氏之在檀香山。孫已就歸途，將至港粵，粵亦重視其事。說者謂孫曾晤美總統，故其一月汗漫之遊，竟成中外注目之的，以吾觀之，誠爲過敏。顏顧同避暑青島，而日人竟稱歐美派大會議，亦此類也。

外交眞相，爲維持現狀，國際之於中國亦然。顏顧方享海上淸風，中國有何歐美活動哉？日本相猜，未免過獎矣。

（楡民）

金荒

陳岱孫

歐戰結束，歐洲金融最大之變徵，即爲金本位之放棄，貨幣數量之澎漲，與物價之加高。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間，經各國政府之共同努力，國際聯盟之從旁贊助，乃僅克恢復金本位制度。雖當時中歐各國，經濟基礎尚未穩固。然尚謂苟假以時日，恢復可期，而金本位且將從此證明其爲顛撲不破之制度，後此世界經濟之繁榮，金融之穩定，莫不以之是賴也。而曾不幾時，此種幻夢，乃受一重大打擊。蓋自一九二九之後，世界經濟驟入於蕭條時期，物價日跌，幣價日昂，失業日多，資本社會之組織，乃有不可終日之勢。說者皆以經濟恐慌之發生，歸咎於信用貨幣制度之不健全。黃金實爲信用貨幣之基礎，於是論信用制度者，遂致疑於黃金產量，及現代分配不均情形之爲患。益以歐美各國放棄金本位以來，幣價已跌，物價未漲，而金價仍復高昂，各國財政部中央銀行之極力吸收國內外黃金之政策，方興未艾，愈覺今日黃金爭奪之劇烈。黃金既爲信用之基礎，而金貴復爲年來顯著之事實，則此種現象是否由黃金供給之不足，需求之增加，遂爲論貨幣經濟政策者所注意。蓋果而金荒屬實，則不但局部可以解釋過去信用制度之缺點，且其對於此後貨幣政策之影響，亦復十分嚴重。金與物價之關係，較爲複雜，茲不置論。僅就黃金供求之事實，爲之分析，以覘所謂金荒問題之嚴重性，究爲如何。

在討論黃金供給問題之先，鑛金之特別性質，殊值討論此問題者之注意。蓋普通金屬，如銅，銀，鐵，錫等等，鑛質皆不純粹。因其不純粹之故，往往於採取他種鑛產時，兼得主產以外之其他金屬。二三年前銀價高漲時，有歸咎於副產銀量之增加者，即其一例。稽以已往之經驗，此類基本金屬之生產率，年復一年，並無驟然之變動，未始非食此鑛質不純，鑛區散布之賜。至於黃金則情形大不相同。對世界採治之經驗，鑛金之質極爲純粹，絕少參雜其他金屬鑛質在內。以故黃金之供給，舉視已有金鑛之生產率。而新鑛之發現，舊鑛之衰落，皆可發生較大較速之影響。且金鑛之生命雖可稍長，而其高量生產之時期則甚短。近代南非諸鑛，其

平均生命爲三十年，雖間有超過四五十年之鑛，其生產薄弱，利益低微。此則爲鑛金特殊之性質，而爲其他金屬所無者也。

今日世界主要產金之處約有下列諸區域：

(1)俄國　一八一四發現
(2)美國　一八四八發現
(3)澳洲　一八五一發現
(4)南非　一八八八發現
(5)印度　一八八九發現
(6)墨西哥　一八九四發現
(7)加拿大　一八九六發現
(8)魯得西亞　一九〇〇發現
(9)西非　一九〇三發現

以區域言，南非據今日黃金產量之第一位。美次之。加拿大又次之。以數量論，則自美洲發現後以至今日，世界產金總量約值4,743,000,000 金鎊而百分之六十係於近三十年採取者。自一九〇〇至今日，每年平均產量約爲八十一萬金鎊。而在八十一萬金鎊年產中南非之額約爲百分之五十而强。

過去八十餘年中。各國政府對於金鑛之調查，不遺餘力，而除上述區域外，其他地點，皆零星不聚，不宜開採。

以現狀觀之，世界各地驟然發現大規模之金鑛，如一八四八之加力福尼亞，或一八八八南非者，似乎不大可能。則後此黃金之供給，恐不能驟然增加，而其通常之來源，不能不仰給於上述已經開採之各鑛。然上述各鑛中，其開採年限有已甚久者。其最盛時期，已成過去，生產數量，已逐漸減少。蓋鑛產藏儲，各有限量，開採工具技術愈進步，則其最盛時期之達到亦愈速。最盛時期過後，則雖能繼續開發，然其產量日就衰落。稽考上述世界各主要金鑛之過去產量，則大多數之鑛早已超過最盛之時期。

鑛區	最高峯之每年產量	
(1)俄	£7,300,000	1910
(2)美	20,800,000	1915
(3)澳洲	18,400,000	1903
(4)南非	44,300.000	1929
(5)印度	2,500,000	1912
(6)墨西哥	5,100,000	1910
(7)加拿大	8,100,000	1929
(8)魯得西亞	3,900,000	1915
(9)西非	1,700,000	1914

根據上表，則舊鑛將來之產量，有未可樂觀者。蓋除南非及

加拿大外，其他鑛區產量最高之時期，似俱已過去。且除上二區在過去二十年間產量皆遞增外，其他各鑛產量皆與年俱減。則此後新鑛之發現，既不大可能，而多數舊鑛逐漸衰歇，產額只有與年俱減耳。

有謂多數舊鑛固已消歇，然南非加拿大之鑛或尚方興未艾，如後此數年仍能繼續增加，則其他舊鑛之減少，或可於此取償。鑛產將來之推測，本非易事。然根據過去之經驗，與鑛地之情況，專家之意亦有時而不可厚非。南非之金約百分之九十八，產自Rand區域。Rand可分為新舊二區。舊區產量以一九一五年之£32,400,000為極峯。今日之產量只有一九一五產量三分之二。以勢測之，其最盛時代早已過去。此後只有日漸減少之一途。新區之漸盛，始於數年前，年來產量繼續增加，其盛期當尚在將來。然據專家意見，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之後，新區產量亦將漸減，至一九四〇之後，其遞減之率或將更速。蓋Rand鑛區之外層鑛產，經數十年之開採，率皆深入地層，甚至有在地面1英里以下者。雖近年公司資本較厚，機械較精，而入地愈深，成本愈重，開採時間愈長，產量愈減。南非諸鑛之消退，亦時間問題耳。加拿大諸鑛之前途，雖更難測定。然以鑛之面積計，固不及南非遠甚。即幸而其產量能繼續維持，恐亦不足以償南非之減少。俄墨二國或可稍有增加，然於大局恐無大裨益。故以現有之鑛區論，其將來之產量恐有退落之勢。苟無新鑛發現，則每年世界黃金總量之增加，將呈遞減之現象。此則在供給方面，關心黃金問題者，所引為戚者也。

復次今日金之供給，不但在新鑛發見，及舊鑛增產上，不可樂觀，即採冶方法亦少有進步之可能。一九八一之前，世界各處所用鍊冶舊法，只能提鍊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一八九一南非金鑛，採用化學新法。自是以後廢材日少。至今日，南非諸鑛其提取之成分，達百分之九十七。故一八九一後，世界金產量之大增，半由於採鍊方法之改進。然時至今日，鍊冶之進步，似已達最高限度。即使稍有更改，對於產量亦不能有若何顯著之增加。則新金之供給不能屬望於方法之改良者，亦甚明矣。

黃金供給之情況既如上述，則將來新金之供給雖非絕對斷絕，而為比較的減少。所謂金荒問題，即在於此比較的減少之產量，足否應付各種需要，而不虞缺乏。查金之需要，概括言之，只有（1）工業用途，及印度等國之吸收，（2）貨幣用途二種。在現況之下，工業及其他非貨幣用途每年所吸收者，約為每年新金產量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而其剩餘之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則流入於貨幣用途。根據過去經驗

，非貨幣用途之需要 ，強於貨幣需要。換言之，即新金入市之後，其最初銷路即爲一切工業之需要，直至工業需要滿足之後，剩餘之數方歸於貨幣。而在貨幣方面，此剩餘數之多寡，蓋無力可以左右。苟將來政府仍採取過去放任政策，則將來二種需要之地位 ，將仍復不變。苟此後新金產量日縮，而非貨幣需要仍復如故，則新金流入貨幣用途者，將更爲減少。據專家推測，世界每年非貨幣各用途所消耗之金，約爲世界原有金量百分之二。故其將來所需要之絕對數量，不但年年如故，且將與年遞增。 如此則所能入於貨幣用途者，當更大加減少，此則金荒問題癥結之所在也。

今日金融制度以金爲信用貨幣之基礎。此基礎金量需要之多寡，視乎信用及貨幣之漲縮，而信用及貨幣之漲縮復視生產商業需要之大小。生產進步，商業發達，交易媒介之需要增加， 則信用貨幣皆有澎漲之必要， 而爲此信用貨幣基礎之金量不能不隨之而增加。故新金產量之足否適應貨幣需要，率以每年所加入貨幣用途之金量，是否足爲供給當時生產商業之增加爲準。今日世界之經濟，仍在進展階段中。雖每年生產商產增進之確量不可肯定，然據一般推測，其平均率約爲百分之三 。 爲維持此生產商業之進展及阻止物價下跌種種之不良影響，用金國家之信用及貨幣，必須每年比例澎漲。若貨幣制度無重大之變更，則信用貨幣之澎漲，有待於其基礎金量之增加。而假定百分之三之平均率爲可信，則每年貨幣用途所需要之新金，亦當爲世界原有黃金總量百分之三。蓋不如是，則金之供不足應求，而信用貨幣之基礎搖動矣。

稽以已往歷史，上述情形似可徵證。一八四八至一八六一間，金之產量在百分之三以上，而一四五〇至一八七四間之世界經濟繼續繁榮。一八六一至一八九三之間之產金量跌至百分之三以下，而十九世紀末年歐美經濟蕭條不振。一八九三之後，金產量復增，世界經濟逐漸恢復。歐戰期間，各國放棄金本位，金融制度入於非常形態，益以戰時需要之不可以常理測，故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間之戰時經濟繁榮，與金量之增減無若何關係。然自一九一八至今日，黃金每年之平均產量約爲百分之二．五，徵以已往之經驗 ， 金荒之情形，宜已早日發生 。 何以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九間之物價仍復高昂？此則不能不歸功於戰後黃金集中政策之成功。蓋在一九一三年之末，世界各國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所藏之黃金，約爲當時金幣總量百分之六十二。而一九二九各國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所藏之金，約爲當時金幣總量百分之九十二。以每年平均增加率論，則此十六年來，各國每年因黃金集中政策

，而增加其貨幣信用基礎之金量者，約爲各該年世界總金量百分之五。故雖新金產量減少甚多，而貨幣信用基礎尚有所賴以維持。及至一九二九之後，金之產量未增，而金之集中政策已無前此效力，於是金之供給乃成一嚴重之問題。

一九二九之經濟恐慌，迫使歐美各國放棄金本位制度，金荒之恫嚇以之暫蘇。然以現狀測之，各國雖暫棄金本位，而似尚無永遠廢止之意，則此問題仍然存在。況即現狀論，雖金本位已經放棄，而各國政府及中央銀行之努力吸收黃金者如故，阻止黃金外流者如故，金貴現象，並不因金本位之放棄而稍減，則金荒之危機固尚時時在心目間也。一旦經濟復蘇，金荒問題將更呈具體化。蓋若一方面，前此每年工業用途新金之需要不減，或甚至稍有增加，而貨幣用途之新金必須隨經濟生產進展而比例增加。另一方面，大多數現有金鑛已超越其生產力最高之時期，即其尚未超過者，其生產遞減之開始，亦即在最近之將來。供給日側，需要日增，數年之後，相差之數有可驚人者矣。

至於補救方法，不外三端；（一）新鑛之發現（二）金本位之永遠廢止（三）用金之經濟。以吾人今日之所知，在最近之將來，大規模新金鑛之發現，希望甚微。金本位之廢棄，複本位及紙本位之主張，雖在學術界中有相當勢力，而在實施政策上，恐尚格格不通。至所謂經濟用金者，不外廢止硬幣，集中一切現金，限制用金於國際貿易，減低紙幣信用之金準備，推用支票等等，其成尚有待於事實之證明。然其終爲暫時治標之辦法當爲識者所公認。若根本上金之需要與年增加，而金之供給不能比例適應，金荒一節恐仍爲今日世界金融界一嚴重問題也。

桑葉肥

陳昌裕

昔年桑葉肥，葉肥好養蠶；
今年桑葉肥，不値半文錢；
豈無蠶可養，奈何人倒懸！

杏山草堂詩話(十六)

曾嘯宇

代州馮逃仲先生。名志沂。以名進士官刑部。遜清同治間。出守廬州。洊歷藩臬兩司。與吳竹莊中丞。在皖同彰治績。爲時稱道。著有微尚齋詩初續集若干卷。張竹汀評馮公詩，於古人似東坡。於今人似惜抱。故公有句云，瓣香玉局吾豈敢。惜叚一編常頫首。考先生在京時，問學於上元梅伯言先生。凡所爲詩。多經梅氏點定。其壽伯言六十生辰詩。有句云，奇文許商榷。疑事輒咨請。又送伯言先生南歸詩，句云。昔歲辛丑時初秋。朱君介我從翁遊。餘二三子亦同志。微言與義窮探搜。五年頗極文字樂。志欲擬此輕王侯。等語。讀之可見馮折節於梅。師友淵源。有自來矣。逃仲先生在都時。與王丹麓，何子貞諸名輩。傾心論交。集中贈王丹麓詩云。昔年投筆慕功名。曾備征南幕府行。磨墨生風晨草檄。輕裝乘月夜窺營。飄零部曲靑衫在，牢落江湖白髮生。且喜酒狂猶少日。醉提長劍擬欃槍。題何子貞同年村谷論心圖，即送之四川學使任云。痛飲狂歌不計年。可無豪興對離筵。（自註子貞是日不飲。）兩川道路疑天上。三友風流在眼前。（自註圖繪石州仙舫子貞三公象。）古蹟好尋諸葛壘。新詩應續浣花篇。張侯慕草今三宿。把卷臨風一黯然。張侯，謂石州也。又公官部曹時。淸室鼎盛。海邦尙多內屬。其寄朝鮮李藕船五律云。海邦甚淸晏。況復早懸車。歲月供躭酒。雲山對著書。更聞詩律細。應念故人疏。顒領春明客。何年返舊廬。又再集致經堂，藕船以春明話雨圖屬題云。海東故人別十霜。忽乘天風來帝鄉。憶初相識自庚子。篙豨角酒韓與張。少年慘綠居末座。祇今鬆鬢餘滄浪。問君訪舊幾人在。淸酒和淚沾衣裳。我家宅相君未見。經史貯腹如曹倉。機雲經歲並殂謝。每値文酒摧肝腸。神仙與人異哀樂。笑言滄海三栽桑。東風亦似無喜慍。又欲吹綠千垂楊。人生有情那堪此。縱復沈醉憂難忘。君言宦遊不得意。逝將歸老烟水旁。我聞此語益氣索。留君無計心彷徨。方今舉人貴柔遠。萬國重譯爭梯杭。東邦職貢二百載。時有文士朝天閶。願君努力持使節。人日年年升此堂。按朝鮮樞使李藕船。道咸間常奉使來燕。李爲韓國詩人。五言句云。我家溪畔路。歸夢竹邊橋，七言句云，大開酒戶迎秋氣。高擁書城送夕陽。又云，此身晚計休相問。好向牆東隱薜蘿。均淸越可誦。馮公又有即席賦贈朝鮮朴瓛卿小飲寓樓詩。暨贈趙秋潭，申眉南，宋竹陽，諸君詩。不備載。其價重鷄林。於茲概見。而迄今迴憶前朝不惟藩籬盡撤。且剝床及膚。國勢之岌。危於纍卵。讀公詩有餘痛矣。

暹羅政治情形與革命後之趨勢

張　孜

緒言

暹羅過去是君主專制的獨立國，一九三二年革命以後，改政體為君主立憲，政權由君主和少數貴族的掌握中轉入於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勢力的民衆黨手裏，暹國至此，不但在表面上政體發生改易，實際的各種政治施設，亦起了重大的變革，雖以前五世皇維新，政治上曾獲得不少進步，而真正政治新生命的誕生，恐怕還是在革命成功之後才被發現的。只是，一方面暹羅革命後的政治誠然是進步了，但進步中之新暹羅的國際環境，却又很不幸的陷入於日本帝國主義「南進政策」的包圍和掌握之中，不僅在對外的外交活動上不能全然自主的運用，即內政方面，亦處處受到這種政策的牽製和影響，這在目前很險惡的遠東局勢中與未來太平洋的大風雲裏，都有很重大的直接關係，殊有一述的必要，茲謹就個人在暹時觀察所及與參攷所知系統的陳述如後，以饗國人。

一、暹羅的近代史略

要瞭解暹羅的一般政治情形，對她的不甚輝煌而僅有一百五十餘年的近代政治史是不能不過問的。她的近代政治史，是以現皇朝拉瑪一世為始點的。拉瑪一世之前，為歷史上著稱之華人統治暹羅的鄭王時代，鄭王是在距今一百五十六年前暹羅慘遭緬軍滅亡後以暹羅灣之華人海盜首領率徒衆驅逐緬軍統一暹國而自立的。嗣後鄭王之婿將卻克里藉口鄭王無道，以黃綾將其包裹用檀香木擊斃後取其位而代之，是即拉瑪第一。就事實言，暹羅近代政治的始基，確然是華人勢力所開創的，而暹羅皇族本身，又混有中國人的血統。所以暹羅歷代來在政治上不論對中國有無好的國交關係，而暹政府之對待中國人民——華僑，向來都是與本國人同等待遇的。

拉瑪一世開國之後，因為繼續防禦緬軍的侵略，故在政治上除戰爭與軍事設備外，沒有其他的政績可言，二世三世，也只注重在軍事方面，沒有別的建樹，不過在當時英政府已樹其統治勢力於印度，更擬進而揷其足於暹羅，二世時

代，東印度公司曾以印度政府名義遣使要求訂約通商，遭二世拒絕，到拉瑪三世，則很圓滿的實現了，隨着和美國也締結所謂友好通商條約，同樣的給與若干優越利益。及拉瑪四世時代，外人在暹羅的勢力逐漸膨大起來。一八五五年，英政府派香港總督博林氏到暹，重新修訂商約，暹政府不察，恭而敬之的全部依從允許了，條約中除各種優越利益外，並許旅暹英僑一般的享有治外法權。從此殘酷的不平等條約的鐵鍊，不知不覺便由帝國主義的老大哥——英國將一個蒙昧無知的小暹羅國給套住了。緊接着法國，美國，丹麥，荷蘭，葡萄牙，德意志等國也相繼的在所謂門戶開放，利益均等的原則之下分贓似的各都要了一份去。但同時在內政方面，因受外來新勢力的刺戟，造船築路，間也有一些改進。然仍說不上怎樣進步。

拉瑪五世為一般人所稱道的維新英主，在內政和外交上都有過不少新的努力。內政方面，如：改政制，立議會制度；興教育，設圖書館，改良司法；修築鐵道馬路；開濬運河；舉辦郵政，電報，電話；設立警察；改良軍備；興自來水；立衛生廳；創辦紅十字會，醫院；禁止奴隸販賣；設商業銀行；頒行土地，森林法；規定金滙兌本位；闢商埠；裁厘，減稅，並改跪拜禮為鞠躬禮：凡此種種，俱屬空前革變，暹羅至此幾乎面目一新。但對外方面的努力，結果殊不見佳：一八九三年之暹法不幸事件——法國藉口安南與柬埔寨為其保護國，要求暹羅割讓湄公河以東所屬安南與柬埔寨的領土，暹政府拒絕，法國實行以兵力壓迫，並封鎖暹羅海岸——暹羅竟將湄公河以東領土全部割讓與法，並賠款三百萬佛郎。後雖以全力向英法各國交涉請求撤廢治外法權，並犧牲領土，割地——以巴他邦，斯索貢，禪門勸三地割於法，以吉寧丹，丁加奴，吉扎，沛武里等地割於英——以作代價，而所得仍是有限的空名而已。

六世繼五世的遺志，對內賡續進行改革，整理農田水利；發佈森林保護條例；頒學制，實施强迫教育；製訂國籍法；興辦航空事業；購造巡洋艦，設海防會議；築路開河，比以前更有不少進步。對外繼續努力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於因受到美政府的提挈與美人賽爾 (Dr. Francis B. Sayre) 博士的贊助於一九二〇至二五——二六年間完全達到目的，得到實際的解放。外此尚有一件較為重大的事件，則為一九一七年參加協約國的對德宣戰。因為參戰沒收了湄南河內之全部德艦九艘以及戰前德人在暹所經營之各種建築設備；因為參戰勝利，在凡爾賽和會中取得之相當的國際地位而備員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

暹羅的內政措施與其在國際間的地位，此時雖已有顯著的進步，但其政府的機體結構或權力的中心組織，依然是散漫不健全的，一切設施措置，並非經過全盤設計考慮後進行的，尤其在財政方面，濫行支出，漫無限定，加以拉瑪六世，性喜浮華，用度揮霍，遂致國庫空虛，至於無法維持，終其世舉外債達一萬萬銖以上，世界經濟恐慌的浪潮尚未發生，而暹羅財政困難的危機已先見了。

一九二六年今皇拉瑪七世繼乃兄即位後，首先碰到的絕大困難問題就是財政支絀，經費無出。七世相情度勢，知非節浮去濫，無以解積困而蘇將來，於是施行裁員減政，以資救濟。方以為情勢可以稍安，而全世界不景氣的恐慌狂濤又於此時向產業落後，抵抗乏術的暹羅襲來，全部富源所在的米木出口，至此頓受打擊。來源既經減少，經濟益形枯竭，經國濟民，此時真難為此巧婦暹皇了。補救的方策，原則上總不外乎開源節流，實際即是增稅加捐，裁員減政而已，本來除此之外，尚有續借外債與濫發紙幣等方法可以採用，但暹皇穩重自持，認這些辦法不但不足以解救暹羅，將有置國家於萬劫不復的危險，絕對拒絕採用，抱定主義只從開源節流的加加減減上想辦法。計捐稅方面，除各種苛雜並陳外，海關增稅，年餘間曾行四次，政務機關之裁併，除中央政府駢枝機關的歸併不計外，兩次共撤廢八省；職官人員之被裁汰者，先後約達五千餘人。暹皇於無可奈何中自將其年俸六百萬兩次減去三百萬銖以資表率，而結果財政上的困難，仍是無法免除，後且於一裁二減之各官員各公務人員的薪俸中加扣薪金稅，助政費等以濟燃眉。政府的財政與一般公務人員的生活，至此都疲敝極了！

二、革命成功及其經過

因為國家的財政困難日益深刻，而暹皇與政府方面又找不到其他良好的補救辦法，僅靠苛捐雜稅裁薪減政裁員等政策來苟求維持現狀；同時又受到世界不景氣的打擊，米木出口，急劇低落，經濟的來源減少，社會購買力薄弱。所以稅雖增而收入並不見加，員雖裁而支出還是太大。在暹皇以為國家在厄難之中，一般小民的痛苦，總比較各官員來得重大些；而官員等對國家，應和自己一樣，共負忍痛維持的責任，故每至無法可想時，即免不了要從各官員各公務員身上想辦法。但在各官員與公務員方面，已被裁減的不用說失業之後，受生活壓迫的痛苦，即尚留任的也於相情度勢之下，隨時都耽心有被裁的可能，即幸而不裁，薪金上三扣四減，生活上也在在堪虞。到了生計維艱的時候，誰還願忍痛為國？

不滿意現社會政治環境的意識形態，到此自然而且必然的在一般感受痛苦的人民，特別是一般官員與公務員的頭腦中成爲風氣的產生出來了。

任何國家發生任何革命事實，總都是由於人民在生活各方面先受到不堪忍受的壓迫苦痛，由不堪忍受而希求逃避，由逃避不了而打算撲滅，準備反抗，待最後時機成熟，則這種反抗的企圖，便由醞釀潛伏中爆發出來，突變的革命事實由此便產生出來了。暹羅這次革命的內幕過程，也完全是依照這種相同的序幕的。

但暹羅究也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使在相同的序幕中表現出不少特殊的內容。要真實明瞭這種內容，一定得對暹羅的整個經濟情形與各部分民衆的關係地位先有相當的認識。暹羅的整個經濟情形，到最近止尙僅有農商業的兩大勢力範圍，工業手工業的地位，是很弱小的屬附於二者之間的，這就是說，全暹羅的人民，一部分是種田的，一部分是經商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從事工業和手工業的，另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則就是與統治權力相關連佔統治地位的官員與服公務的公務員了。因爲暹羅的文化程度非常落後，教育的興辦與强迫教育的實施，都只是晚近的事，所以農人大抵都是沒有知識的，有的尙在度原始性的簡單生活，不管政治如何險阻艱難，如何腐敗頹廢，他們是漠然不會察覺的，他們一致的都是很懶，對一切都不求進步，不願多事，以此這次革命事變的發生，可以說同農人方面毫無關係。

其次在商人方面怎樣呢？這一點在暹羅表現得非常奇特，暹羅的商業界在政治上所有各方面的關連一概都是被動式的，即合是本身上自發的要求，也都用被動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一奇特點同華人的民族特性與華僑在暹的生活方式和歷史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擬留待「暹羅華僑與華僑敎育」一篇中再說——因爲暹羅的商業勢力，幾乎全部握在華人手裏，幾乎可以說：暹羅的商人羣衆，就是全體華僑——自然這不是很確切的，因爲暹羅的農，工，教育以及軍政各方面都有不少華人的勢力，同時商業界也還有少數的印度人和暹羅人。華僑之在暹羅，一向各方面雖與暹人受同等待遇，然而盲目的自尊心却使一般的華僑消極的不計利害得失的始終自居爲中國人，不願受暹人的同化，也不問暹國的一切政事，但求能安居樂業，天下永遠太平，於願足矣。對增稅抽捐，誠然也幾分的不願意，但住在他人的國裏，人家要這樣，也就只好這樣，好在大家都還比較過得去日子。所以這次革命，暹羅的商業界是採取第三者的中立態度的。

那末，很顯然代表革命勢力作這次革命行動的主力的基

本羣衆，只是在裁薪減政裁員等政策下受到生活壓迫的失業與未失業的各官員公務員的全體再加上工業界中很少數的一部分知識先進分子。他們一般的都是在政治上受到過相當訓練的；他們除很迫切的要求解除生活壓迫的痛苦之外，更有政治上支配統治的要求；他們固然不以爲他們所遭受的苦痛，是由暹皇與政府所故意給予他們的，但他們以爲這是貴族政治的腐敗無爲，不能替國家減少困難，替人民解除痛苦的結果；他們相信把政權奪在自己的手裏，一切都會有辦法，所以他們不猶疑的要起來奪取政權，起來作奪取政權的準備與活動。

但這還不能說暹羅的政治一定馬上就發生變化，新興勢力之奪取政權，必然就得成功，因爲歷史上任何重大的改變，都要靠客觀的環境與反映在意識形態中的主觀方面的實力條件的成熟，才有成功和實現的可能。暹羅此時的客觀政治環境，誠然已到了需要改革的時期，假使要求改革的主觀的能力不够，假使僅具要求改革之一般羣衆的朦朧意態而沒有精明的中心領袖人物去領導着如何改革，就是說客觀環境的眞實要求，尚未被頭腦顯明的發現之前，盲目的動作，仍是不能成功的。總之，要奪取權能穩定的實現，既要有可靠的廣大羣衆擁護的實力，還要有指揮行動可靠的政治軍事領袖，可巧暹羅此時，却同時具備了這兩方面的重要條件，既產生一位空前的青年政治家華僑子弟鑾巴立嗎奪貪，復加多一位忠誠勇猛相與合謀的軍事首領披耶拍鳳。

革命必然的要發生了。一九三一年政府實行大批裁員減薪之後，一時各種不經謠言，即四面蠭起，但不久即漸告平息，因當時新勢力方面認時機尚未成熟，舉動未必有利，故於一度活躍宣傳之後，再轉入秘密行動，政府方面則以爲不至有他，遂亦疏忽下去。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爲現皇朝開國一百五十週年紀念日，政府特建一偉大鐵橋由曼谷通湄南河對岸通武里府，以紀念拉瑪一世之開國大業，而國家財政則更因此受到嚴重的影響，情勢所趨，勢將再走裁員減薪之一途，人心至此，益形惶然了。於是謠言頓起，轟動全國，羣認爲四月六日將不只是第一世皇的開國紀念日而或將成爲新的大事變的紀念日。然而此舉國側目的一日竟平安無事的過去了，政府人員，無端的再受一次虛驚，人心再繼續鎭靜下去。

事變果然開始了。六月二十四日的淸晨，曼谷猶在黑夜的掌握中，幾十萬民衆方在好夢猶濃的時候，參與事變的陸海軍兵士在新軍事首領陸軍上校披耶拍鳳的指揮之下從律實皇宮前分頭向各目的地出動，一面包圍政府首腦部所在之老

皇宮與掌握政治實權的各親王宮邸及重要軍政首領宅第實行加以逮捕；一面佔領兵工廠奪取槍械子彈，並分令各武器商店將所有獵槍子彈，一律暫時繳存，停止營業；更一面將所有交通機關如鐵路局，火車站，電話局，電報局，無線電台等全部接管，並於總火車站截留大批空軍機油，逮捕空軍領袖，使未與謀的空軍，不克阻礙進行；各重要交通孔道及各行政官署，一律派兵把守。兩小時之內，全告順利解決。計舊政府主要人員，除交商部長皇兄公摩甘烹碧親王因聞風較速倉皇逃走外，其他自內政部長皇兄，公摩拍洛坤素旺親王以下之軍政重要首領一概逮至律實皇宮加以監視。隨即在該皇宮內組設臨時軍政府，以披耶拍鳳任主席，發表宣言，宣佈革命的動機所在與民衆黨取得政權後之施政方針，並列舉：厲行平民教育，發展國民經濟，保持國家安全，提高國際地位，維護人民在法律上經濟上人格之獨立自由平等等施政大綱，以安人心。奪取政權的第一步緊要工作，就這樣很輕易的達到目的了。

軍政府於情勢稍定之後，一面繼續指揮軍事，鎮壓反側，鞏固京畿治安，一面派軍艦三艘赴華欣歡迎在避暑中的暹皇，奏請允為憲法下的君主。暹皇因顧念時艱，不忍發生流血慘劇，不願國家走到更危險的地步，又以君主立憲制本為時代潮流所趨，於己意並不違背，遂於閱讀奏章之後，欣然下諭批准。一幕空前的大變動，至此便全然宣告定局。

三、新政府產生與憲政施設

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二十五日，軍政府從無線電中得到暹皇批准奏章的報告，欣喜大局已定，乃廣向民衆宣傳，進一步準備正式成立新政府，結束事變中所施行的各種緊急處置，並使之在法律上成為正當。當日午夜十二時三十分暹皇偕后乘火車回抵曼谷。二十六日午前十一時，民黨政治領袖變巴立氏即親往覲見。首請暹皇發佈不究民黨起事的命令，明白指定「凡民黨黨人一切行動之有觸犯法律的，不得認為違法。」次即宣讀其所草定的臨時憲法，計五章，三十九條，讀畢後請暹皇簽准公佈。暹皇以文字過長，須待加以考慮，約於次日午後五時答復，經審核之後，便很滿意的簽名認可了。二十八日該憲法條文即在政治公報上正式公佈。

根據臨時憲法規定，新政府產生成立，須先由民黨執政政府推選議員七十人組織人民議院，再由人民議院選定委員二十五名組織人民議院委員會——後改為國務院，委員會中推一人任主席，若干人兼管各部，組織中央政府，二十八日臨時憲法公佈之後，人民議院各議員，當日即全體選定。次

日——二十九日新政府便正式成立了，人民議院委員會的主席，經決定為與革命無甚關係的披耶嗎拏巴功 ，攀巴立本人，僅充任委員會的一般委員之一。

新政府成立後的政治改革，主要的約在下述諸方面：

一，厲行政治的合理化　暹羅政府的組織，在革命前為四院九部，四院為：國防院，財政院，元老院，上卿議院；九部即：內政，外交，財政，教育，國防，司法，農林，交商，宮務各部，國防與財政兩者，既有部，復有院，架床疊屋，顯然不當；元老院，上卿議院，也是虛糜歲費的空閑設置，且有背於立憲政體的精神，新政府決於四院廢除之外，並將九部縮減為：內政，外交，財政，教育，國防，司法，農商七部，以節省費用，集中力量。至於各部屬騈枝機關，雖經歷次減政裁員，歸併不少，但繁冗的設置，仍是各部省有。譬如內政部的警政制度，獨立警廳，特別警察局與中央警察三機關同時並存，耗費自不必言，既然職權相同，地位一樣，辦事上相互牽掣，責任上彼此推諉，一定在所不免的。他如農林部之土地管理，財政部之稅務徵收，情形與警政全然一樣，新政府成立不久，即將此等類似設置概予裁廢減併，另訂新計劃作有系統的推行整理。如在警政方面，除將三機關一併取消，另設立公安局直隸警察廳之外，並分劃全國為四大警區，各區設總巡總管各路，各路設分巡分管所屬各警署，各警署直接辦理各地方警政事務。像這種有系統條理的統一制度，從前那一方面都沒有過的，革命後各方面都在那里計劃推行實施。

二，重新分劃行政區域　暹羅全國的面積雖不甚大，但其行政區域的分劃却極繁複。以美利堅之大，尚只十三州，暹羅則共有一十八省 。當今皇拉瑪七世即位後，因國庫空虛，第一次施行減政時，裁去四省，下餘十四省；後又因財政奇絀，再行減政，再裁去四省 。故至革命以後，全暹尚有：京畿，大城，巴真，叻丕，那空是貪嗎叻，蒲吉，那空叨寮詩嗎，烏隆，彭世洛，拋葉等十省，共計七十一府，以暹羅國境之小與水陸交通之便 ， 行政上絕對無需乎龐雜組織，新政府於此，經切實致慮之後，決定一通盤計劃，依國境地域將全國改為「中」，「南」，「北」及「東北」四省。「中省」合併京畿，巴真，叻武里，亞育他耶，尖竹汶，洛坤猜施等省，省會設首都曼谷。「南省」合併蒲吉，北大年，洛坤是貪嗎叻等省，省會設宋卡。「北省」合併拋葉，彭世洛，洛坤素旺等省，省會設清邁。「東北省」合併叨西嗎，烏隆等省，省會設可叨，原有各省政府，一律改州撤廢。

三，整理財政，廢除苛捐雜稅　此次革命之起，既由於

人民不滿意於貴族封建政治之腐敗無能，不能替人民解除生活壓迫的苦痛，替國家政治經濟找到出路，那末，如果民衆黨取得政權之後，對人民所需要的地方仍不能想到辦法，仍不去想辦法，其政權將仍然是不穩固的。所以新政府一方面極力使政治上行政組織合理化，減少無益耗費，擴大施政效率，一方面更求在經濟上找遠大的出路，謀根本的辦法。不過在此全世界恐慌的不景氣中，以一個產業極端落後的國家，要想靠自己的奮鬪力量去在經濟上找到良好的出路，决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只要不自甘滅亡，便不能不從可能的範圍內去想辦法，民衆黨有勇氣奪取政權，自然也就有勇氣作這種圖謀。（後來鑾巴立所因而被打倒的偉大新經濟計畫，就是在這種圖謀之下產生出來的。）

但新政府起始在財政經濟上所能行而應行的，第一步只是計劃和整理兩項基本工作。過去的政府，因爲救濟財政的困難，增收了不少苛捐雜稅，捐稅的項目，大致能有即有，殃國病民，是很少被顧計到的。新政府對稅收的整理政策，改採「多從富人徵收，少向貧民剝取」的社會主義原則，將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物品，竭力減輕稅額或逕行豁免；對奢侈品，營業，所得，遺產等稅，則加重抽收，逐步推行。計減稅種類有：取消一年生植物稅，減低郵電費，減收田稅，屋地稅，蔗園稅，園稅，果樹稅等，數約十五六種；新增稅收，則有銀行業保業及一般商業的營業稅，遺產累進稅，所得稅，移民局出入口稅等多種。或已實行，或尚在擬議中。惟賭稅與鴉片烟稅等，亦在公開的抽收之列，並佔各種稅收之主要部分，未悉是否真必須如此！

四發展教育事業　暹羅的教育事業，原只在五世皇時代才興起的，到六世始頒學制，施行義務的强迫教育。至革命發生，各省强迫教育的施行已逾十年，全國公私立國民小學共有六千五百餘所，有男女生共計六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一人。不過，强迫教育的推行是從內地各省起始的，中心區域的首都曼谷，到革命之後方始計劃施行。因爲外人與華人在暹的人數勢力，都以曼谷一隅爲最大，華人與外人在暹所設立的學校，也以曼谷一地爲最多，這些學校，已經實際上都是不受暹教部管轄支配的，要施行强迫教育，一定會直接與這些學校和這些外人華人發生交涉和衝突。所以過去暹政府爲求初步進行便利起見，特將曼谷中心區留待最後舉行。革命之後，這樁稍較困難的責任便留給新政府了。新政府對教育事務，不只這點小困難決心排除，而在整個的新文化事業上還打算大規模努力活動，把整個的教育文化事業從根本上統一發展起來。因此，一向在優越的環境中不受任何干

與而又孤立不肯與暹羅文化相接觸的華僑教育與各華僑學校，便成爲新政府施行强迫教育的特殊對象，便都走向束手無策，進退失據的險境中來了。

新政府對教育的初步設計，首先設立教育的中心設計指導機關——教育委員會，由該會商決一切教育的興革計畫與進行方針，該會劈頭便作了這樣幾種打算：(一)增加教育經費，年自百五十萬銖增至六百萬銖；(二)擴大全國小學教育範圍，使七歲至十四歲男女兒童皆得受教育機會；(三)各省區增設中等學校，使畢業的學生可以繼續升學；(四)添設大學及各種專門學校，整頓原有的工商各校；(五)限期完成京畿一帶的義務强迫教育。此外，教部並明令各學校減收學費，儘量容納有志求學的青年，並廢除已往禁止學生閱讀報紙的專制積弊。

(五)製訂永久憲法　新政府既一面厲行各種新政治的設計改造，同時復努力於創製國家永久憲法之根本要圖，臨時憲法公佈約一月以後，人民議院即推舉鑾巴立及人民議院委員會主席披耶嗎拏等七人爲憲法起草委員，隨又加推國防外交兩部長加入起草，在未滿三個月的時間內，新憲法全部起草完竣送交人民議院審核討論。人民議院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修正通過，通過後隨即呈奏暹皇批准，於十二月十日正式頒佈。其內容計分：君主，國民權利與義務，人民議院，國務院，法庭，附則，施行法及其時效等七章凡六十八條，係參照英，日，德，法，美，意等先進國家憲法而特以英日兩國作標準草成的。故大體上尙稱完備。暹羅的革命大業，至此應可謂根穩基固了。

四，民黨領袖與兩次政變

暹羅的革命成功，是得力於鑾巴立與披耶拍鳳兩位政治軍事領袖的，而尤其得力於他兩人能相互輔助的切實合作，過去的事是這樣的成就了，未來的更需要這樣。但不幸他兩人間有一個時期因被人挑撥離間而致於彼此疏離起來，就在此疏離的隙縫中產生出先後兩次政變，現在先敘述這兩位領袖與這兩位領袖間的關係。

前面已於便中提到過，鑾巴立並非眞正的暹羅人，也並非如一般所謂混遠代血統的華人後裔，地實實在在是一個宗法觀念濃厚，民族意識深刻的華僑家族中所產生出來的一位暹化了的華人子弟，他的嫡親而且是親手撫養過他的叔父陳夢鑑先生，當作者去年年假隨暹京新民學校遠征隊到暹北各地旅行於彭世洛旅途中與之會見的時候，他那種對同胞親切對祖國關愛的熱忱，簡直無法可以形容得出來，他幾次很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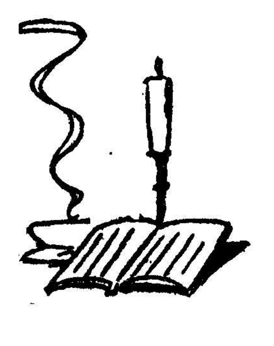
歛的說「家族的風水不好，好子弟變成人家的。」同時又很憤慨的說：「如果鑾巴立真要對中國人不好，我要去和他拚命。」其實到後來鑾氏弟兄親手打擊華僑教育的時候，他老先生一點也沒有辦法。

鑾氏是自小就生長在暹羅，就在暹羅念書的，他沒有回到中國過，他的家鄉是潮州，他很會說潮州話　，但他一點不懂中國文。他在曼谷法政學校畢業之後，就到法國留學去了。在法國繼續研究法學與經濟學，得到法學博士與經濟學士的學位，回暹之後，一面担任法學教授，即一面從事於改造國家社會的政治秘密活動，在活動中認識了氣味相投的軍事重要人物披耶拍鳳。

披耶拍鳳為暹羅軍事方面很勇猛持重的一位特出人才，他出身為軍官的子弟，十六歲以官費留學德國，肄業於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歷在德國砲兵隊任下級軍官，後奉政府命再赴丹麥習兵工科　，約一年歸國，任砲兵隊下中級軍官等職，後調陸軍部稽查局服務，隨奉派赴日本購軍器，在日備受日政府的優厚待遇，頗欣羨日本之維新事業，回國後，歷任砲兵學校及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嗣奉調為皇宮衛隊長官，晉級陸軍上校，並侍從暹皇赴新加坡爪哇等處遊歷，一九三一年更調任砲兵總稽查，革命前被降職為副稽查。

從兩人的出身經歷學識才能等各方面看來，似乎這一文一武的兩位領袖人物，很不容易緊切的湊在一起，不見得能相互瞭解，澈底，合作，特別是用看慣了武人支配文人，槍桿指導筆桿的中國情形的顏色眼光去觀察，一定難免這樣。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因為披耶拍鳳究竟是在暹羅和德國的社會情狀之下受訓練出來的　，並沒有染到中國軍人的那種習性，他很瞭解他自己只懂軍事，只能担任軍事。他相信治理國家，在平時政治是重於軍事的，而政治方面的事情，自己一概不懂，但也並不求懂，因為他不想把全部政權一起拿在自己的手中，　由自己來全權支配。　他信任鑾巴立是政治上了不起的專門家。他願以政治的全權交付鑾氏一人去領導進行，而自己只負捍國衛民鞏固政權的軍事全責。一向他兩人就是在如此深刻的諒解中分工合作的。

（未完）



從出版物質量上見到的日本法西斯蒂勢力的高漲

王嘉謨

（一）

考察一國出版物的動向何如，結局亦即所以明瞭該國思潮的捷徑；不，直是認識該國現實社會諸種情勢的要圖。因爲出版物都必有其時代的背景。時代之輪在不息的轉動，社會諸般事象亦隨而不斷的演變，而眞切敏感地反映着，乃至推動着這種演變的情勢的，又莫不詳切刻畫在各種各類的出版物上。

近年來日本的出版物——尤其最能代表思想動向的左翼與右翼的出版物——究顯示着若何的情勢？假如我人能加以確切的認識，則日本社會最近的諸種情勢，換句話說，「日本其將何處去？」亦不難推知預斷了。

以九一八事變爲契機，法西斯主義的思潮與運動，汎濫激盪着整個三島，麻醉瘋狂了大和民族。而近年來日本的出版界，也便鮮明地反映了這種激揚狂放的法西斯蒂的氣運，顯示了右翼出版物激增猛漲的狀態。尤其前年突發的五一五事件，以及神兵隊事件，更造成法西斯蒂所謂非常時的緊張局面，撳動起右傾出版物的滋長繁生。而前此在出版界亦曾風靡一時的左翼出版物——特別是關係馬克思主義的出版物，外之因受政府當局嚴重的取締，上述社會情勢的變遷，以及內之共產黨巨頭佐野，鍋山等的轉向，近年來反完全呈顯了消衰沉滯的慘況。

本文即擬就代表日本兩種極端思潮的左翼與右翼出版物，各分作單行本，新聞紙，及雜誌三類，一一加以檢討；其興衰昇沉的原委，非僅屬出版物自身的現象，乃識別支配日本人民精神生活乃至行動的主要思潮的標徵。

（二）

玆先就右翼方面出版的單行本觀之，本年（昭和九年）迄四月爲止，短短三數月間，陸續印行關於法西斯主義運動及右翼理論的書籍，竟共計一百八十七種，較之去年一整年的一百十九種，顯示出飛躍的激增。至其內容，大多或對往昔日本主義的學者的思想，加以檢討介紹，或對國家具體改造方案，詳加論究。其中因受時局影響，高唱取消議會政治，推倒資本主義，促動大衆直接行動，實現天皇至上主義的「錦旗革命」，像此類極含矯激的煽動性的冊子，亦屬不少。

以上僅係關聯法西斯主義運動及右翼理論的出版物。至若反映日本退脫國聯，五一五事件公判，以及一九三六年危機，而出版的「有關戰爭與外交問題」的單行本，同樣據本年迄四月爲止的統計，亦不下百十餘種。特別至最近，關係戰爭的出版物，過分鼓舞國民愛國心，極力誘發戰爭狂的冊子，爲數甚多。其實，像這類性質的文字，尙不限於單行本，刊登於

雜誌附錄，及其他出版物中者，尤爲最近顯著的現象。

其他還有類單行本，內容不單止於懷古，而欲復活日本古來傳統，樹立新的皇國日本而擴大日本精神文化運動者，其數量亦大有可觀。

至於右翼新聞紙，昭和八年中發行數字，其主要者約有三十一種。依其言論主張，可大別爲二類，(一)標榜國粹主義乃至日本主義者，(二)標榜國家社會主義者。代表前者的主要新聞紙，如「日本」，「國本新聞」，「日本日刊」，「改造戰線」，「日本第一新聞」，「愛國新聞」，「皇道新聞」，「日本農民新聞」，「青年日本新聞」等是；代表後者的主要新聞紙，則如「維新日本」，「錦旗國民軍」，「勞動日本」等是。後者的「維新日本」及「錦旗國民軍」，最近則頗帶日本主義的色彩。此外，「國民鬥爭」，「日本產業勞動」等類報紙，原在東京發行，逐漸而大阪，京都，及其他三四縣地方，亦有類似的新聞發行，顯示了中央與地方皆大繁榮的趨勢。

普通新聞紙，而帶濃厚的右翼色彩，與右翼新聞紙的限界，幾至曖昧莫辨者，亦屬不少。此中尤有多少，係迎合社會心理，投機時流，而標榜日本主義。右翼新聞紙的現勢是如何的熾盛，由此亦可想見一斑。

說到這類新聞紙的內容，則不論其標榜的主義原則何如，其承認基於日本精神的國體上天皇有絕對主權；確立天皇中心，皇室中心的政治組織；實現君民一致，共存共榮的社會體系，在以此而益加發揚皇威的根本精神上，莫不符合一致。其不同者，只在指導原理及主義主張，依其所屬團體及政黨背景的歧異，而略有差別。結局，這類右翼新聞紙，在擁護其各自主張的立場上，同唱着促進「昭和維新」的强調。

本年初國內的國際的諸種情勢，特別是五一五事件公判，對英美俄華外交險惡化的哄傳，更促進法西斯蒂思潮的澎湃，此中推波助瀾，克盡厥職的，便是此類右翼的新聞。彼等論調，極形活潑，措詞越趨矯激，或主取消議會政治，，或倡促現「錦旗革命」，肯定的煽動直接行動，英雄化地贊揚刑事被告人，使政府當局，亦不得不略加以取締。

右翼雜誌，其發行狀態與言論基調，比之右翼新聞，亦無遜色。據昭和八年末統計，主要者共約四十種。因所屬團體，政黨，色彩論調之不同亦可分爲二大類別，(一)標榜國粹主義乃至純正日本主義者，(二)標榜國家社會主義乃至國民社會主義者。

屬於前者，如「日本思想」，「原理日本」，「回天時報」，「明德論壇」，「皇道」，「國本」，「社會與國體」，「日本主義評論」，「大日」，「大衆」，「國威」，「新使命」，「自衞」，「明倫」，「皇道月刊」，「國民運動」等是；屬於後者，如「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運動」，「國民思想」，「錦旗」等是。最近，屬於後者之「國民思想」，及「錦旗」，且轉而頗帶日本主義的色彩。

此外，尙有如「社會運動往來」，「興國」，「日本魂」，「革進」(埼玉縣發行)，「日本及日本人」等類日本主義的雜誌，標榜農本主義的「百姓」；以及標榜大亞細亞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大亞細亞」等，亦屬不可忽視的右翼雜誌。

國粹主義乃至日本主義，係以熾烈的絕對的信仰天皇，厥據皇民」道爲其思想內容，此則或以神意建國的史話爲張本；或以貫徹日本本來「大和魂」精神，明治維新復古精神爲論証；無視外來思想，一味禮讚祖國精神，思想上全不脫明治時代國家思想的範疇；雖或擴大其視野於政治經

濟的領域，乃欲以一君萬民的政治，推行社會制度的改革，奉還金融與產業於皇室，實施重要產業的國家統制，進而充實國防力量，對外問題力持強硬政策。

大亞細亞主義所標榜的論旨，則係向世界宣布其皇道爲主眼，促進以皇國爲盟主的亞細亞諸國的聯結，亦即亞細亞諸國的吞併獨覇。

日本主義，近將其懷古的氣息力加清算，在理論上攝取多少社會主義的成份，形成所謂進取的日本主義，極圖漸次獲得右翼戰線的領導權。此派多種雜誌，在論旨筆調上，遂多涉過激，高唱取消議會政治，打倒資本主義，讚揚刑事被告，煽動直接行動。

國家社會主義乃至國民社會主義，其所標榜者，在論調上，在指導精神上，比之屬於日本主義系統諸雜誌比較的主情的，實較理路整然，屬於此一系統雜誌，對高畠素之以來的理論甚加以深刻檢討。

特別至最近，在法西斯運動的理論方面，極能發揮盡致 ，宣揚光大者，要算國家社會主義諸種出版物，爲適應內外諸種情勢，曾將其陣營內不純分子清算結果，其所持理論，更顯出其明確性了。

詳爲言之，彼輩欲以國家社會主義，演成「近世社會主義」歸結。排棄馬克思的階級國家觀，重視國家支配的統制機能，以此二點與社會主義結合，而企圖「沒有榨取的國家」由是建立。因此主張在「天皇制」下，撤廢資本主義，樹立集中的國家計劃經濟，以爲民族的變革張本；平衡土地資源，廢絕國民的差別，以爲國外的變革基點，且以日本固有的民族一體觀念，貫澈此種理想。

國民社會主義，乃國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合體，其主張概與國家社會主義相同，擁護徹底的天皇政治，打破資本主義機構，樹立國家統制經濟，建設「沒有榨取的國家」新日本。

以上，大體爲標榜國家社會主義及國民社會主義的右翼雜誌一般的內容與傾向，此類右翼理論雜誌，近年受國內外諸種情勢影響，更形展開了活潑的論陣，力主「革命」，稱揚刑事被告，煽動直接行動，與右翼新聞遭遇一樣，常成爲現政府當局取締的重要對象。

總上以觀，右翼出版物，勿論其爲單行本，新聞紙，或雜誌，全都顯出蓬勃繁榮的情勢；其主調，都是國粹的，或國粹的中間同時又帶着進步的革新的質素；其論調，隨右翼革新思想的抬頭，往往都又趨於過激，有多少已不能不使現當局略加以取締。

（三）

右翼出版物，在最近日本出版界上，既稱覇一時，不用說恰恰與之處在相反地位的左翼出版物——特別是共產主義關係出版物，自然是沒落寥微。回憶二三年前，日本出版界的左翼萬能時代盛況，實不無今昔之感。

原因，主要的自然是受政府當局嚴厲的取締；以滿洲事變爲契機的國內諸情勢的變遷；以及昭和八年六月佐野，鍋山的轉向等等。

現在先從左翼出版物中單行本的發行狀況觀之，昭和八年中，「關於無產階級運動的」，有六十二種，「關於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的」，有六十一種，「介紹蘇俄事情的」，有二十六種，總計一百四十九種。但以此數字與昭和七年度中出版單行本共計三百七十七種者比較，實減少了二百二

十八種之多。

左翼單行本激減的現象，不止單行本爲然，左翼新聞紙與雜誌，亦莫不然。昭和八年度中發行的新聞紙，主要的，已只有二十二種，以其各自的思想系統別之，共產黨系七種，社會大衆黨系十一種，以及無政府主義系三種。

此等左翼新聞，除共產黨系的新聞秘密發行而外，多數尙屬依據新聞紙法的合法的發行。

共產黨系主要的新聞紙，如「赤旗」，「勞動新聞」，「無產青年」，「救援新聞」，「反帝新聞」，「兵士之友」，「消費組合新聞」等，全屬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共產黨，共產青年同盟，全協，反帝同盟，赤色救援會的機關報紙。澈底否定帝國國體，煽動階級運動，鼓吹暴力革命，主張普羅列塔利亞獨裁。對佐野，鍋山的轉向，從正面加以痛責反對，謂爲顚覆君主制道中的叛徒。言論激烈，數年來，其出版活動雖猶能秘密地活潑地繼續，然卒以取締嚴厲，情勢變遷，自昭和八年九月以還，其發行的回數上，編著的體裁上，逐漸顯示出衰微的情況。

社會大衆黨系的新聞紙，如「社會大衆新聞」，「全國勞動新聞」等，因年來無產階級運動的不振，其出版活動，遂亦死氣沉沉。

此一黨系目標，爲擁護勞働者農民及一般勤勞大衆的生活，打破資本主義，解放無產階級；隨而其論陣，特別在最近，是以「反對戰爭」促進「日俄不侵略條約締結」，清算官僚軍閥外交，歐美追隨外交，排擊法西斯蒂高潮等爲其鬥爭主題。然而，從來此等左翼穩健派影響下的羣衆，最近逐漸都爲新興右翼革新團體所奪取，法西斯蒂勢力之混入民間，下層基礎之趨鞏固，其勢又行將不可侮了。

無政府主義系新聞紙，其數甚少，僅不過「自由聯合新聞」，「勞動者新聞」，「黑色新聞」三種。出版活動，亦極不振。其主張爲排除一切政治行動，反對中央集權主義，而提倡依據產業類別組織的自由聯合主義。所以其眞的理想社會，爲無支配無强權無政府的自由聯合主義的社會組織。但終因理想與實際隔離太遠，其出版不振，其實際運動，亦更不振。

左翼雜誌，一如左翼單行本與新聞紙，出版活動是日就衰弱，原因除前述三數種外，在左翼雜誌中的左翼文藝雜誌方面，更特別以佐野，鍋山轉向問題爲契機，無端地在作家同盟內惹起了政治行動派與創作行動派的對立，作家同盟內，否定政治行動而轉換方向者的陸續出現，前此支配日本旣成文壇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至最近遂成了破碎衰弱的現象。

玆先就左翼理論雜誌言之，昭和八年度中發行者，總數約六十五種，依其派別分之，共產黨系三十四種，社會大衆黨系十七種，無政府主義系十四種，在數量上尙不能謂爲激減，唯此中屬於共產黨系者，多數爲謄寫版印刷類似傳單的東西。他如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化聯盟的機關雜誌「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珂芙普」(日本普羅列塔利亞聯盟略稱譯音)，以及其加盟團體的普羅列塔利亞科學同盟的機關雜誌「普羅列塔利亞科學」等主要雜誌，至昭和八年下半期，其發行回數及編印紙數，都顯著地顯出衰微的狀況。特別至同年九月，產業勞動調査所機關雜誌「國際」，及「產業勞動時報」二大主要雜誌的停刊，更形成此派出版活動的衰退。

社會大衆黨系的論理雜誌，主要者如「勞動經濟」，「海上勞動」，「內外社會問題調査資料」等。其論調都屬緩溫的，主張勞動與產業的統

制，標榜勞資協調乃至漸進的社會主義，出版活動，亦屬不振。

無政府主義系的雜誌，其發行，從來即爲不規則的，常常缺乏永續性的，特別在昭和八年度，總是休刊廢刊的多。代表此派雜誌，如「民衆解放」，「黑旗下」等，內容都偏重純理論如無政府主義社會論，革命理論，農村協同組合論等。結局一如此派新聞紙，其影響於社會者甚微弱，而論調亦更沈滯。

再就左翼文藝雜誌一觀，昭和八年中發行者，爲數四十二種，內計「珂芙普」共產主義系三十種，「珂芙普」以外左翼雜誌六種，無政府主義系六種。在數字上，實較昭和七年總數減少十五種。減少原因，則基於日本普羅作家同盟地方支部機關雜誌的多數廢刊。

屬於「珂芙普」共產主義系的文藝雜誌，其出版活動在昭和七年最爲活潑，在中央以日本普羅文化聯盟指導下的日本普羅作家同盟爲基幹，另組演劇同盟，美術同盟，影戲同盟，音樂家同盟等團體，更擴展組織各自支部於全國各地，由各自出版部發行機關雜誌與新聞。一時，極左文藝雜誌的陣容，壯觀無匹，壓倒既成文壇了。乃不幾時，此種陣容，先由地方支部發行的崩潰，漸及於中央的不振，至昭和八年下半期以來，發行回數紊亂，編著體裁不整，且逐漸宣告休刊。迄最近，尚斷續地發行的，在中央爲「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普羅芙特」（日本普羅列塔利亞劇場同盟略寫譯音），在地方僅不過謄寫版印刷的一二種而已，且無定期發行，早失去發行的合法性了。

「珂芙普」系以外的左翼雜誌，其情況約如下述：早在「珂芙普」的前「拉芙普」（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簡稱譯音）時代，即與之站在對立抗爭立場的勞農藝術家聯盟系的文藝家（在全國勞農大衆黨後，支持社會大衆黨者，故在政治的立場上，又概稱爲社會民主主義），因受「珂芙普」結成的刺戟，遂亦於昭和七年六月，組織與之對抗的勞農文化聯盟，而加盟於此聯盟的左翼藝術家聯盟，發行機關雜誌名「勒弗特」（英文left譯音）。又當此聯盟結成時，忽宣告脫退的一派作家，另發行其普羅列塔利亞作家俱樂部的機關雜誌曰「勞農文學」。上述兩誌內容，多係揭載關於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方向的論文及創作，欲求其如「文戰」時代的充實活潑，不可得矣。最近，此二派重復結合，前記兩大雜誌，亦行廢刊，而另合出新的機關雜誌曰：「新文戰」。

「文化集團」於昭和八年五月創刊，乃由前述作家同盟的內鬨而脫盟的多數作家所發行，以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創作方法論上的問題爲主要論題，一時稍較同類刊物展開了活潑的論調。

無政府主義系的文藝雜誌，主要者有「文學通信」，「黑馬車」等。「文學通信」乃解放文化社所發行，論調稍顯活潑，然其範圍仍不出無政府主義文學論。與此一系統的其他出版物一樣，毫無發揚氣象。

總結本文所述，日本左翼出版物是日就沉滯衰微，反之，右翼出版物，則正蓬勃滋長，方興未艾。這是反映了什麼？無疑的是反映了日本現實社會情勢的向右轉；這會推動了什麼？無疑的會推動了日本法西斯蒂政權的日近實現。本文作竟，固不禁爲遠東和平前途憂，且爲我國之益將被加緊的侵凌懼也。

七月二十重寫。

香塚和鸚鵡塚

王•橋•

陶然亭是故都的名勝地。所謂名士雅客，多有到那裏去登臨憑弔的，尤其是在暑天裏，更顯得踴躍。同時，這裏還是士紳階級的有名的外城宴會地。所以，陶然亭這三個字，在一般人的聽聞中，並不生疏。

陶然亭的附近，有一片大墳場，在這墳場中，埋了好幾位名士，更給陶然亭增加上百十倍的叫座力！最著名的有女作家石評梅的墳，評梅的戀人高君宇的墳，醉郭先生冢，還有香塚和鸚鵡塚。

陶然亭上的題壁，寫滿了每一個牆的兩個以上的平面。並不像其他的名勝地似的，這裏的題壁，是題名少於題詩的，記遊的題名和題詩的比例數，幾乎成了二比八的數字。也可以想見陶然亭勾引或迷戀文人墨客的魄力的一斑了。

的確，半老的陶然亭，總有一種叫人拜倒的淸淡的風騷。環境很淸幽恬靜，綠油油地一片蘆塘，淸澄澄地幾灣淺水，眞是使人「一醉一陶然」呢！

在每一個墳塚裏都各自含蘊着一段熱烈的故事，和有趣的一些傳說。更給陶然亭增加了許多的妙趣和詩意。

現在，我先來談一些關於香塚和鸚鵡塚的故事。它們的傳說很多，各有一些不同的說法，同時，又都好像沒有什麼根據似的。在談的人都有點姑妄言之，在聽者也都有幾成姑妄聽之。所以，結局弄成對名勝只是好玩似的隨便看看而已，說不上什麼觀賞或憑弔來。印象總是糢糢糊糊地，沒有什麼。

普通說法，大約可以分成下列的幾種：

(一)香塚和鸚鵡塚，有人說是牢騷的假託。是丹陽張春陔御史盛藻的一段故事。萬柳堂筆記：「張春陔給諫，言事罷官，瘞其諫稿，託鸚鵡以寄其慨焉。昔人有譜鸚鵡恨傳奇廿四齣，以傳其事。曩讀某公詩云『花仙祠畔弔孤墳，爲感當年諫草焚，黃土埋愁人去後，傷心慧鳥悔能言。』詞婉意諷，彌可玩味。」天咫偶聞：「窰台在陶然亭之東，有香塚及鸚鵡塚，相傳香塚爲張春陔御史瘞文稿處，鸚鵡塚則諫草也。」

(二)有的說是曲妓埋香處，所以叫做香塚。北平指南：「相傳曲妓蒨雲與某生已訂白頭之約，生貧窶，無以爲聘。一賈以千金接爲側室，鴇受之，妓自剄死，生爲豎碑以誌之。」非想非非想室隨筆：「北平陶然亭之香塚，其說不一，余考碑文，則曲妓死於非命，狎客爲之立此碑一說爲最近之。」

(三)因香塚名香，所以，又有許多人疑爲淸乾隆帝受意兆惠據來回王阿穆爾撒納愛妃香妃的墳。余嘗問於陶然亭侍者，他們也說是香妃的墳，不過，也很猶疑，說不一定。辭源續編：「北平南下窪窰台，在陶然亭東，其地有香塚鸚鵡塚。相傳爲張春陔瘞文稿處，鸚鵡塚則瘞諫草處也。別說有傳爲某妓墓或香妃墓者，殊無確證。」

(四)更有一種傳說，似乎是有幾分荒謬。說是一位女孩子，名子叫李鈞娘，生下來就會說話，並且還能明明白白地告訴前生的家世，後來完全證實咧，就把鈞娘前生的屍體埋到花仙祠後，這個墳就是香塚。像這種說法，的確是有點不敢使人相信。

以上這四種說法，到底那一件是事實，誰也沒有把握來圈定。也或許這四種說法都不是事實。不過，一般人還是對第一二個說法注意，因爲，它富有詩意。同時，在一般在野下野或布衣的人士們，爲了一肚皮牢騷沒地方去吐噓，一開口就會給頭顱找不安全，一動筆就會給生命惹些危險的時代，都會同情於鸚鵡，「傷心慧鳥悔能言」。所謂同情之淚，一定會灑向兩塚的！第一種故事的所以能惹人注意，大約是爲了這些。但，感到身不由心的人們，深痛世態炎涼的人們，失戀的人們，也會想到第二個故事的遭遇的可憐。

『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走上陶然亭，想起這些勾人牢騷的故事來，還說什麼醉？還說什麼陶然呢?!

香塚和鸚鵡塚竝立花仙祠南，崖邊叢樹間。香塚碑在東，鸚鵡塚碑在西，一題篆書，一題漢隸，均向北。向南面題有詩辭。兩小碑出土各二尺許，相距尺餘。現花仙祠已廢，改作製桐油的鍊油廠咧。

香冢碑文：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烟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

嬰武冢碑文：

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

維年若月，有客自粵中來，遺鸚鵡，殊慧。忽一日不戒於貍奴，一搏而絕！吁！微物也，而亦有命焉！殮以絲帙，盛以鐐函，瘞城南香塚之側。銘曰：

文兮禍所伏，慧兮癘所生。烏虖！作賦傷正平。

橋東居士

民間作品與小放牛

林庚

自白話文運動以來，民間作品漸漸從不爲人所重視裏抬起了頭，於是詩經中的國風也因其是民歌而有了文學始祖的地位。近年來提倡民間俗曲的更是搜羅得十分熱鬧，雖然爲提倡大衆文藝的也有，爲保存版本的也有，而其在人心目中之價值卻於此可見到。

然而相反的意見總還是存在着；雖然重視此類作品的人確能舉出一些偉大的例子來，而且證明了偉大的民間作品產生後便嘗產生一個新的文藝時代這一類的事情。而反對的人則仍能說明那民間作品的千篇一律性與意思的淺薄，且雖有好作品，亦不過是偶然的例外，遂斷定它在文學上是不能與眞正的詩文毘美的。對於同一件東西爲什麼有如此相反的結論呢？這似乎矛盾的現象，其實不在作品的本身上，而是因爲一些批評家常只看見了東西的一面，便得出整個的理論來；遂使得理論造成了認識上的錯誤。

打着白話文運動旗幟的白話文學史，在人的心中種下了一切文學都以白話爲宗始的信念；五四以來的努力，確定了美也刺也的一類腐儒意見之不能再加在國風身上後；於是民間的作品乃在一種近乎反動情形下的反常的讚美中，扶搖直上了。其實我們便說這文壇之驕子的國風，若平心的與那略晚些的楚詞比較一下；便立刻可以看得出它內容上的簡單，技術上的呆板，與大多數的作品其實是非常淺薄。雖然其中好作品的存在却又是無法可及的。

這其實乃是民間作品的特色；它正是這麼一種東西，大多數是無足取的，而有時會在無意中產生出幾篇高不可及的作品來。楚辭中的離騷九歌，篇篇精彩（九歌我是相信完全經過屈原手的，即使原來是民歌亦早失其原來之面目，此待以後有機會詳談），而變化無窮，但國風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即與九歌中最負盛名的「嫋嫋今秋風，洞庭波公木葉下，」相較，亦豈有高下，但民間的作品多半是用來唱的，其目的大多數原不注意在那作品的本身上；故內容方面形式方面遂往往千篇一律而淺薄無味。然而正因其是如此的不講究，如此的自然流露，且正因其不能够深入，故其情感是無拘束的；是渾然健旺的；因此有時多能生出所謂天籟的作品來。這類的作品本不是人工所能求得到的，但乃是人間最可愛的東西；然而人工既不能勉強得來，如果能够自然流露，則又必是那時人的情感豐富到洋洋欲溢方能有此機會；正如盛唐之普之所以爲盛，即在其中的氣息確非晚唐時似有拘束的情感可比。故一個天籟的作品的出現，即代表那時潛伏的文學的根基的濃厚，而民間作品平時本不能引人注意的，至其爲人注意時，其傑出之作便也即表現着是此類的意義，由於人們文學的要求那時已達到飽和的狀態，故常常緊跟着便有

一個新的文藝時代，乃是當然的事；許多人因此便斷定文學必須產生於民間，一向也有人論定新詩如要有希望也必須從歌謠入手，其實乃正是一個倒因爲果的錯誤，民間的好作品的產生是只表現文學上的生命力的健旺，不過啓示給人一個新文學時代將來的預兆。且正因其形式的簡單，表現的自由，流露得活潑，故往往豐滿的情感先在此中透出；於是久在休眠狀態中的文壇乃被此一聲喚醒，認識了它本身的力量而產生出來。詩經之後而有楚辭，其實楚辭何嘗是由詩經中產生出來的，只是那時文化已達到非有一偉大文學時代不可的情形，故這兩部作品乃一觸即發的，以連續的光芒照耀在最初的文壇上。

然而反過來說，則也許這豐富的情感雖有，却湊巧還沒在民間作品中形成一篇偉大的作品，便直接先在文壇上爆發起來；這可能性尤其是在今日，因一切的文化如果說是有新的生命加入的話，其來源是多半來自外國的，得到這文化而發展的當然先不是民間；故今日若仍覺新文學的途徑應專力取之於民間的，簡直是一個天眞滑稽的夢想罷了。

然而民間的作品却如希臘神話一般的，它是當時的心理與生活的反映，它幫助我們更直接的知道了當時那些！雖然那所知道的或者並不是什麼可喜的事，希臘的精神生活的豐富也許是永遠追不到了，然而即使是枯竭，即使是痲木，即使是太可憐的無靈魂的生活，然而那不正是我們所應當知道的嗎？文學如果並不忽略了都市以外的生活狀態，民間的作品自是無疑的有研究的必要，雖然那些作品也許都淺薄得不堪，也許只表示出作品的空虛來。但這些價値却要分得淸楚，一件東西有價値並非全能的，新文學的路故仍要自己去找，並不會便照着這些作品而產生出來！

一　在歷史上，民間作品常是與整個文壇同其起伏的；一些偉大的民間文學創作雖然有時產生在文壇的發動之先，但因其並無意識在這方面努力，故當有力的文壇能在水平線上立一標準時，間接的影響與直接摸擬的痕跡，便常可在大批的民間作品中發現。此摸擬的過程中亦仍能於不知覺間有傑作躍出，直到整個文壇因過度燦爛的花果後而漸漸的疲乏了，於是民間的作品乃不但失其創作的生命，且亦再無可摸擬，於是這奄奄待斃的情形遂直要等到第二個文化時代的來到才又復生。故民間作品在整個文壇上的關係是不可分開的，遂益因此常被人誤解了。實際上則民間作品常爲一文藝時代之先兆，又常是此文壇中之追隨者，管有少數高不可及的天籟之作，但其大多數則極淺薄甚或是濫調。那麼爲說明民間作品中實際的情形，與其上述的成分，我這裏姑舉一個久想說的例子，那便是「小放牛」。

小放牛又名杏花邨，是北方流傳甚廣的一節戲；對於杏花村這名字是因爲戲詞中有提到這三字，還是眞與這地名有關；及對於這戲詞本身增減演變的經過的考證，這裏暫不能說到；所可知道的是它確是一個民間的作品，且在京戲中爲人所熟悉。這戲其實並非如一匹布等其他丑戲完全是在無理取鬧，它只是寫出一幅鄉村間自然的事情——一個聰慧的村姑與一個俏皮的牧童的調情——在其中用了無數鄉間的俗語，如「七不楞登赤約咳，八不楞登一約咳」或「哪哈亦呀哈，哪哈亦呀哈」，大概便因爲這民間作品容納了極隨便的語勢與形式，故在京戲中便列入丑戲了。對於它如只在戲詞中我們還是不能便認識出所有的好處來；京戲原注意聽唱，必在唱中乃能得其神味；然而對於這個混合的藝術，我最動心的引起注意的一次却不是在戲台上。

在戲台上聽小放牛時，只覺得兩個青年人調情得有趣；這裏是一個生命力充實的表現，一個人性中理想的寫照。春天的三四月間，燃着青春的火燄的男女們，那樣的活潑，多情，又那樣的從容不迫；不像一班色情狂的戀愛，一入手便撒野。那些人滿身的血管是早已儑得頭昏眼花，對於這一點人間寶貴的眞情調他們便是無力支持的，於是只有盡那生理上要求的人事了，××！然而這正是生命力衰歇的表現，因爲他們不能支持一個較可貴的局面；且是精神上內在性靈的缺乏，因爲那人是只被一時生理上的衝動支配着；人固然與動物有相同處，總須更深厚些更多一些什麼方是，否則便不算做活人。在小放牛中，我們的印象；乃是極活潑的春之一切的開展，有一個極合於靑年人身份的舉動，却並不頭昏眼花，是能在靑春的火焰中眞正淸醒的生存着的！

在整個的情調上，在其淸新的氣氛上，在戲台上是可以充分得到的，但這却並不能就算是超等的作品；一個作品不止於活潑可喜，不止於一個事態的描寫。偉大的作品常是要有更深厚的力量的；於是對於小放牛的認識我反是在另外的一個機會裏—一張留聲機片子。爲了我感覺到它的可愛且想抓住那所以好的原因；我聽了又聽，幾天的工夫內那張片子便磨得沙沙作響，而完全壞了。我想着爲這一段熱戀的經過寫一篇較重於理性的文章，很久，而且從沒斷過這個過分的念頭一直到現在。

因爲那是一張片子，故其中的戲詞是擇要的；便在這擇要有一段出人意外的精彩的表現。在小放牛中最聞名的一段是牧童的問「天上的梭羅什麼人栽？地下的黃河什麼人開？什麼人把守三關口 ？ 什麼人出家沒有回來？」那女的答話是「天上的梭羅王母娘娘栽，地下的黃河老龍開，楊六郎把守三關口，韓湘子出家沒有回來。」這一段對話之所以膾炙人口是理所當然的，也便是民間作品有時會有極偉大的創作的例子。它之所以好完全不在字面上，雖然就說這問話也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合於鄉間男女口中的身份，但那更好的所在乃是在一個更偉大的對照上，這對照是太有力而使人駭惑了，而且爲完全的領略到那動人處，需要着我們同時更能聽到那唱時蒼浪的歌聲。

在人類的心靈深深的地方，在隱藏着有無限的悲哀；那永恒的傷心的事蹟，因遠年的遙隔而模糊了的，是會眞正的被忘掉嗎？然而人們浸沃着一點生命的力量，在現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中勇敢的快樂着，這精神永遠是可愛且可泣的。在小放牛中這幾句之所以獨令人留戀的，其根本的原因是正因其述說着這些！那歌聲出自牧童的口中的，是蒼老又美麗得如古城邊的彩虹，那歌聲中的字句是那些渺茫不可捉摸的故事，這一切在荒野中破一種高遠的情調於並不故意間送入人的心靈，乃如午夜沉醉的春風，吹入人們的夢中，是無可抵抗的了！然而曲子中所有意表現的却是男女們的調情，是一個俏皮的牧童抱着火熱的戀情出一個對子與一個路上的鄉姑，這聰慧的女子更以靑春的心唱着巧妙的問答，一切在現實上是如此年靑的，美妙的，而同時一個悠遠的只還存在人們記憶的深處的另外一個世界的影子，乃一幷出現在這霎那間！世界上的事情是永遠會過去而且蒼老的，然而那並不能冷了年靑人火熱的多情的心；存在在無意間的往往是更深入的，這二者乃成功那最動人的事情了。然而，這好處却不能全由戲台上得來。

一件藝術永遠是完整的，若說某一段好，此一段必同時受其前後的影

響，假如小放牛的前幾段不發巧的描寫這男女二人活潑的調情，則這幾句對子便失其力量；所以同時這幾句緊接着的句子也影響於人們對它的印象。這裏我必須括出那後八句：「什麼鳥兒穿青又穿白，什麼鳥兒穿的綠豆釵，什麼鳥兒穿的十樣錦，什麼鳥兒穿的一身煤」。「喜鵲穿青又穿白，鸚哥兒穿的綠豆釵，金鷄穿的十樣錦，烏鴉穿的一身煤」。這問答簡直是無謂之極，且完全打破了上幾句所給與的印象；只是對對子，而且是毫無趣味的對子，使得上幾句的意義也只是如些淺薄而已！

但一到唱片中便不然了，他刪去了這第二節，而緊接以第三節，那第三節是：「趙州橋什麼人修？玉石欄干什麼人留？什麼人騎驢橋上走？什麼人推車壓了一道溝？」「趙州橋魯班爺爺修，玉石欄干聖人留，張果老騎驢橋上走，柴王爺爺推車壓了一道溝。」這幾句加上之後，不但使前幾句得到一個文藝上的一致性，且有如律詩之與絕句乃更加厚一層力量，其氣魄是無比的！而牧童當聽完那女子上一段的答話後，緊接着問這下四句時，其歌聲銜接之妙，眞有如蒼松老勁，健旺復又熱情的在那聲音中有無限憶戀婉歎之意，則更無論再有那絕妙的問話了。

我總疑心在小放牛中原先只有這兩段，後人自作聰明，因兩段不叶韻，故加一個二段與第一段同韻，加一個四段與第三段同韻，再看看四段是如何的淺陋：「什麼人董家橋上打過五虎？什麼人敵元霸賽過香油？什麼人抗刀橋上走？什麼人坐馬觀春秋？」「趙匡胤董家橋上打過五虎，鄭子明敵元霸賽過香油，周倉抗刀橋上走，關老爺坐馬觀春秋。」其可厭的氣息眞較第三段尤覺不堪，而摸擬效顰且不合鄉間男女口吻，讀到末句時只令人發笑而已！大約小放牛當初便如今日跑旱船一類的流傳在民間，經過流傳時的增減是免不了的，但他們除了聽唱時對對子外多不知什麼好壞，故有時作好了也會再改壞了：雖然那對子的前一段已久膾炙人口，但不知其所以然，也不知如何珍惜，故儘管有這樣的唱片，而戲台上卻仍是照舊的，這裏也便見出民間作品的特色來。如後一段二人「對變」裏有一節牧童說：「拉在臭茅房，那也無妨，變一個蜜蜂兒茅房裏藏，但等姐兒來小解，蜜蜂兒鑽在你的底襟上」。便粗俗得無可言狀，還談什麼價值？在民間作品中往往只能碰出一些好的，而且好得不得了；而大多數則都不行；故小放牛以其整篇結構的活潑可愛，開頭與收尾處的清新且別有風緻，而襯出那中間兩段最精彩的對答來。但其他則文如「關老爺坐馬觀春秋」，野如「但等姐兒來小解……」令人直無法讀之！而且摸擬無聊隨處可見，這在民間作品中是無可免的，且有時損傷了那眞正的傑作。

甲午戰爭中之俄國外交（赤檔）（二）

蔣廷黻先生選
張祿譯

（十三）駐漢城使館秘書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十五日（俄曆三日）

總理告訴代表們，亂事已經結束。日本水兵已去，但新來了八百陸軍。大鳥圭介很高興地告訴我，這些兵士全為保護使館及日本僑民而來。目下此間尚平靖無事。

凱伯格。

（十四）駐漢城使館秘書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十八日（俄曆六日）

大鳥圭介通知我們，濟物浦到了三千日本的步兵騎兵與砲兵。在釜山已發生兩次衝突。國王今天私自告訴我，說他很憂慮。

凱伯格。

（十五）外交大臣呈沙皇文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俄曆十日）

謹呈皇帝陛下，以今天我所接到的我們駐北京公使從天津來的電報，他已被允休假，在返國途中。

喀西尼伯爵已將朝鮮之因為那裏中日兩國軍隊同時達到所造成的嚴重的變動呈報外部，他並轉達了李鴻章對他所提出的要求，他要求我們作調人，以排除那不可避免的中日衝突。李鴻章相信，如果我們能使日本撤退他的軍隊，並告訴日本中國亦將同時撤退他所派去的軍隊，則衝突即可避免。我們的公使又說，李鴻章已告訴他，英國已向李提出願作調人，但李願將此事請求於我們。

據喀西尼伯爵的意見，此次調停能增加我們在遠東的勢力，而且應該如此以防止英國人之干涉。所以我主張應該馬上把喀西尼伯爵電報之內容通知我們駐東京的公使，並訓令他用一切的努力以使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妥協以同時撤兵。謹敢以此上邀陛下之俞允。

吉爾斯（Giers）。

（十六）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俄曆十日）

我路過天津時曾去拜訪李鴻章。他給了我一些很重要的消息。朝鮮情況已非常嚴重。雖然暴動行將停止，但中日兩國軍隊之達到，使中日兩國之軍事衝突無可避免。李鴻章代表中國政府要求我轉達帝國政府以中國之

請求，請俄國在這個問題中作個調人，以使中國與日本同時撤退其在朝鮮之軍隊。李鴻章告訴我，中國政府認爲只有利害直接相關的俄國對此事有作調人的特權。他很誠懇地要求我以中國之要求電達閣下，好使我們警告日本立刻撤退其在朝鮮之軍隊，同時中國方面也很樂於同日本同時撤退軍隊。我認爲，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放過此次作調人的機會，中國人既如此要求了，又無其他强國參預，我們如能將此次於我們十分不利的朝鮮爭端排除了，必可抬高我們在朝鮮以及在整個遠東的地位。李鴻章說，英國人已向他提議作中間調人，但他認爲在此次事件中俄國實有優先權，故轉而請求於我。事情十分急迫。李鴻章要求立即答覆。我將在天津逗留到六月十六日以待部令。

略西尼。

(十七)駐漢城使館秘書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俄曆十日)

總理告訴我們，朝鮮之亂事業已中止。但目前駐紮濟物浦之日本武裝人員已達八千人，且逐日增加。大臣們以及王公們已開始離開漢城。中國的代表告訴我，他已向日本軍官聲明將遣送中國兵回國，但須與日本兵同時。大鳥圭介沒有答覆。恐將有政變發生。

凱伯格。

(十八)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俄曆十一日)

我們駐橫濱的領事電告：英國艦隊於接到預備命令，於二十四小時內聽候出動命令。

希特羅渥。

(十九)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俄曆十二日)

六月二十三日(十一日)的電報收到了。

李鴻章正式聲明，日本已多次向中國提議共同管理朝鮮國政。中國人看出這是日本欲佔取朝鮮之有力的企圖，同時又顧慮到一八八六年對俄的口頭允諾，所以他堅決地拒絕了日本的要求。但日本人目下聲言，如不採納上述提議，則日本即不撤退其在漢城之軍隊。時局緊張萬分，中國等待俄國的決計，等待和平了結之惟一的希望，已等得不耐煩了。在未得到閣下的電示之前，我敢保證中國能無條件地避免衝突。

略西尼。

(二十)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俄曆十三日)

二十三日(十一日)的電報收到了。

爲着順從皇帝陛下的聖旨以和平結束朝鮮事件，我已用盡一切氣力來使日本政府與中國同時撤退其派到朝鮮的軍隊 。但我預料此事之困難甚多，木已成舟了，日本正在迅速地動員他的軍隊。這裏應該指出者，即李鴻章似乎將日本的提議瞞着未告訴喀西尼伯爵，同時却致電此地中國公使

說喀西尼伯爵未經請求即允作調人，中國公使關於這一點很切實地同我談了，談話情形我已在六月十一日的電報中呈達。（註）李鴻章說英國願作調人云云也不可置信，蓋英國很容易站在日本方面，正如我們之幫助中國一樣。

希特羅渥。

（註）外交部的檔案中並無這份電報。

（二十一）駐東京公使致外交總長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俄曆十三日）

我曾與日本外交大臣作一次長時間談話。我很謹愼地沒有完全把一切說出，我只使他了解，帝國政府很担心朝鮮的事變，他在愛好和平的立場上希望沒有戰爭發生，希望中國日本很快地妥協以撤退其軍隊，此時我就實備陸奧宗光先生，說帝國政府對此事既屢次用事實証明其大公無私，而日本政府於採取重大步驟時竟不切實地預先通知帝國政府。這時陸奧先生就說了一大篇埋怨中國政府的話，說他破壞信義，說他現在惟一的目的在乎重新恢復其在朝鮮的宗主權。他最切實地向我解釋，說日本絕未想到久據朝鮮，如果能採取一種有效方法以防止新的干涉，在此種條件有了保証時，日本於任何一時間內都可與中國同時撤兵。他又說，暴動之完全停止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採取一種合理的內政設施，則軍隊撤退後立即會有新的暴動發生。日本政府帶着這個目的向中國提議組織一個臨時性質的混合委員會以切實調査事件之眞象並給朝鮮一些建議，但中國很高傲地答復了這個提議。他又說，在沒有一種保証時，日本絕不能撤退他的軍隊，但如果中國不來開端，則日本絕不開始軍事行動。據我看來，現在的內閣對於日本所熱衷的朝鮮問題似乎跑得太遠了，如果不取得一種好看的藉口——甚而是一種表面的成功——他便沒法跑回來。當然，沒有任何人希望戰事，即無人調解，也不致發生。從另一方面看，有很多標識可以證明，別的國家正希望我們在遠東自忙。因此，因某種可能之結果，我請求給我一個訓令，我是否要繼續堅持下去，我們對日本的忠告究竟應採取書面的方式還是限於口頭的表示。

希特羅渥。

（二十二）駐漢城使館秘書電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俄曆十三日）

總理大臣已根據國王的命令正式請求外國代表轉告本國政府，說南方亂事業已終結，外國軍隊之開來反易引起秩序之不安，希望中日兩國能互相協商以撤退其軍隊，希望友善的列國能助成此事之和平的解決。我與美法英三國的代表曾一同照會了袁世凱與大鳥圭介。

凱伯格。

（二十三）外交大臣呈沙皇文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俄曆十六日）

茲呈上我國駐中國日本及朝鮮各代表之密電以邀御覽。其內容包含對朝鮮情況及中國日本兩國間能因此發生衝突之報告。

因雙方爭執複雜而模糊，為着愼重，我覺得在答覆喀西尼伯爵與希特羅渥侍從長時，（覆文草稿亦一并呈上）應該只限於漢城政府所請求者之協

助，即使中日兩國皆撤退其在朝鮮境內之軍隊（註）。至於說到李鴻章所要求的我們之正式的調停，必須雙方當事國皆同意時方可進行。

敢以上述意見呈達陛下以邀聖覽。

吉爾斯。

（註）六月二十八日（俄曆十六日）致北京及東京之電報爲五十七號與五十八號，此外尚有六月二十九日（俄曆十七日）致喀西尼之電文爲「對十六日電報之補充」，這三個電文之內容皆已包含於上面的文件中，但致希特羅渥的電報中却多出一句是未被包含的，即「提示日本政府，如果他阻礙與中國同時撤退其在朝鮮之軍隊，則應負一種重大的責任」。

（二十四）外交大臣呈沙皇文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俄曆十七日）

日本公使以其本國政府之訓令通知亞洲司長，說日本認爲只有利用此次情形以保証朝鮮之獨立，以儘可能地謀朝鮮之福利。但是日本政府認爲，日本不能撤退其軍隊，除非與中國先商妥一個問題：或是與中國共同組織混合委員以研究地方行政之必要的改良，或是此後中國不再干涉日本人對朝鮮王國內政改良之企圖。

卡卜尼斯特（Kapnist）伯爵就問西先生，如果中國人堅決地拒絕了日本的條件，日本準備怎麼辦呢？西先生答道，他不知道。這時亞洲司長就說，我們也希望朝鮮之獨立與安甯，但不承認中日兩國軍隊佔據着這個國家便能達到這個目的。此種佔據造成了一種十分棘手的狀況，已引了一般的注意。所以最好先撤清朝鮮國內的軍隊，然後再開始外交的談判。那些用自己的行動造成朝鮮問題的人現在又要挑起衝突了，這些人是逃不了一個十分重大的責任的。

吉爾斯。

（二十五）亞洲司長之報告

一八九四年六月三十日（俄曆十八日）

今天來訪的英國大使告訴我，中國的駐英公使對金伯雷（Kimberley）所作的照會與中國公使在彼得堡以李鴻章的名義提出者相同，即中日兩國軍隊在退出漢城而互相遠離時應退至何處的問題。不過李鴻章在倫敦又加了一點，即喀西尼已使希特羅渥告訴日本政府，列强正在互相商量，如果東京內閣拒絕了他們的忠告，他們將採用何種手段。

金伯雷爵士的答覆是，英國對此事不願作絲毫恐嚇。同時他又指出李鴻章關於雙方兵力分布之提議爲不公正，因爲日本軍隊所佔據的釜山對朝鮮首都的距離要比平壤遠得多。

我對此事並未詳談，但我却告訴英國的大使，我們這一方面對任何人皆不願加以恐嚇。

中國公使在來訪問時同我談了一些，但關於這些話則絲毫未談。喀西尼的電報也沒有提到此種提案，而且也沒有給他全權來作這件事。我看這裏面並沒有別的，只不過是李鴻章爲英國政府特製的胡說，同時又可迷惑我們。

同時拉謝爾（Frank Lassal）子爵也請我轉達閣下，葛雷（Edward Grey）子爵在議會談到對朝鮮問題之共同干涉（Intervention commune）

時所用的名辭為「列強之合作」(Cooperation de puissances)而非「列強之共同行動」(Assistance des Tuissances)，但報紙上印製的後者。(註)

(註)原文有吉爾斯用鉛筆寫的一行字「是上批閱」。

(二十六)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俄曆六月十九日)

現狀很危急。日本奪取朝鮮內政管理之企圖已甚明顯。中國政府急於要知道我們在東京所提照會之結果。中國顯然是要避免戰爭，而日本卻正在尋找戰爭，他認為他可以取得勝利，這也不無根據。威脅來自日本方面而非來自中國。李鴻章聲言，中國也知道朝鮮內政之急待改革而且同意以中日俄三國之全權代表共同會議來商量並決定這些問題，會議地點或在漢城，或在天津。中國所作的讓步當然有利於我們。但日本則顯然想排去俄國的參加。希望閣下能對此問題加以指示。使日本撤退其軍隊，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國也同時撤退其軍隊。日本之初步的可能的勝利將使他更加倔強。因為現狀萬分緊急，所以希望能以帝國政府之既定對策從速示知。英德兩國正在極力搗鬼以反對俄國之調解。

喀西尼。

(二十七)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俄曆六月十九日)

日本外交大臣今天同我作了長時間的談話，他努力使我相信中國是如何地不出門，他現在盡力設法撤退軍隊，但當日本軍隊撤退之後，他又會重新派來。而且暴動並未停止，中國軍隊正向裏移動以攻擊叛亂者，而且中國又派來了新軍隊，可是日本並未擴大其原來的名數為我所懷疑者。我問他，以他的眼光推測，此次事變將如何結局，大臣答道：「我們對中國提的建議，他已拒絕了，我們現在正等待他的建議」。結尾時這位大臣告訴我，如果中國政府能表示其誠心準備若干改良之進行，日本就可撤退其軍隊。我看，日本之一切口頭允諾都沒有用處，他已迷心於獨斷獨行，只有中國必能給他的教訓可以打破他的迷心。他或者在開始時能得到短期的勝利，到結局還是中國勝利。因為日本聲明決不開始挑戰，所以中國可有充分時間來準備。如果此事能和平了結，則以我看來，問題之解決將不在北京與東京，而在漢城。讓朝鮮政府要求日本軍隊之撤退，在中日俄三國共同監視之下自行改革其內政。那時日本就無所藉口了。

希特羅渥。

(二十八)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俄曆六月十九日)　第八十一號

星期五晚上收到了十七日(二十九日)的電報。我等到星期六五點鐘才看到了外交大臣。我切實地向他暗示，如果日本阻難同中國同時撤退其在朝鮮之軍隊，則日本將負一種非常重大的責任。他說，他必先與內閣全體作一度商量然後方能作確定的答覆。這時，我除了口頭的說明之外，為着免除誤解，又作了一個書面的備忘錄。他當時只說，他還不知道朝鮮政府已向外國代表提出照會，又說，如果亂事真是停止了，日軍當然沒有繼續

停留的必要。但是後來他又回到原來的結論上了，他說亂事並未停止，而且日本駐兵朝鮮是根據一八八二年的日韓條約。他又很切實地告訴我，說英國代辦已表明其本國政府的態度，希望中日事件能够和平了結。而歐格訥(O'Connor)在北京也向日本代辦聲明，正在尋找方法以謀中日兩國之和平協商。我非常相信，現在給日本人一個好看的讓步是不無益處的，例如，在撤退軍隊時，可討論如何幫助朝鮮政府來進行若干內政的改革——這個不幸的國家之內政確實太不成樣子了。

希特羅渥。

(二十九)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俄曆六月十九日)

曾與日本首相作一長時間談話。伊藤博文侯爵把我從外相處聽到的一切都重述一遍。他在結尾時肯定地說，日本絕對不願支配朝鮮的內政，他的目的只在維持朝鮮對中國之實際的獨立，他準備同中國同時撤退其軍隊，但必須取得保證，担保朝鮮政府能採取某種必要的改革以防止亂事之再起與中國之干涉。

希特羅渥。

(三十)駐東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俄曆六月十九日)

陸奧先生在內閣會議之後還沒有給我以前允的答覆。軍事準備依然繼續着。關於派遣軍隊的數目，日人嚴守秘密。據我看，截至今日止，派去的兵大概已有八千人。有些商運貨船已經武裝起來了，有些正在武裝，準備去遠征。我再重覆一遍我的信心，要想此事和平了結，只有找一個聰明的藉口，能使日本退步而又不大損傷了他的民族自大心。不然日本政府便無法退步，因為全國已經沸騰了。我想我十七日電報中所提議的混合委員會的組織可以作此藉口。朝鮮駐日公使現已起程赴朝鮮，據陸奧先生說，其目的為勸告其本國政府採納日本所提議的改革辦法。

希特羅渥。

(三十一)駐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電

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俄曆六月十九日)

中國已依照我避免武裝衝突的勸告，停止向朝鮮增強兵力。另一方面日本在那邊的兵力已超過一千二百人，並仍在繼續輸送。濟物浦附近之兩千中國軍隊之狀況十分危殆。日本人的行動是非常挑戰的 。李鴻章正式告訴我，日本人已向朝鮮國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代表之退出漢城，並要求承認日本人之保護權。李鴻章又說，英國的駐北京公使已努力勸告中國政府不得接受俄國的調停，並肯定地說俄國在暗地裏幫助日本人的行動。現狀幾乎是毫無辦法了。切實請求為了補充六月十二日(二十四日)報之不足，再給我一個指示：究竟帝國政府以後準備怎麼辦。

喀西尼。

(未完)

奧國政變續記

記者

道爾夫斯被刺以來之奧國政變，世人頗有歐洲火藥庫爆炸於維也納之懼；然就近一週來之發展觀之，則一時尚不致引起牽動歐洲全局之大問題。蓋纖柄奧政者仍為道爾夫斯黨，國社黨未能抬頭。外國方面希忒拉始終持穩慎態度，雖各國輿論集矢交責，亦無挑釁之跡。義法英三國一再聲言維護奧之獨立，義大利雖陳兵奧邊，意亦止此，設德國終於穩慎，當不致有意外變故。惟積薪厝火，目前雖尚未燃，其危機故宛在也。茲續誌最近經過如次。

叛黨軍隊發動戰事

維也納二十六日路透電，上斯蒂利省中，與加連的省之一部分國社黨叛徒，現與政府軍及內衛軍惡戰未已。全國各教堂，現皆鳴鐘紀念遇害之總理杜爾夫斯。斯蒂利省都會格拉茲，昨有叛黨圖佔省城附近之拘留所，釋出諸犯，但為內衛軍擊退，叛黨死三人，被擒二十六人。現省中秩序完全恢復，內衛軍於戰後中，共死二十人，但衆信國社黨損折更重，下奧地利亞省常備軍援兵，已馳赴亂區，與內衛軍協同圍捕叛黨。據情報處長佛里特里樞今日聲稱，道爾夫斯博士殯禮舉行之前，將任定新總理，俾由新總理宣讀誄詞，教育部長舒斯尼嘎最有任此之望云。據官方宣稱，連接上奧地利亞省與斯蒂利省之貝林山隘，已由政府軍奪回，是役死少佐一員，兵五名，又重傷大佐一員。加連的省之安那堡山，亦為政府軍克復。殺死國社黨九人，奪獲機關槍兩架，來福槍數百枝。聞遂平鋼鐵中心點，亦有戰事，國社黨與政府軍共死二十六人，雙方已允休息。至明晨六時，國社黨仍拒絕繳械，且在施拉特明山地設防固守，政府軍砲隊，轉加轟擊，未獲效果。國社黨現扼守伏爾扣瑪克特，與佛萊堡間之鐵路幹線，現正由政府軍砲轟，各項交通，現皆阻斷。東斯蒂利省，亦發生戰事，其結果使維也納與義國間之幹線火車，已不能通行。聞貝林山隘戰事，政府軍受創甚重。又聞薩爾士加末古特，續有激戰，斯蒂利省迄今共俘獲國社黨九十人。又當加連的省卡拉甘欒城國社黨，與軍隊戰鬬後，當局已抄獲國社黨進攻總理公署之秘密計畫，又七月二十五參加叛亂之國社黨員，共一百四十四人，其中三十人，並殺害道爾夫斯總理之兇犯，業已分別解送前摩洛哥兵營，及警察署監獄，加以拘禁。

義兵三萬集結奧邊

羅馬二十六日哈瓦斯電，調赴義奧邊境不利那與加連的地方之陸軍，共計四師，至少當有三萬二千人，實際或不止此數，至空軍微調若干，則所未悉。一般人解釋調動軍隊之原因，謂義大利反對外國參預奧國

內政，故不得不有所準備，以防萬一時局嚴重，一般人均不加隱諱，英法兩國駐義大使均隨時與外部有所接洽云。又官場消息，充分陸軍與空軍，足以應付任何事變者，昨日調往奧義邊界之不利那要隘，及加達的邊疆，但時局漸平復，故除此戒備計畫外，不致有他種動作之必要。義政府對於奧事不能不作嚴重觀念， 墨索里尼今晨到辦公室與其 顧問諸員會商與議者，有外交陸軍空軍三部之次長，衆信義相將首先向英法提議對德提出共同抗議，因奧總理道博士之遇害，德國當負一部分責任也。傳說義相擬親往維也納爲道博士執紼，但此說不爲人所信，奧總理遇害之詳情，義人聞之，對於國社黨愈增惡感云。據非官場估計，現集中於義奧邊界附近之義軍連輕坦克車隊與砲隊在內，約有五六萬人。此項軍隊，早已集中邊境，在通入奧境之兩要塞處，從事於山戰之訓練，故以實際言，並非調動。今政府不曰軍隊在邊境野操，而曰派軍隊赴邊防變，蓋有政治作用在焉。又羅馬三十日哈瓦斯電，義國派往奧國邊境之陸軍四師，現將阿爾俾斯山下各要隘佔領。㈠不利那山隘，正對奧國斯戴瑪赫城，㈡勒西亞山隘，正對奧國諸特恩城，㈢聖剛茅陀山隘，正對西朗哥城，㈣達維斯山隘，正對奧國維那赫城，後援部隊及總司令部，則在義國波爾柴諾及洛茅那兩處。

希忒拉態度之穩愼

柏林二十六日電，奧國發生事變後，德政府於是日封鎖德奧邊境通至奧國之道路。此項命令，現已取銷，邊境業經開放。希忒拉現已請副總理巴本，即赴維也納，暫充駐奧德使，俾報告奧京現有之狀況。奧國國社黨之德人領袖哈璧特，今日被免去奧國國社黨省監督之職，按數月前哈氏曾屢由慕尼黑發出廣播無線電，抨擊奧總理道博士云。據倫敦二十七日新聯電，維也納國社黨叛亂之結果，錯雜之歐洲政局，已達於發火點，惟將應援奧國同志之德國，意外的退縮，而取愼重態度，並閉鎖國境，宣言如有越過國境之叛徒，施以逮捕等等，遂使法義各國政府，均表好感。其中英政府，認爲此次德國之希忒拉總理，不干涉內政，及拒絕叛徒入境事，實外交上應有之正當行爲。因此次叛亂直接受影響者，莫過義國，義方已向國境出動有力之部隊，對於將校並通告一律歸營等事，現已出乎公式之戰時狀態。但以德國政府宣言不干涉主義，故亦暫取靜觀態度，英法義三國對於保障奧國獨立，究竟是否共同發表宣言，抑或召開聯盟理事會而研究對策，現尚難定。然據二十六日法國外部表示，無召開理事會之意，故此次事件現時尚未發展至國際問題，只以爲奧國之國內糾紛而處置之。

英法對奧變之態度

倫敦二十六日新聯電，奧國發生叛亂，同時歐洲各國政府莫不異口同音一致對於國社黨德國之威脅，而特別高唱擁護奧國之獨立，聞英國政府已與法國•義國•開始交涉維持奧國獨立協定。又路透電，倫敦政界聞奧總理道博士之噩耗，深爲悼痛，而以此舉歸罪於慕尼黑國社黨總部，公然所施煽動奧國內亂之政策，英皇今日已電致維也納弔唁。西門今日在下院對道爾夫斯博士之遇害，表示悼忱。並謂博士中兩彈後，仍延殘喘多時，而叛徒不許召醫療治，與教士爲之作臨終祈禱，任令流血致死。奧當局曾令叛徒釋放所拘閣員三人，勿加損傷，則當必赦叛徒，諸叛徒後皆被逮，但因道博士遇害，故寬赦之約言，已作廢。殺害道博士之兇手，業已査明。西門又稱，英國所持之態度，仍爲奧國獨立，必須遵約，予以維持云。哈瓦斯電，就西門頃在下院發表之宣言，英國對於奧國獨立及領土，

雖仍加以支持，但英國在目前，並未考慮任何干涉奧國事變之行動。蓋就英國方面意見，以為奧國新政府必致支配局勢也。就西門演說，可見英國人士對於暗殺道爾夫斯之舉，一致反對。此間深信德國駐奧公使之為叛徒調停，係奉德政府之命令，雖德國政府再三否認，此間仍加以嚴厲之批評。總之，英國方面在未決定有無干涉必要之前，深願信賴奧國新政府。但英國政府對於時局推移，則極為注意，一般人以為義國不至以武力干涉奧國事變，義大利對於國社黨之野心勃勃，向來取稜模兩可態度，此次悲劇，或足以消除義大利此種稜模態度，則又為此間所期望者也。巴黎二十六日哈瓦斯電，負責方面對於奧國事變，始終極守緘默，一般人深信道爾夫斯雖死，但其維護奧國獨立之事業，必將為其後繼之同僚所繼續努力進行。對於英國西門外相在下院之演說，此間頗表示滿意，但並不視為驚異。墨索里尼所取立場，十分明確，此間甚表同情。蓋法國固與義大利相同，認為尊重奧國獨立，乃維持歐洲勢力均衡之要素也。

史泰漢堡代理總揆

維也納十六日哈瓦斯電，奧國晚報發表消息，謂本日午後，舉行國務會議，歷時頗久，由代理總理史泰漢堡親王主席，當由攝理總理之教長舒斯尼嘎，將職權移交史泰漢堡。史氏乃宣言，謂奧國政府，誓以忠誠共同奮鬪，以竟道爾夫斯總理未竟之志云。國務會議，繼乃決定，依照憲法規定，設立戒嚴法庭，凡與七月二十五日亂事有關之輕微犯罪事實，均歸該法庭之判決，立即執行，不許上訴云。又電，新國務總理，將俟道爾夫斯總理舉殯後，方正式任命。目前僅以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代理，惟當道爾夫斯總理遇害時，史泰漢堡尚在威尼斯未返，故命教育部長舒斯尼嘎暫時攝行，現在史泰漢堡已返維也納，故即行代理總理一職，至新總理任命時止。

史泰漢堡宣布主張

維也納二十七日哈瓦斯電，臨時內閣總理史泰漢堡頃廣播演說，就其演詞表示未來奧國內閣，將任史泰漢堡舒斯尼嘎斐氏三人為其支柱。史氏略謂：道爾夫斯雖死，而其維持奧國獨立之政綱，則將不朽。奧國獨立實為歐洲之中流砥柱，既以防止國際布爾塞維克主義，復以抵禦二十世紀之野蠻政治。吾人始終準備與德國恢復正常關係，與德之衝突，非吾人之過云。繼又謂吾人當永遠記憶道總理為謀奧國獨立所建之功業。道總理所定之政綱，決不當退讓一字，對於奧國獨立，當求貫澈到底，決不妥協，而對國社主義有所讓步。結語則謂余與教長舒斯尼嘎斐氏合作，以組織奧政府，此為奧國前途最可靠之保障。吾人不能忍受外國之干涉，奧國當超越一切，蓋道總理固為奧國考慮也云。

英美法義輿論一般

羅馬二十七日哈瓦斯電，義大利各報，均謂歐洲各國，應結成聯和陣線，以保衛奧國之獨立。僅事口頭抗議，不足以濟事，必出之以行動。義大利日報，謂凡各國當有充分勇氣，追懷以往之事，蓋喋喋不已之空談，與毫無效力之示威，實為過去歐洲混亂之主要原因。欲避免嚴重之危險與糾紛，必須以明確之態度及行動，直接對付而後可。德國現方自謀避免責任，人尤當加以嚴密之監視，凡已成立事實，斷不能予以承認，如遇必要，則當決定以武力維持奧國之獨立。此次德國派巴本為駐奧特使，實際上係將駐奧使館改為高級委員公署，其性質將成為德政府之行政分署，尤不可不加以考慮云。此外各報對於德國均攻擊甚烈云。

巴黎二十七日哈瓦斯電，法國各報，一致主張列強應特別關心奧國局勢之發展，倘德奧合併之威脅日益具體化，則列強應準備加以干涉，惟對於干涉方法，各報意見，略有不同。小巴黎人報載極端嚴密之監視，誠屬必要，然義與國現狀之維持關係最深，今義國已提出嚴重之警告，或能發生效力，亦未可知也。前外長彭古，經小巴黎人報詢問，則謂列強行動，必與國聯一致，受國聯監督，由國聯決定而後可；苟不然，則各國勢必出於互相猜忌之一途。各國如為其本身之利益以干涉鄰國事務，其危險殊甚，故惟有由國聯出面方為和平之保障云。惟巴黎迴聲報則謂外交談判，

現已無濟於事，惟有義大利軍隊開入加連的省，捷克軍隊集中維也納近郊，方爲避免禍事之有效方法云。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倫敦泰晤士報今日社論，評及歐洲大局，與政治暗殺現成風氣。歐陸文明，恐將墮落，奧總理之遇害，尤使人恐怖，因此舉出於預謀，而絕無情感也。但道博士雖死，而勝利之光，現漸照耀其主張矣。德國名謂奧國人民，贊成國社黨者佔百分之八十，但就現事觀之，奧人對於道總理之遇難，已以有秩序之力量表示同情，德國在道德上固不能辭責。但奧京事變發生後，德政府之行爲，甚爲正當，現未有引起外來糾紛之氣象，更無戰爭之氣象云。據紐約路透訪電美國若干報紙，以戰事將作爲言，但穩健報紙則持鎮靜態度，以爲和平勢力，現佔優勢，希忒拉自顧不暇，不敢對外輕舉亂動，故歐洲和平，現未有重大危機云。

叛黨變亂漸事敉平

維也納二十八日路透電，二十七日爲國社黨叛變之第三日，奧國內亂之巨火，雖經撲滅，而餘燼未熄，面積四千方哩，而山地居多之加連的省，戰事益見劇烈。維也納當局，以施特別戒備以防總理府重遭襲擊，義國則出軍邊陲，以備不虞。昨日加連的省終日有劇烈之戰事；此或因政府軍警弱於敵人之實力，或由叛黨已獲厚援所致，叛亂業已削平之說，似過抱樂觀。蓋預料叛黨將不戰而退，今不特未成事實，而若輩反獲有良好進步也。政府軍於克復聖革特一役，至少喪失四十人，當時曾以重彈發巨砲，雖炸而無所創，非爾特扣成亦經克復傳說，各處叛徒均遭擊退。但據續來消息，叛衆仍固守白萊堡與摩爾白魯根，其總部即設於一地道內，鐵路之一大部分仍在叛黨之手，常備軍雖已奪回維拉櫃鎮，但衆信叛黨現謀於夜間攻擊該鎮。南加連的鐵路之火車，現僅駛至安尼海姆，餘段爲叛黨佔據。昨日維也納各街道之政府軍，突然活動，即因京中謠傳國社黨謀再攻總理府所致。據某要員語路透訪員，謠言雖屬無稽，而吾人則不可不作特殊戒防也。京城中心之全部，現由內衛軍與警察大隊衛守，許多街道，現安全禁止通行。衛戍首都之政府軍一大部分，現調往南方，應付加連的嚴重之局勢。謠傳國社黨之軍隊，現正向維也納進發，但此說不爲民衆所信，現內衛軍共死八十餘人，叛黨死數則無從查明。據義國可靠消息，義兵兩師由南義開出，擬代替義國的雜爾省現駐之軍隊，其地完全德人佔百分之八十。瑞士京城路透電稱：瑞士政府因德人取道瑞士境私運炸藥品入奧，現向德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奧政府現調所有各愛國團體人員之不在役者，增厚政府軍之實力，且有許多人民投身內衛軍，並自籌制服。

道爾夫斯舉行殯儀

維也納二十九日路透電，昨日故總理道爾夫斯安葬於希眞塋地，當舉行殯禮時，奧總統米克拉斯，曾致詞述道氏效忠國家之功績。靈柩先由市政廳移至聖斯悌芬大教堂，繼由教堂移至希眞塋地，當時情景至爲莊嚴，飛機翺翔天空，機繫無數長黑帶，飄舞風中。沿途每隔一碼，駐有攜機關槍之隊伍，教堂之內駐有携來福槍之警察，通市政廳所在拉東斯街之各入口，皆有機關槍手把守，並於數地點架有高射砲。米克拉斯總統演說，略謂：道氏曾保救奧地利亞，不使喪失靈魂，致國家得免成戰地，及得免滅亡，於中歐擾亂中。故總理不特保全奧國，且保全歐洲之和平，渠以本身之血，結束此種事績，而成奧地利亞主義之殉難者云云。殯禮在緊張空氣中舉行，蓋外間謠言蠭起，謂國社黨將作最後企圖，剪除奧總統與內閣全體云云，甚至謂曾見黨人，携有開花砲者，故昨日臨時戒備非常嚴密，凡可拋擲炸彈之窗戶，皆有警察或兵士把守，來賓之得許入拉東斯街者，僅千餘人。演說既畢，靈櫬上復國旗及紅白玫瑰花之花圈，徐徐昇出。市政廳禮堂堂中燃白燭如林，靈櫬經安置砲車之上後，即由黑馬六匹曳以至聖斯悌芬大教堂，請大主教伊尼戢行教禮，儀仗長達哩許。內閣全體步行執紼，由代總理史泰漢堡親王居首，其中且有外交團人員，及奧國各處之代表，道夫人面罩長黑巾，行於隊中，見者皆爲感觸。教堂之前列有一對老夫婦作鄉農裝束，而罕爲人所注意，蓋即杜總理之老親也。教堂

禮畢，衆隨被難之砲車，至希氏墓地，煊赫一世之英雄，遂長臥於此。其旁有小墓，爲總理兩年前殤折之嬰兒，上星期總理猶置花圈於其上，花葉之色，未全退，而總理已與其亡兒於泉下矣。總理尚有一子一女，今猶悠遊於里西昂，未知其父噩耗云。

舒斯尼嘎組成新閣

維也納三十日路透電，昨夜內閣會議決定，任年三十九歲之教育部長舒斯尼嘎博士爲總理，以史泰漢堡親王副之，斐少佐爲內長，華爾登尼根博士爲外長，施萊稱博士仍爲財長，總理兼長國防部與教育部。副總理兼長公安部，故史泰漢堡親王負指揮憲兵與輔助軍之責任。內閣開會歷八小時之久，始商定新內閣之組織。舒氏之得任總理，表面雖爲基督教社會黨之勝利，然公安外交內務皆爲副總理史泰漢堡親王爲領袖之內衛軍一派人物所得，故勝利以實際言，仍屬內衛軍 。新總理熱心宗教，態度溫和，反對黨各派不甚嫉之。史泰漢堡親王昨日召集閣議，要求改組內閣，俾恢復民衆信任，初意會議之結果必爲史氏起掌大權，京中人士深恐內衛軍與國社黨而興波瀾，故空氣殊形緊張，各公共署所當時皆有重兵守衛，今新閣各席既經分配妥協，人心當可漸定。又電，新總理舒斯尼嘎，昨夜偕全體閣員晉見米克拉斯總統，當發表簡單演說，即宣誓就職云。

刺道兩兇犯之供詞

維也納三十日路透電，國社黨員巴尼太與賀爾堡章白，被控開槍擊斃道總理，今日午後，由特別軍事法庭審訊。法庭還重衛，不准閒人入內，被告到庭時，有軍警監護，兩人均着尋常衣服，其皮鞋帶皆經除去，蓋防用以自殺也。二人皆被控各向道總理一槍，據檢察官在開庭時宣稱，二人所發之彈，皆非致命傷，道博士因傷後未獲醫救 ， 致流血過多而死云。被告巴尼太供稱：彼等叛變之前，望人告以某某大員將予以庇護，並囑非至萬不得已，爲自衛計，不得流血。渠曾在總理府，見一軀體蜷栖之人，大約其人爲斐少佐，舉其雙手，渠突覺有人進其右臂，乃覺察室內尚有一人，即道總理是。渠親見道總理倒地，並聞道總理曰，余讓位與林德倫。問官問巴，入總理府何爲，巴答欲盡拘閣員。詢以出此之理由，巴不答。巴氏續供，當彼等在總理府被擒後，維也納副警長司徒白爾演說，謂殺害道總理之兇手，如自承認，其餘人悉許自由。巴以渠已承認，而其同志無一得獲自由，甚形憤激。司徒白爾旋證明渠曾許與殺害道總理，及前陸軍與警界人員無關之黨自由云。賀爾堡章白被控犯叛國罪，供詞中言及令其拘捕閣員之不知名怪人物，謂此人以聯邦總統之名義，發此命令，余遵行之云。當斐少佐到庭作證時，衛守者倍增 ， 斐氏承認曾語賀爾堡章白，如叛徒釋放所拘者，則許叛徒自由，給予安全証，送往德國邊界，並允必不食言。社會幸福部長司徒默亦到庭作證，承認渠知道總理死後，仍允以安全証給予諸叛徒，但渠後聞道總理係被謀殺，而非於互鬪時中創殞命，故渠覺情形與前不同，余爲軍人，曾重約言。但謀殺道總理是否爲軍人，抑爲懦夫之行爲，再此謀殺是否爲卑鄙之謀殺，余願聽法庭決之云。被告辯護士至是籍詞疲倦，請求展期審訊，庭上拒絕之，被告後對衆自行宣告退庭，強迫法庭明日續審。庭上謂將懲戒該律師，並拒絕律師申請，傳前駐奧德使萊資及新總理舒斯尼嘎到庭作証之請求，被告律師又請求將殺起訴之修正，亦遭駁斥。據報載巴妻之談片，，謂渠欲往訪道夫人，並謂渠殊想念夫人與其子女，渠又謂最後見其夫方着浴衣，稱將出游泳云。

刺道兇犯已處死刑

維也納三十一日路透電，自認殺害道爾夫斯之兇手巴尼太，及七月二十四日佔據總理府之首領賀爾士章白，今日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後，即於今日午後絞殺。行刑者爲藍格氏，平時充銀行小職員，今日戴高冠，着黑大衣蒞刑場，其酬金爲英金五鎊，但尚須撥出若干給其二助手，惟行刑之索，將爲所有。如遇收藏紀念物者，當可易金若干。賀爾士章白就刑前，與其婦作別時，猶稱述國社主義，當以頸就繯時，大呼希忒拉萬歲數次云。

叛黨逃鄰國均被拘

南斯拉夫京城三十一日路透電，奧國社黨叛徒暴動失敗後，由奧境退入南斯拉夫者已有三千五百餘人，刻均被禁於拘留營中。被南斯拉夫解除武裝之叛徒二千人，將遣往馬基頓，並無解回奧國之問題，至於叛徒乘以逃走之貨車及汽車等，或將交還奧當局云。又南斯拉夫京城一日電，頃又有國社黨員三百三十五人逃入南斯拉夫境內伏拉金地方，當經拘禁。國社黨叛軍在拉伐茂茲附近與奧國內衛團激戰歷三日半，嗣後正式軍隊馳至，携有重砲手溜彈等猛烈軍械，於是叛軍乃紛紛潰退。退入南斯拉夫境內時，乘公共汽車十八輛，運貨汽車十二輛，汽車六輛， 並携步槍四百枝，機關槍六架，刺刀五百柄，步槍彈六萬枚，及機關槍彈等，均經南斯拉夫當局繳去。當局並命將逃兵肩上卍字章一律除去，至目前奧國社黨員逃入南斯拉夫境內者共計九百零一人云。

嚴厲搜查國社黨員

維也納奧日路透電，奧政府已開始肅清國內外之奧國社黨。昨日會搜查京中數處，前駐義奧大使林德倫之住宅，亦在其列。聞會搜出叛變成功後組織新閣之名單，以林德倫任總理，哈鑾特任副總理，前與道爾夫斯合作曾一度任副總理之溫克勒長農部，阿爾平孟台恩鋼廠總理人波爾長商部，現已被捕著名之巴杜甫上將與瓦格湼將軍之名，皆見於叛黨之文件中。林德倫自擊之創，今漸平復，林氏揚言擬以所知關於叛變之人，盡告當局，果爾則有聲望素著之奧人若干，將不能托足於奧境。當局已就林氏所告知者，作種種戒備，內衛軍九人昨曾搜查德國官辦通訊社駐維也納代表亨男爵之寓處，既奪其手中所持之電話具，復以手槍相對亨氏，令說明慕尼黑與奧國國社黨近今叛變之關係，但亨氏不能有所說明。柏林已因此舉提出嚴重抗議，謂內衛軍擅自搜查實不合法云。今日奧國第一次正式詆責德國暗中援助一星期前奧國之叛變。今日奧內閣核准一公布文件，內謂在數週前德國已以指導奧國社黨之方略潛送至奧 ，上奧地利亞曾拘獲一人，其鞋中藏有密件，皆屬內戰之方略云。外交部某職員聲稱，外部對於是否接受巴本爲希特勒駐維也納特使一節，尚無決議，且不向報界對此事有所宣述云。

政府嘉獎戡亂軍隊

維也納一日哈瓦斯電 ，政府向各軍隊頒發佈告，謂欲以武力摧毀奧國軍隊及合法秩序之企圖，已歸失敗，撲滅叛徒之鬥爭，業已終止。今後政府當賡續前杜總理之政策，各軍將士所流之血，不僅爲奧國和平而犧牲，且爲歐洲維持和平而犧牲，蓋叛黨倘一旦勝利，則勢必引起災禍擾亂，戰禍勢將岌岌不可終日。政府認定救災紓難，減少失業，爲其最重大之任務，但使奧國負日爾曼民族之重大使命，俾在奧國國內日爾曼民族以及全世界獲睹和平，政府亦責無旁貸。其中奧國國內和平，尤關重要，凡以武器炸藥擾亂和平者，即爲殘害顛連無告之民，即與日爾曼民族之眞正利害背道而馳，其深譴之。政府茲代宗邦，向各將士致意，並申謝其戡亂之忠勇云云。

義首相對德之批評

羅馬二十九日哈瓦斯電，本日使者報登載一出自首相墨索里尼之論文。其結論略謂此次奧國事變中背後相接負責者，當知所儆怵矣。以武力對付強暴，以忠誠對付欺詐，以廉恥對付僞善，以軍隊紀律對付叛亂紛擾，此則皆義大利之功也。義政府已決定於必要時開拓軍隊，以保護友邦之獨立自主，此友邦對於墨索里尼之義大利信賴甚深者也。他國政府如主張外交交涉，義大利決不參加此已無待煩言，蓋德國政府食言而肥，已不僅一次，一切外交談判，輒藉端遷延時日，以淆亂各方面之主張與事態。柏林政府屢經允諾尊重奧國之獨立，並忠實合作 ，以謀其鄰國經濟之復興，今則如何。就最近數日中重大事變所得之教訓 ，德國政府果能向全歐洲表示遵守其約束否乎？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廿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起至二十三年八月二日止

（硯農）





大連會商後之外交

柴山殷同分返平滬

北平息，日使館武官柴山，於大連會後，與北寧路局長殷同，於二十五日同時乘船離大連，殷乘大連丸南下赴滬，柴山則乘長平丸於二十六日晚抵津，二十八日下午五時五十五分到平，下車後即由水關轉往日使館休息。據柴山在站語記者，大連會議僅爲會敘，並未有任何形式，此項會敘於二十四日晨宣告終了，結果甚爲圓滿。本人與殷局長同於二十五日乘輪離大連，殷乘船南下赴滬，轉赴莫干山謁黃委員長報告，本人則乘輪於二十六日晚抵津，在津躭擱一夜，即行來平，至大連會議內容，因未屆公布時期，故不能奉告云。聞柴山與殷同在大連分手時，對會商內容，曾約定雙方均不予發表云。上海二十七日電，殷同二十七日下午抵滬，訪唐有壬後，即乘末次車赴杭，轉莫干山謁黃郛。

殷同發表書面談話

上海二十七日電，殷同在輪次發表書面談話云：余係二十一日乘大連丸赴連，本日原船回滬，二十三，二十四日，與關東軍參謀副長岡村少將，關東軍第二課長喜多大佐，駐平日使館武官柴山中佐，會談二次，每次連用餐時間約五六小時。各報均載有大連會議之消息，其實僅對坐雜談，並無會議形式，既無議題，更無筆錄。至此項會議之動議，確係出自我方，因上次在莫干山與黃委員長及關係各位商議華北政治時，深感有將戰區內各種麻煩問題一掃而空之必要，故黃委員長囑余一行。至談話內容，因在向當局報告之前，不便發表。但此次會議，既係我方所邀請，則所談事項，當然爲我方所提出可知，約言之爲戰區內種種麻煩問題之清理也。舉其項目如下：（一）日鮮不良浪人之取締，（二）李際春石友三等部保安隊之整理，（三）新編保安隊之開入，（四）馬蘭峪東陵之接收，（五）日僞軍之撤退，（六）察東區域之整理，（七）大東公司之取締等，均一一有澈底解決方法。雖未能完全如我方期望，但確有進步，可無容疑。祇須黃委員長北歸，督同地方當局確立計劃，逐步實施，則戰區糾紛，必可一掃而空。華北局面，或可小康。取消停戰協定問題，並未正式談及，如果中國正式提議，彼方當無理由可以反對，惟此事應由中央通盤籌劃，不容輕率主張。通郵問題，彼方有此提議，余以非主管人員，且未有所秉承，故未予以答覆。余日內仍赴莫干山，將此行經過，詳細報告。余之復職，視黃委員長行止而定，余之入局，本係客串性質，完全爲朋友幫忙，黃先生而去，則余之幫忙總必幫到底，黃先生而不去，則根本既不忙迫，無所用其幫，亦即余高唱歸去來兮時也。茶淀炸案之線索，尚未有所聞，余認爲係俠義的愛國青年所爲，不過未認淸題目，未選擇手段，爲遺憾耳。至訪緝兇犯，乃軍警有司之責，余不預聞云。

殷同登莫干山謁黃

杭州二十九日電，殷同二十七日來杭，二十八日晨赴莫干山，九時半即赴黃郛私邸，報告大連會議經過，至晚始出。殷語記者：大連兩日會談，每日談逾兩小時，戰區困難，已局部解決，廢除塘沽協定，我方並未提出。中日鐵路聯運，現已中斷，平綏北寧兩路接軌，係我內部問題，

與日方不相干。日人之意，不但盼華北經濟合作，且進一步想作中日整個經濟合作之慾望。東陵馬蘭峪之接收，僞軍允撤退。長城各口建昌營撤河橋等處，日軍撤退尚無期。我新編保安隊九千名，即可開入戰區。至黃委員長北上日期，尚未談到，現黃正計畫接收馬蘭峪東陵事，由黃電令于學忠殷汝耕陶尚銘等，指示辦理。總之，黃能早日北上主持，則各問題更易趨光明之路，大局當可早日底定云。

唐有壬訪黃促北返

杭州三十日電，唐有壬二十九日由滬杭公路抵莫干山，上山已近下午一時，午膳後赴黃郛寓，代表汪敦促北上，並與黃及殷同商談華北外交事宜。夜十一時半始返旅館，據聞所談多爲戰區解決後之接收辦法，至黃何日北上，唐殷均云未定。唐或於今日返滬。上海三十日電，唐有壬午後返滬，言此行結果佳，黃殷仍留莫干山，北返期未定。唐返滬後即訪王克敏。王稱：黃郛辭意全消，但尙有事未了，故行期未定，本人月初北上。

中央開會聽唐報告

南京三十一日電，唐有壬三十一日下午抵京，四時許汪及葉楚傖各要人，在中政會會議室舉行談話會，聽取唐之報告。唐當將殷同在大連接洽經過，詳爲陳述，繼汪等對各問題復有商談。會後據唐談：殷此次赴大連，與日方商談華北急待解决各問題，日方覺殷氏態度誠懇，故於殷所提各事，均有相當結果。不過吾人不應因此遽抱樂觀，此後事將如何縝謀妥善實施方法，責任尤爲重大。殷北返日期未定，在彼擬待顧部長返京後，對路局事務更有所請示。至外傳日方提議華北中日經濟合作，完全不確。黃膺白自聆殷報告後，辭意確已打消，不久當可下山返任，惟北上前是否轉道廬山，尙未能定。黃在過去，雖抱消極，惟於打開沉悶局面之籌畫，未嘗稍懈，此種態度，爲負責之從政者所應有也。

黃郛將謁蔣後北上

杭州三十一日電，殷同談，黃委員長深感過去消極不當，决短期內北上，積極負責，下月初赴廬山，係應蔣委員長之約，即順道北上。王克敏氏來山，所商爲救濟華北農村辦法，將發行戰區公債五百萬，辦理農振工賑，並組農村合作社一千五百所，由農民自辦，不致爲豪紳操縱，計畫商定，將由王向銀行界籌借巨款，即可開始辦理。此外計畫改良政治，黃正擬具體計畫，至解决察東問題，必須訓練人材，派充地方官吏，方不致魚肉人民。多倫之李守信部二三千人，雖未由僞方收編，但受其津貼，我已提出辦法，（一）由日方收編之，（二）由我方派隊解决之，現正研究中。本人俟顧部長回京謁晤後，再北上復職。

蔣汪孔將會於牯嶺

南京一日電，一日晨中央會議，汪報告中日最近外交情形，並由唐有壬將黃郛派殷同赴大連會談結果，加以陳述。據外部人稱，黃郛北上，已不成問題，最近可來京，然後北返。聞汪電邀黃，下週同赴贛一行。孔祥熙一日午後赴滬，日內將由滬乘機飛贛。又牯嶺一日電，蔣偕夫人一日晨由南昌乘寨可斯機下午一時抵星子縣，三時抵牯，二三日內赴海會寺。徐永昌因尙有要公一日晨亦由南昌乘車於正午抵潯，由行營交際科長王毅迎接來牯。楊永泰定二日晨來牯，汪孔等亦定日內來牯。

汪談最近內政外交

南京二十八日電，二十八日晨，汪在行政院對記者發表談話：（一）廬山第二批軍官團訓練班約二千人，定八月二日開學，本人將於彼時前往，作一二日之講演，順便與蔣委員長晤談。（二）黃膺白不久可北上，殷同在大連，只商談（甲）戰區日浪人之取締，（乙）保安隊之調動，外傳會商通郵及經濟合作，絕無其事。（三）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已延期一年，本年决如期舉行，十月內擬先舉行中央執委會全體會議。（四）憲法草案，立法院議訂後，依照建國大綱，不必由中政會核議，國民大會明年必可召集，屆時憲法當交該會决議後頒布。（五）監委劉侯武劾顧孟餘部長，以喪權辱國等字樣，後經三監委審查，只指爲手續不合，不知該合同因事關外交，已經秘密備案。夫監察院彈劾案，實不應任意發表，故各常委提出補訂辦法。監察院與其他之四院，同向中政會負責，同時應受中政會之指導監督，五院之重要案件，莫不取决於中政會，有時或亦不予通過，乃爲至尋常之事。監察院彈劾案之應受中政會覆核，其理完全相同也。自監察院組織法變更後，監察院長不能抑阻彈劾案，且于先生自二月在滬養病，歷三四五六諸月，對於中央議案，亦多未詳悉，本人殊爲諒解云。三十日電，中央社記者，詢汪以最近外交內政上之諸問題，當由汪

發表書面談話如次：（一）北寧路局長殷同，此次往來奔走，其目的在謀解決戰區內各種糾紛，例如不良份子之驅逐及取締，保安隊之淘汰及整理等。此等問題若枝節，然戰區人民因此所受苦痛，實在不少，此次始得相當解決。至於其他問題，如經濟合作等，並未提及。（二）最近再派殷次長赴莫干山，催黃委員長速回北平，蓋關於外交之原則，固由中央決定，中央負責，而執行此原則，及就近處理一切已發生或可發生之糾紛，則有賴黃委員長之坐鎮也。（三）江浙皖省旱災迭至，而察哈爾綏遠等省又苦水災，關於旱淹之預防，固當注重根本建設，而爲治標計，莫急於調劑民食，及以工代賑，現正由財政實業兩部，妥籌辦法。（四）北平大學畢業生，爲職業問題，來京請願，政府認爲一極須注意之問題。蓋不特畢業生各個人爲服務社會計，當謀得解決辦法，而國家歲糜巨帑，養成人才，亦須分配得宜，使社會各種事業，得人處理也。從前經濟委員會，本擬於教育組內，設工作諮詢處，以期達人才統制之目的，現在或從速設立，或由教育部計劃設立，正在審核進行中云。

閩粵剿匪軍事緊張

大田一度陷於匪手

廈門二十七日電，共匪四千人，二十日竄入大田縣，圖擾永春德化。現泉州永春沈旅兵力不敷分佈，民心頗不安。菲律賓華僑團體電蔣，請令三十六師由閩西回防泉永。蔣鼎文二十七日晨由鼓浪嶼返漳，促進剿匪宜事。二十九日電，泉訊，陷大田赤匪，於二十三日退走，大田秩序漸復，永德人心已定。沈發藻在德化督剿股匪，陳公亮破匪巢大正寨，匪死傷及被俘者甚衆，陳生死不明，沈定二十九日返泉，令五一七團向大田游擊。三十日電，大田匪係彭德懷部，現退距城百里永安邊之三堡，沈發藻派赴大田游擊部隊追擊，沈二十九日自德化回抵泉州。又訊，此次匪竄大田，志在掠鹽，分爲三路，左右侔犯沙縣永安，中路入大田，故入城五日，旋即退走。犯沙永之匪，原爲掩護，被迎擊亦同退走。當局有調沈發藻旅移閩東剿匪訊，保安陳佩玉團令接防泉州訊，軍息，第九師駐連城隔川，赤匪連日反攻隔川甚烈，均被擊退。三師駐朋口，八十三師駐梁福山，三十六師駐新泉，八十師駐龍巖，爲總預備隊。

匪再陷水口及白沙

二日北平外人接福州消息，閩省有共匪一二千人，沿閩江前進，三十一日下午五時占水口，三十一日午夜，又占白沙。並傳尤溪亦被占，截至目前，閩江區域外人尚無危險象徵，但各國領事及海軍方面已有密切聯絡。據廈門二日電，軍息，赤匪三日前陷尤溪，向水口竄擾，駐省八十七師二五八旅調防水口，駐泉二五九旅奉令即日開福州，一日晚已有一團開省，藉固省垣治安。馬鴻興團調防泉州，一日奉令在平和漳浦集中待發，陳佩玉團自延平調泉，三四兩日可到。又此次竄擾之匪係彭德懷部，自長汀竄出，一部側趨連城小陶香寮，轉大田，竄尤溪，沿途糾土共不少，一部入德化境云。又電，赤匪圖由德化擾永春・南安・安溪，利用土匪，到處騷擾。泉屬洪瀨一日晨有匪三路來，襲入市街，保衛團倪營黑夜抗戰，天明六時始擊退，向小羅溪竄去，泉永德汽車路兩日中被匪焚橋四座。

永新匪部退高家山

南昌二十七日電，據永新蓮花等縣之偽十七・十八兩師，現全部退竄高家山一帶，西路彭王兩師，正由永新追擊。而五師復沿河繞攻，股匪已被重重包圍中，肅清期在邇。

偽十六師回竄贛西

漢口二十七日電，偽十六師殘部，自經徐匪彥剛率領，回竄贛西北武靖修奉邊境後，被我鄂南追擊部隊，跟踪追剿，於奉新屬之塘埠龍邱等處，擊斃百餘。本月二十二日，我便衣隊復在大紀高山搜剿，將該匪之四十六團約三百餘人擊潰，斃匪數十名，傷甚多，俘獲二十餘名，獲槍二十餘枝。匪首郭子明，頭部被擊重傷，現該匪已化整爲零，潛伏深山，仍由國軍積極搜剿，不久當可消滅。

會昌匪部猖獗益甚

香港二十七日電，葉匪劍英，二十五日夕率匪數千，乘八師與獨立二旅換防，襲筠門嶺，與葉壽亮團劇戰數小時。歐陽據報，派兩營赴援，再戰敗時，匪始潰退。又南昌二十九日電，現會昌赤匪頗猖獗，更欲

偷渡章水，擾亂國軍陣地。粵二軍長李揚敬，特飭七師全部，在白渡章河沿岸一帶佈陣，並加築碉堡，及禁止船隻來往，所有橋樑悉加毀壞，以阻匪來路。同時日夜增派隊伍防守。

崇通邊匪已被擊退

漢口二十八日電，潛伏崇通邊區之偽獨立營數百人，突於日前竄擾崇陽東北之小黃沙蔡家沖一帶。馮師聞訊，當經派兵馳剿，於二十四日上午，在小黃沙地方將該匪擊潰，計擊斃偽營長趙榮山一名，斃匪百餘名，餘匪狼狽逃竄，現正追踪窮搜中。

南疆之亂已戡定

新省軍事告一結束

迪化三十一日電，省軍自克復喀什，殘匪即潰竄和闐，現已全部繳械投誠，均經遣散，南疆戡定，新省軍事已告結束。盛世才委馬紹武為喀什區行政長，劉斌為該區警備司令，積極辦理善後，解除民衆痛苦。哈密方面亦已派遣重兵，扼要駐防，現已籌備一切，以期早日恢復交通。

東鐵交涉又陷僵局

廣田提議完全失望

東京三十一日新聯電。廣田外相為一舉而解決年餘之東鐵出售問題之日「滿」俄間懸案，於二十三日提出最後的調停案。「滿」方對此雖以負擔過重，但因廣田調停，遂聲明承認。故蘇俄之回答，關係成敗重要關頭。而駐日俄大使於三十日回答廣田外相之內容，完全相反。對於廣田之調停案，毫未置意，並另提出別個對案，使外相大為失望。因而明春再開之東鐵交涉，自必遭遇暗礁。故多懷疑俄方出售之誠意，一方並看出其為俄國式之拖延政策，而使自方作有利之解決，廣田雖另希望俄方重加考慮，倘再不能調解，則斷然拒絕斡旋之勢，而使俄「滿」直接談判，以示強硬之意。故今後俄方態度如何，則東鐵之出售交涉，難免不陷於決裂之途。

俄大使訪廣田

東京三十一日電通社電，駐日蘇俄大使尤列涅夫，於昨日下午三時訪問廣田外相，謂俄方礙難完全接受關於出讓中東路之調停案，並另行提示俄方新案，其內容雖屬較諸從來之俄方提案稍行讓步者，但與所謂廣田案則相差尚遠。因之，廣田外相認為碍難應允，並謂日前提示者係屬最後案，故俄方若不予接受，則殊無再作此種斡旋之餘地，而希望俄方重加考慮。然俄使則避予確答，而於下午五時辭去。顧就各方面情勢觀察，俄方對於本問題，似將更加以適當的考慮。

日電又傳軍事緊張

東京二日新聯電，俄「滿」國境之赤軍移動，自滿洲事變以來，突呈活狀，使日「滿」俄三方異常注目。最近之夏期演習，尤極猛烈，其誇稱俄軍精銳之機械化學兵團之演習，最尤甚。頃據二日由某處來電云，前日十五日在黑龍江上流，呼瑪縣附近之住民四百名中，有一百五十名突然受對岸飛來之毒氣而中毒，侵腦或侵胸者不等，而熱度則高至三十八度或四十度。「滿」方對此「國境」無辜住民，受此荼毒，立即着手實地調查。據調查所判明者，為國邊境之俄軍，於該日演習毒瓦斯，其餘波飛及滿洲方面，而突受此害。

日電謂俄侵入滿界

哈爾濱二日電通社電，俄方近將在綏芬河東甯間，俄「滿」境之第十七十八兩「國境」標誌，故意向滿洲境內移動，並由俄方保安隊，命居住第十七標識附近之滿洲人民，立即遷讓。因之，駐哈「滿洲政府」外交部特派員施履本，現照「政府」訓令，向駐哈蘇俄總領事史拉烏次基，作要求停止此種侵略行為，並保留其將已被移動之標誌，仍移回原位置的權利之通告。又電，駐哈蘇俄總領事史拉烏次基，於三十一日下午三時，訪「滿洲政府」外交部特派員施履本。謂俄機並未飛入綏芬河方面，俄兵亦無侵

入滿洲里方面情形，故蘇滿方此類抗議，毫無根據。





德總統興登堡薨逝

歐戰名將德國大總統興登堡氏，於本月二日薨逝，時適歐戰開始之二十週年，茲當歐局杌隉之際，忽喪此一大軍人政治家，舉世震悼。德內閣急緊會議議決將總統與總理二職合併，由希忒拉攝德國元首，今後之德國獨裁政治將益澈底矣。

興登堡病中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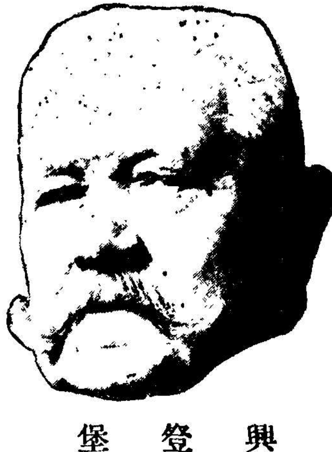
柏林三十一日路透電，德總統興登堡病勢危篤，隨時有溘逝之虞，總理希忒拉接總統病篤訊，即由貝魯特回京，而於今日召集內閣會議。據紐台克路透訪電稱：興登堡總統病篤消息突如其來，衆人驚愕，蓋兩日前猶有人見其步行於其家四周之場地，並偕其媳駕汽車繞行紐台克而遊樂也。今除四男醫診治外，著名女醫士裴迦雞教授在其左右。總統之病固在攝護，但氣喘頗甚，體之一部初痲木不仁。總統約在一星期前，稍覺不豫，初無大礙，但此老自恃體健，不喜醫藥，醫士有所戒告，輒不之從，某次曾令其主要醫士離室，祇以痛苦過久，不得不受醫療治，而臥床咀咒一般醫士，吵嚷不休。今日正午，總統微進食，脈搏佳，午後病漸轉劇，似難有痊望，今夜九時，病狀無變動，醫士未續發報告。德意志日報今日被禁發行，顯因載有一文，謂興登堡總統如有不諱，宜由希忒拉繼其任所致云。

希忒拉趕往探視

柏林一日路透電，希忒拉今晨率隨員飛往紐台克謁興登堡總統於病榻，總統現瀕危，其家人均已抵紐台克侍疾。總統別墅警衛加嚴，午達極度，凡步行或乘車往紐台克者，均須受嚴密之盤問。今已公報稱，總統病勢無變化，希忒拉將於今夜返柏林云。又紐台克城一日哈瓦斯電，今晨八時半各醫生聯名發表興登堡病狀報告，略謂昨夜總統雖安眠，本日神志雖仍清明，但體弱益甚，熱度無，脈搏較弱云。

薨後希忒拉攝元首

柏林二日路透電，德總統興登堡今晨薨於紐台克別墅，年八十有七。按今日侵晨醫生報告總統虛弱愈甚，已入昏迷狀況中，勢不能延過今日。晨五時興登堡之子媳等皆被召至病榻之側，聞總統遺囑葬於紐台克住宅附近之公墓中，俾長伴其父母，大約將在柏林或丹倫堡舉行國葬禮，然後即在紐台克依其遺囑安葬之。總統逝世後別墅即懸半旗，時為午前九時，新聞記者見之，即電傳於外。德內閣召集緊急會議，通過將總統與總理兩職合併為一之法律，希忒拉總理乃即榮任總統之職，此後希氏或將改稱德國元首。國社黨領袖已諭令黑衣隊與挺進隊及其他一切政治機關，服喪半月，全國文武官員亦然。普魯士邦若干軍隊曾以興登堡總統為其長官者，則將服喪四星期。所有播音節目皆於今晨九時三十五分突然停止。宣傳部長戈培爾乃由播音無線電台將總統噩耗通告全國，約半小時後，戈培爾復借電台通告，舉行國喪及服喪等詳情，並報告內閣所通告之新法律。後由音樂隊奏著名「余有同胞」之軍歌。報紙更出黑邊特刊，對於已故總統備致褒詞。各公共機關皆下旗誌哀，戈培爾在其廣播演詞中代表閣員對於總統


興登堡

深致景仰，謂已故總統之一生事業，光榮正直，為祖國永不能忘。德國常備軍總司令白倫堡將軍諭令海陸軍服從希忒拉，而挺進隊新領袖勞賚亦對其部下陳述興登堡之功德。德廢皇聞耗，即從道恩致電弔慰興登堡之子。希忒拉既就總統職，當然為陸軍大元帥，前為軍曹，今乃為陸軍領袖矣，雖其就總統位未曾得國民之同意，並與憲法抵觸，但希忒拉似可得全國人民與陸軍之擁護。興登堡逝世之日，適為大戰發生二十年紀念日興氏現年八十六歲九個月，其父逝世時，亦同此年齡，可謂巧矣。紐台克別墅現仍有國防軍保護，有欲入別墅者，輒為軍警所阻，雖新聞記者亦然，截至今日午後三時三十五分為止，關於興登堡最後臨終情形及其最後遺言之消息皆未公布。死後數分鐘內，電報與電話完全為官場所獨佔，而官員乘車疾駛，各處奔馳，其有重要工作，亦可顯見云。

各國元首之弔唁

柏林二日路透電，興登堡總統之遺骸安置床上，面目如生，雙手相抱，室中黑暗，僅有燭光，兵士四人守護屍旁。明日將舉殯。衆料希忒拉等閣員及陸軍高級人員明日將前往，作最後之一會，但民衆可否入內一覩遺容，則現未決定。總統家屬請親友勿送花圈，移其款以恤貧。又電，今日午後三時半，官場宣佈已故總統興登堡定八月七日舉殯，其地點大約在丹倫堡，政府已諭令全國服喪半月，並諭令各處懸半旗至舉殯日為止，耶教堂與天主教堂每日鳴鐘一小時。從今晚八時起各娛樂場音樂全停，在八月七日以前公共宴會一律停止，以示哀悼。又電，興登堡總統之逝世，已引起奧國之深切印象，奧人素崇敬其人，並認其逝世為德國歷史中一個時代之終了。德總統繼任人物之問題，與奧國極有關係，奧人頗以德國時局中含有使人擾攘之潛能性為慮。法國負責各界聞興氏噩耗後而立即發生之反應，為對於一代偉人軍事上與政治上之能力深致景仰，其為國家柱石之威信，尤為人所稱讚。巴黎負責方面雖承認興登堡之死，將發生政治上重大關係，但不願對此事表示意見。

倫敦二日路透電，今晚各報皆以多大篇幅登載已故德總統之死訊，英報對其韜略，備致欽佩。而對其衰年出任國家艱鉅之愛國精神，尤深感嘆，咸以興氏常制止國社黨過激之行動，而其勢力常趨向於溫和方面。英皇得訊後，首先電致興氏之子弔慰，並謂興氏軍人與政治家之德性，定可使興氏在德國歷史中佔一榮譽地位。駐德英使斐浦士新近返英，今日趕赴柏林，以便代表英皇參加殯禮。

與希忒拉最後會談

柏林二日路透電，今日侵晨醫士已拋棄延長德總統興登堡壽命之希望，德總統刻已垂危，隨時有溘逝之可能。昨晚內閣開會準備後事，紐台克現已與外界相隔，總統寓所周圍由警察環護，附近空氣寧靜，任何人民均不准前往探視，除官場者外，電話亦不准使用。但德國人士對於總統病況知之頗詳，各界人士均以總統狀況為談話資料，可見德總統之深得民心。總統之家屬即子媳女公子及孫輩，現均環伺榻前，興登堡總統昨晚尚與其家屬談話，並言及秋收，後乃病勢增劇。醫士曾開會議，以為施行手術，或可保全總統壽命，但後以興登堡總統衰弱已甚，故拋棄此主張。衆信德總統曾電致德廢皇，表示忠悃，昨日政府宣布總統將逝之消息後，謠言紛起，有謂德總統業已逝世者。更以內閣昨召集會議，致謠言愈為人所深信，但紐台克別墅仍未下半旗，而政府亦未有延遲宣佈總統逝世消息之理由也。昨日總理希忒拉與興登堡總統密談一小時，當時無人在側，故其內容無從證實，但信繼任總統問題必曾討論及之。希忒拉擬以總理兼攝總統職，俾成立絕對獨裁制，但衆信國內正式軍隊必反對此舉也。

興登堡之略歷

興登堡於一八四七年十月二日生於波森，其祖先皆屬軍人。彼誕生時，其父任步兵第十八團副官，其母亦為軍官之女，一八五九年入瓦西斯塔軍官學校，一八六五年四月七日任步兵第三團副官，一八六六年首次參加普奧戰爭，頭部受傷。氏宗教信仰甚深，剛果祥和，在各次戰役中，

已充分表現之矣。一八七零年普法戰爭開始時，任該團第一聯隊軍曹，不避槍林彈雨，冒險應戰。一八七三年入軍官大學，任職參謀本部，同時升隊長。後遷斯鐵汀第二軍團總部任職，在該地與史柏令將軍之女結婚，產一子二女，大戰中其子與女婿二人皆服兵役。一八八一年被派至王堡之第一師任事，受維爾德將軍之影響甚深。一八八九年至軍部任事，旋任步兵九十一團團長，氏常鼓勵其部下，練習騎術。一八九六年任第八軍團參謀長，一九零五年升第四團團長，一九一一年退職。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被詔再起，任第八軍軍長，魯登道夫任彼之參謀長，一九一六年任德軍前線總司令，仍以魯登道夫爲參謀長，於是漸與政治發生關係。一九二五年德總統愛培脫逝世後，被舉爲總統，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復以六百萬選票之多數，連任德國元首。氏天性忠厚慈祥，剛毅勇果，不偏不黨，誠一模範軍人，故極受人愛戴，德人聞此死耗，宜乎如喪考妣也。

興登堡之手筆

由內部和平而恢復國力　下爲興氏之簽名式

歐戰開始廿年紀念

柏林一日哈瓦斯電，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皇威廉第二下總動員令，是爲歐洲大戰之開始，至今日適滿二十年，德國國防軍特於本日在柏林林登下街舉行陣亡將士紀念碑揭幕禮。民衆向國防軍表示熱烈之同情，軍隊在紀念碑前高舉國旗，演奏軍樂，整隊遊行，觀者如堵，咸向軍隊歡呼。各報均登載專論，以示紀念。衝鋒報評論，謂二十年前有人以種種手段播散紛亂之種子，以中傷吾德國，壓抑吾德國，實則德國除保護其尊榮與獨立外，無需他物。今亦猶然，今日全國人民即係重行抵抗二十年前所用之此種手段云。

衝鋒隊員減爲百萬

柏林一日哈瓦斯電，國社黨之褐衫衝鋒隊自六月三十日事變後，經下令給假一月，此項命令於本日滿期，本日街上衣褐色制服行走者仍寥寥無幾，可見衝鋒隊員雖已獲得穿着制服之允許，然其熱誠則已大見減少。衝鋒隊內部改組，原定八月一日完成，但今則甫經開始，蓋實行肅清內部，困難甚多，不易解決也。衝鋒隊員嗣後當一律爲國社黨黨員，衝鋒隊現有隊員三百萬人，將減少爲一百萬人，目前經濟社會危機四伏，遣斥之二百萬青年勢難安插，於國社黨損失殊多。

日新閣之外交方針

岡田拜訪西園寺

東京二十七日新聯電，西下中之岡田首相，二十七日夜宿於沼津，二十八日赴御殿場拜訪西園寺，報告組閣經過，及聲明之十大政綱，以及官紀振肅等問題，並對於此後之政局處置方針，與軍縮會議之日本政府方針，予以說明，以求園公諒解。岡田此次訪問西園寺一行，對於今後政府對於時局之處理方針，自必益加穩固，故各方對此頗注意。

新閣努力打破難關

東京二十九日新聯電，岡田首相受西園寺公爵之激勵，已決心努力其政策具體化之工作，國內方今適值北陸及朝鮮台灣之水災救濟，及旱魃爲虐，蠶價暴落之農村窮困等對策，異常切迫，十月再開之軍縮預備交涉亦將屆時，如何調整其財政國防政策等等，前途頗積滯國內外之重大問題。一方中央蠶絲會於二十八日召集委員會，決議各要案，向政府請願，政友會亦有利用此問題之空氣，爲召開臨時議會以蠶絲及米穀之根本對策爲前提，頗難得成案。然而岡田首相，在三十一日之閣議席上，當必報告與西園寺會見之顚末，而協議當前之問題，其如何處理該等難局，極堪注目。

編製新預算之困難

東京二十九日電通社電，昭和十年度預算編製之難點，與其謂在業已大體明瞭之軍事費，毋寧謂在應於昭和九年度截止之時局匡救費。因之大藏省方面，現決採如左之編製方針，一，允許其對於因天災及其他等而極感困難之地方，列入此種預算。二，以適切行匡救事業爲條件，而自

昭和九年度起，採取削減上項預算之方針，並於昭和十年度預算中，承認軍事費及匡救費以外之新要求額。三十日電，關於昭和十年度以降之陸軍預算，因須充實航空兵力，故無論如何節約，亦難望使之減至昭和九年度程度以下。因是林陸相及陸軍中央部，以鑒於刻下國內一般情勢，而頗以此事爲慮，且考慮其當如何使財政與國防相調和之法。但陸軍方面，現仍堅信當國家處於非常時期之際，亟應謀足以保障國防安全之最少限度的兵力充實，故多主張當一變從來所採國防與財政之消極的調和主義，換言之，即依財政現狀而限定國防費之方針，而積極的改善財政稅制之刻下機構，並另求國防財源，而期克完成安全的最小限度之國防，以資樹立國家百年之大計。

岡田對外重要談話

東京三十一日新聯電，岡田首相在三十一日午後二時半首相官舍，招待在京外人記者團席上談話大要如左：今觀世界情勢，各國在政治經濟思想上，均有不少之動搖，其國際之關係，亦甚不安，且今日之歐洲國際關係，較二十年前世界大戰尚有危惡者。然而吾人得盡其一切手段，以恢復國際關係之平調，在萬邦協和之精神下，維持確保世界之和平。對於「滿洲國」，日本始終以全副精神而援助之，今後亦當必同樣爲發展而竭力支援。中國之治安在東亞之政局上，有重大之影響，故爲日本帝國所最關心者，日本爲東亞和平，維持秩序，以及貢獻文化，負有重大使命。對於俄國之關係，特別予以愼重考慮。與美國之間，現無何種懸案。至與英國之關係，已維持傳統的親善關係，其他諸國。要皆維持友好關係，無何難解之問題，近來各處發生通商之糾紛，惟對此，須以互讓之精神，始可調整。列國如充分認識日本帝國在東亞之地位，及諒解帝國在東亞有和平之安定力時，則東亞之諸問題，及海軍問題等之解決，當非困難，而帝國全能相信貢獻於世界和平之增進。

軍部對滿新方案

東京一日新聯電，岡田內閣以確立對滿政策爲一大使命，目下外務·陸軍兩省，對此均各着手具體的立案，將達完備，故在二三日內，由駐滿大使館參事官谷正之氏，携帶軍部外務之駐外在滿書記官之綜合的意見書，歸國務商。因而外務陸軍關係各省間，近將召開對滿國策統一之協議會，至切望對滿國策之樹立者，即因從來之關東軍，駐滿大使館，關東廳，爲遂行我國策之機關而存在，但遇事則發生障礙，對於政策實施上，往往不能達到所期目的，而有弊害，故多醞釀解消三位一體制，而確立二位一體。今日陸軍外務兩當局意見之一致者列舉如下：㈠解消三位一體使對「滿洲國」政策之遂行，以關東軍與駐滿大使館爲之。㈡關東軍，担當「滿洲國」國防上之一切責任。㈢關東廳之權限縮小至關東州內之滿鐵及其他機關之監督，純係一地方之行政官廳。㈣在「滿洲國」內之滿鐵事業，東拓，及其他特殊會社之監督，或警察等等一切，均屬於外務大臣管轄之下。若前述各項能實現，則拓務省，凡關於滿洲者，只得退却至關東州內，因而治外法權之撤廢，滿鐵附屬行政權之收回，由二位一體之實現，將漸進的以趨解決。

日政府持反對意見

東京一日新聯電，近日晉京之駐滿大使館谷參事官，其携行之關東軍現地改革二位一體案，頗受各方注目，該案如一旦提出，同時當必從速着手改革。故政府之態度方針如何，最感興味，政府現尚不知提案內容如何，果眞如報紙所載相同，則政府持下記見解：三位一體之駐滿機關，係昭和七年設置，因無何最善方策，故特考慮「滿洲國」之情勢，與國際情勢而設立，早晚自當設法予以改革。如果如此次報道之關東軍現地案，則政府認爲「滿洲國」在建設後，漸次完備，因鑑於須要行政官之手腕甚大，故對於縮小行政官之關東廳權限於最少限度，在岡田首相存在拓省之必要上，實爲反對。如其改爲二位一體，則不如設立現行三位一體當時之原案，所謂滿洲統監府案，爲最適當。惟由國際形勢及「滿洲國」之情勢觀之，統監府之設現尚未至其時，以上政府雖無何具體的意見，但關東軍若提出現地案時，則必與關係各省愼重考慮。

近衛文磨自美返國

東京一日新聯電，貴族院議長近衛文磨公爵，與留美之文隆君同伴，於一日[illegible]午到橫濱。近衛在美國與羅大總統以下各方要人會見，親自視察美國之動向而返國，故於日內將與岡田首相，廣田外相會見，關於對美外交工作上，作重要之建議。再駐法大使亦同船返日，該大使歸國目的係爲協議來年之裁軍會議，因而目下歸國中之駐美齋藤大使，以及其他裁

軍關係要人，此後更當往來瀕繁，並同時預定開會，協議對策。橫濱電。近衛公爵船中對往訪之記者談話如下：此次赴美完全爲私事，無政治意味，在美國關於日俄戰爭有種種的質問，在華府雖與羅大總統以下多數人會晤，但完全爲形式的。關於軍縮問題，因未遇有全面的智識者，故未能聽得具體的意見，對於軍縮會議之政治家名士等意見在目下未必爲一致。對於滿洲問題中國問題等認識與余所想像者，頗有相當距離 。美國人之中，認爲世界大戰後之和平機構，因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國際聯盟脫退等事，而被日本破壞者，亦相當有之。好似美國以爲日本將獨占中國而驅逐外國勢力同樣的誤解，然而原則上日美間實無爭執的原因，由和平工作求諒解，當能使兩國親善。

駐法使歸國謁廣田

東京二日新聯電，一日歸國之佐藤駐法大使，於當日晚間訪問廣田外相，以法國爲中心之對英德義之關係，與緊迫之歐洲國際形勢，有所報告。其中對以海軍會議，法國之態度特別予以說明。廣田外相並以日本對「滿洲國」今後之政策，及對海軍會議之海軍，外務兩當局之見解，向佐藤懇談。此次佐藤之報告使混沌之歐洲政局，予以明確之論評，於日本對於軍縮方針之確立上，得莫大之貢獻。再大使在一二日內，當與大角海相會見，陳述所信。據聞廣田外相在近日中將召集近將歸國之駐滿大使館谷參事官，及目下滯京中之齋藤駐美大使等，舉行重要懇談。

外務省首腦部會議

東京二日新聯電，歸國之佐藤駐法大使及松島前義大使於二日午前赴外務省，在次官室開首腦部會議，重光次官以下東鄉・川島・堀內・栗栖・栗山・天羽各局長列席，對於最近歐洲國際政局之動向，及其對策之日本當前各種問題等互有報告。㈠因滿洲問題，而脫退聯盟之日本，其後大體未受何等非難，尤以歐洲之非難者最近幾等於無。㈡關於軍縮問題，法・義・尚未對英作正式交涉，故只能作一二三之預測的觀念。㈢特强調日本之國際協和外交。㈣對於躍進之日本商品，列國均採取共同的定額制防止策，故此際尤應以輸出統制，生產統制之國策，而善處之。

美日對海會之主張

岡田談對海會主張

東京三十一日新聯電，今日午後二時半岡田首相與在東京外國記者會見 ，其問答如下：問（記者問）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閣下抱何種希望與期待，可否簡單的告訴我們？（岡田答稱）裁軍一事，爲極良之舉，惟保持大海軍力之國家，得特別先削減纔行。問：海軍問題日本所要求者，爲與英美之均衡，換言之閣下所言者即英美之大海軍予以削減而與日本平等的意思麼？岡田答：那様的急激變化，尚不至於。問：既如此，那麼用何種方法去削減呢？答：如破壞自尊心之比率主義者爲不可。問：日本於本年末是否通告廢棄華府條約。答：廢棄之可否，現在考慮中。問：日本若以比率主義不可，則用何種方法？答：有別的適當方法。問：有那樣的好方法麼？答：那種方法現在以總理大臣的資格，尚未到發表的時候。問：想使裁軍會議成功麼？答：以我的意思希望成功。問：裁軍會議的決裂能使日美建艦競爭麼？答：決裂等等尚未考慮，惟最好希望成功。

美對岡田演說樂觀

華盛頓一日哈瓦斯電，此間人士承認日本岡田首相最近演說，日本態度，確已較前妥協。因此美日間海軍協定，已漸可樂觀 ，惟另一方面，美政府仍當繼續實施海軍造艦程序，以使美國海軍，達於現行海軍條約所許可之限度，不至因此中輟，則自屬無疑。且日本如堅强要求變更現行三國海軍比率，則美國亦將要求有權在太平洋美國各屬地方，設置海軍根據地。美國現在進行防護亞拉斯加與阿雷地安師之種種準備，即爲此種政策之具體表現。一般人以爲日本在太平洋之遠東部分，即令不佔獨霸地位，至少亦已與英美相等，倘再行變更目前之五五三比率，則將使日本可用以進攻他國，其危險殊甚。因此海軍部長史旺森宣言，謂吾人如拋棄海軍現行比率，則吾人將不知止於何極，就余意見，吾人不能使日本海軍與吾人平等，吾願美國海軍不能遜於任何國家云。又英代理首相包爾溫在下院演說，有英國國界不在杜佛海岸，而在來因河上之一語，有人舉以詢問

史氏。據英訊：英國邊陲自當較吾人之領土更爲遼遠，吾人決定力加保衛云。

史旺森談縮減二成

華盛頓一日新聯電，美海長史旺森，一日與記者團會見時，言及岡田首相之海軍政策，及其他問題，特表明美國政府，依然有維持日•英•美三國間之五五三現行比率之意向，並反對日美兩國海軍力之均等，對於各種艦艇之一般主張實行裁減二成。惟該主張，史氏特言明爲個人之意見。記者團問稱：岡田首相不已言明反對比率主義乎？而史氏答云：余之立場，始終未變，世界之海軍國代表集合倫敦，當時均認爲適當而配分其海軍力也。海軍力係相對的，若改訂現行比率，則情勢又當如何，相信不至使日本海軍，容許其與英美兩國均勢，此未免完全爲片面的要求，余始終所反對者，故任何時不至使此確信而有變更。記者團問一九三五年海軍裁軍會議，將至何種程度，史氏則避免推測而未置答。記者團又問：若一九三五年會議失敗，則將實行無限制之建艦競爭乎？史氏則引出其得意之無敵海軍論答稱，至彼時看其情形如何再論，惟余依然確信有建設第一位之海軍之必要。又電，海長史旺森發表之二成縮減論如下：余以爲廢棄艦齡超過之艦艇其二成可停止建造代艦，二成（即百分之二十）縮減案，雖尚未與國務部協議，但在公開聲中及報告書上，已勸告採擇該案，如實行縮減各種艦艇之二成，則美國現在一時不能着手建艦。然而日英兩國之海軍力，均充實至華府倫敦兩條約之限度，故兩國政府當在現存艦艇中，作現實的縮減。

日本表示反對意見

東京二日新聯電，美海長史旺森與新聞記者會見時，主張在現行比率五五三存續之方針下，表明代艦建造縮減二成案，日本海軍當局之見解綜合如下：㈠該二成縮減案，係昭和七年六月在日內瓦一般軍縮會議時，胡佛大總統提案之各艦種全般縮減三分之一案，同工異曲。縱使艦齡超過之代艦建造縮減二成，而五五三之比率依然存續，故日本政府則斷難承認。㈡又艦齡超過艦數，美國較日本甚多，故即縮減二成，則所受之打擊極小，而日本非廢棄新銳艦不可。㈢日本政府在下次軍縮會議所要求者，已屢次聲明，在軍備平等權之確認下，確立國防安全觀，因而華府倫敦兩條約所定之五五三比率爲不合理，故特強調廢棄比率主義。

英義預談海會竣事

倫敦三十日路透電，英義兩國爲準備作關於來年會議之正式海軍討論起見，今晨在外交部開始初步談話。其主要代表爲義國海軍專家畢斯西，與國聯永久顧問委員會之英海軍部代表斐賴斯，今日討論之結果，據謂殊友好而滿意云。當時並未涉及義國擬重建造三萬五千噸之戰鬥巡洋艦兩艘問題，蓋以此事不在目前談話範圍以內也，談話似可於明日完畢，英義正式討論似將在九月杪左右舉行。三十一日哈瓦斯電，今晨義大利海軍專家畢斯西，與英國海軍專家外務兩部繼續談商，已告結束。談話範圍，限於海軍技術問題，即華盛頓倫敦海軍條約滿期後明年海軍會議所討論之問題。例如，(一)各種軍艦之砲位，(二)軍艦年齡屆滿當予以替換之清單，(三)海軍軍備限制問題，內分(甲)總噸位之限制，(乙)分類噸位之限制，(丙)砲位之限制。畢斯西氏此行僅有咨詢性質，重在本年秋季海軍預備會議籌備一切。至於義國最近決定建造三萬五千噸之主力艦兩艘一問題，並未提交，蓋此項軍艦係華盛頓海約所許，目前所可討論者，惟建造之舉，是否適合時宜耳。雖然此層屬於政治性質，絕非海軍專家所得過問，此際自無討論之可能。

包爾溫演說防空線

倫敦三十一日哈瓦斯電，昨日代理首相包爾溫在下院所發關於空軍擴充程序之演說，中有英國之天空界線，不在多佛海之斷崖絕壁，而在萊因河上云云。一般人認爲係屬對於德國所發之一種警告，又通篇演說之若干段，似均明示奧國事變發生後，英國對德實多疑慮之處云。倫敦各報評論包氏此語，認爲一九一八年以來，英國說明外交政策最嚴重最中肯之詞句。又比京三十一日哈瓦斯電，昨日英代理首相包爾溫在下院發表關於空軍擴張程序之演說中，有一語謂苟吾人念及英國之國防則已不在杜佛海岸之懸崖絕壁，而在來因河上云。比國方面聞此一語，大爲快慰，各報均加以揭載，各報並謂兩週前西門曾堅決表示比國之領土完整爲英國安全之一要素，今尤甚於昔云。今包爾溫之演說，更大足增加西門一語之效力，各報咸謂比利時於緩急之際，必能根據洛迦諾條約，獲得英國方面之保障云。

美朝野咸主張造艦

華盛頓二十九日合衆社電，美國海軍會新主席梅席君今日就職時稱羅斯福總統「大海軍」政策，將足使外國對美國外交加以尊重。梅氏稱，美國近年來築艦工作因有耽擱，明年海軍會議時，美海軍祇居第三，英日於明年則均可造滿條約限制云。又紐聯電，羅總統訪問夏威夷途中，在賀斯頓巡洋艦上，表示充實美國海軍一事，美國海軍聯盟於二十九日發表聲明書，特强調有擴充海軍至華府倫敦兩條約權限之必要。聲明內容如下：羅大總統表明擴充海軍至條約所定之最高限度之決心者，可謂之適合於機宜之處置，惟事實上美國海軍力頗劣，尤以近代艦遠不如日英兩國，故在一九三五年海軍裁軍會議時，只得甘受近代的艦艇，落於世界第三位之貧弱地位。現建艦計畫已經議會之審議，羅大總統亦予以承認，只對於如何實行海軍充實案，尚未規定預算。然而現行海軍條約，在未次海軍會議是否繼續，或修正，或廢棄，雖不得知，但大總統在任何時，均主張整備美國近代的艦艇，而表明決心。因此，目下之急務莫過於繼續完成建艦。三十日電，海軍部長史旺森今日表示極端贊成美國海軍協會新任主席梅席所發表之主張。史氏稱「按一定程序建築海軍，及建造足用之商用輪船，實極重要，此外海軍人材亦不可使之缺乏」。史氏於報告中稱截至七月一日止，美海軍人員共有八萬二千五百名，按效率計，祇得百分之八十三。海軍協會曾聲稱美國于明年加入海軍會議時祇佔世界上第三位，史氏對此說亦贊同云。

法德商約簽字

巴黎二十八日路透電，法德商約今日已在柏林簽字，聞此約將成立法德貿易清算所之原則，以保障道威斯與楊格借款之每月償還云。

簽訂協定之內容

柏林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法德商業談判，自六月二十二日開始後，現已簽訂協定數種，於八月一日起，發生效力。(一)貿易住居航海條約，係就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之法德商約主要部分改訂而成，係供長時期之適用。(二)法德貿易交換辦法，規定至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此項辦法，規定兩國相互限制進口數量，辦法稍見改善。(三)設立兩國商業票據交換所協定，凡自法國關稅區域及法國海外屬地所運貨物均享受其利益。(四)道威斯與楊格借款償還本息協定，凡屬法國所發行之該項借款，及在外國發行而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已爲法國人民或在法國境內之自然人及法人，均照本協定辦理。

法得保障較英國多

巴黎二十八日哈瓦斯電，自德國宣佈停付債務後，法國輸出業及道威斯楊格借款之持券人，均極形不安。自本日德法兩國在柏林會訂商業金融協定後，此種不安心理，業已稍除。蓋以法德兩國間之貿易及債務問題，均已因此項協定之簽字而解決故也。此項協定規定此後德國對法輸出所獲得之貨款，應將全數在法國存入特別賬戶，以其中百分之三十五抵付法國對德國輸出之貨款，餘數用以償付道威斯及楊格借款法國部份之本息。倘有餘款則找還德國，估計存付相抵，大約可餘二萬萬佛郎，本協定所規定關於道威斯及楊格借款法國所得之保障，較諸最近英國所得保障之範圍更爲廣泛云。

義保簽定經濟協定

羅馬三十一日哈瓦斯電，墨索里尼昨夜在威尼斯宮與保加利亞代表加拉喬夫簽定三種經濟協定：(一)通商及航行條約，附有貨物單兩件，載明主要輸出貨品若干種，應在其他簽約國減輕進口稅。(二)獸醫公約，對於兩國間牲畜及肉類貿易，就衛生方面加以規定，(三)議定書一件，規定組織兩國混合委員會，以促進貿易，並設立小組混合委員會，以制定兩國貨物運輸價目。按義保兩國截至目前爲止，僅用換照會，規定互相通用最惠國條款，自上項協定簽定之後，兩國經濟關係，乃獲一個解決。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起
至二十三年八月二日止

（記者）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殷同自大連返滬，即赴莫干山謁黃郛。

▲廈門電，共匪彭德懷部陷大田。

▲奧國叛黨發動戰事，英義法決維持奧國獨立。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綏遠水災奇重，傅作義電京乞賑。

▲道爾夫斯舉行國葬，國內戰亂漸平復。

▲法德新商約簽字。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唐有壬赴莫干山促黃郛北返。

七月三十日 星期一

▲唐有壬自莫干山返滬赴京。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行政院決定救災辦法，設糧食運銷局，辦理工賑。

▲中委開談話會，由唐有壬報告訪黃結果，商討華北問題。

▲覃振抵倫敦訪西門。

▲岡田招待外報記者，發表對外交及海會之談話。

▲奧新閣組織成立，刺杜犯處死刑。

八月一日 星期三

▲閩共匪占水口沙石。

▲美海長史旺森發表對海會談話，反對廢除比率。

八月二日 星期四

▲德總統興登堡薨逝。



論評選輯

中日間之重要一點

汪院長前日告本報駐京記者：外傳殷同在大連會商及通郵及經濟合作，絕無其事。按數月來，日方本有所謂經濟合作之空氣，故一般常推料日本或將有所要求，外傳云云，由此而起。今以汪院長之談話，及殷氏本人在滬以書面發表者觀之，則知至少此次大連談話，並未發生此類之問題。

其實茍詳加思索，當知此事永遠不應成一特別交涉之問題。其理易明，解釋如左：其一：從經常的意義言，中日間雖有四省被占之嚴重問題，而平和通商之軌道仍在，日人在華依然完全享有條約規定之一切權利。買賣貨物，完全自由，投資企業，亦有規定，中日商人之交際，一切如九一八前。是就經濟上言，本來合作，並無障礙。假若其意在新興實業，合辦投資，則凡通商口岸之中日商人，本可依條約規定，自行結合，而日人在通商口岸，即獨辦工廠，亦有現行條約可循，是皆無所謂問題也，又何必新標一經濟合作之名乎？其二：從非常的意義言，假若日人所指之經濟合作，非此類尋常意義之工商行爲，而別有企圖，是則無論其標榜若何，定超過經濟的性質，而爲政治的性質，且帶軍事的性質。是則名雖經濟合作，實則政治壓迫，中國當然不能認爲可以交涉之問題。譬如日方若要求代築一段鐵路，此在現狀下，即非經濟問題，而爲政治問題，且系軍事問題。何則？東三省之喪失，即以鐵路爲禍根，資本所到，軍隊隨之，繼以事變，再繼以占領。中國寧肯永遠無鐵路耳，又安能自己承諾覆轍之再蹈哉？抑此僅舉例言之，吾人在現狀之下，不能想像於經常通商之外，更有所謂經濟合作之爲物，故對於所謂經濟合作之內容，不能不推斷其爲政治性質軍事性質之要求；是則不待汪院長之說明，可以斷定其當然不能成爲議題者也。

或者曰：日方之意，或在就條約軌道，而更謀通商之發達，彼此之接近。是則一事實問題，不待討論，亦無所謂贊反。能發達，斯發達矣，能接近，斯接近矣。中日當業者在條約軌道上，儘可自由行動，不成爲交涉問題。譬如日方願華方多供給棉花之原料，此必爲中國業棉者所歡迎。中國現有數省，正竭力推廣棉田，今後棉花產量，定可日漲，品質改良，且必日有進步。日方此後儘管多買，何勞政府交涉。棉花以外，諸事類此。總之，茍眞屬於經濟性質之事，並無交涉之必要，假若名經濟而實軍事，名合作，而別有政治企圖，是則當然在反對拒絕之列，中國當局，無權作此類交涉也。

本問題之性質，解釋既竟，願述吾人所見之重要一點，以告日本國民。曰：吾人亦承認中日經濟通商之前途，本有無限之大，迄今爲止，不過一初步，其究能更發達更接近與否，則決於日本之國策如何。簡言之：欲經濟上日本在華大發展，則必需政治上勿妨礙中國之獨立與完整！此乃中國所認爲生死存亡之絕對條件。日本執權階級，茍認識此點而實行之，則經濟關係，必然日益接近，眞正合作，將能實現。充其量，中國一國，

可以發日本之工業而有餘。反之，假若志在政治支配，軍事控制，而欲以經濟合作之名義行之，則敢斷言，兩國關係必愈離愈遠，除非日本併吞中國成功，中國斷不屈服於日本之下。近者日本爲決定海軍會議對策事，內閣正有重大之討論；自吾人觀之，對英美，對蘇聯，實皆不難，總關鍵只在是否誠意尊重中國獨立與完整！中日安，則一切安矣。此眞所謂東亞大計所關，其重要遠在於海軍會議以上也。

◇　◇　◇　◇　◇　◇

修正憲稿中行政體制問題

（錄七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憲法草案修正稿於本月九日公佈後，本報對各點曾有所評論。修正稿比初稿更重要，所以我們更應重視。現在專就行政機關的體制，再加以分析。

修正稿中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內閣制之改爲總統制。此點在修正稿未公佈以前，早已有所哄傳，因爲這一點的確是很大的變動。但是我們如果對此點稍加推敲，就立刻可以見到這種改制，並不是一種很單純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若無保留地說修正稿已由內閣制改爲總統制，裏面實包含有許多錯誤。因爲就條文看來，類似總統制的地方固然有，類似內閣制的地方也頗有，而同時與總統制內閣制全不相同的地方也儘有。

近乎總統制的，有下列各要點：總統兼爲行政首領，總攬行政權（第五十一條）；總統任免行政院長及政務委員二十人（第六十三條）；總統提交復議之法律案，立法院於復議後，經出席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維持原案時，總統應即公布之（第七十七條）；總統與副總統任期定爲四年（第五十六條）。

近乎內閣制的，有下列各要點：最高行政領袖由國民代表機關產生（第三十二條，第一款）；國家政策，或行政措施，立法機關認爲不當時，得提出質問，並得依法決定最高行政領袖之去留（第三十八條第六款）；行政機關得在立法機關提出議案（第六十八條第一二三各款）。

在普通總統制與內閣制下所沒有的，修正案中又有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委員會，常在的立法院，與監察院等機關。

所以就上舉各點看來，我們可以見到中央行政機關的體制，實是總統制與內閣制和其他份子的混合體。一國的政制本無完全抄襲他人的必要。我們所要問的，祗在我們能否取長去短。問到這裏，我們可惜祗能說修正稿中融合總統制與內閣制的方法，實不能算盡美盡善。

我們知道總統制的優點，在于立法與行政機關同在一黨勢力控制之下時，總統可以得到絕大的權力。就是到了立法與行政兩機關因背景不同而互相僵持的時候，國會不能解散，總統不能去職，至少表面上的政象，還落得個穩定。按我們的修正稿看呢，即使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委員會，和立法院，三者與總統大體意見相和，但總統同時應付三個機關，實際也必要遇到許多困難。及至總統失去國民大會委員會與國民大會信任的時候，雖然任期有定，但亦可被議罷免，所以在常局下，總統不易運用實權；在變局下，政象連表面的穩定也都得不到。

內閣制的主要優點，在於立法與行政的融成一片，因爲內閣便是下院的一個常任委員會；並且內閣可以反過頭來如梟鳥吃母似地，將國會解散，要求選民重組國會。所以在內閣制下唯一的特色，便是行政機關可以左右立法機關，永可以得到一黨將時專政的方便。但就修正稿看來呢，總統雖係由立法機關任免，但總統卻無解散任何立法機關；行政首領雖得在立法院提出法案，但立法院主持最烈的議案，總統仍須公佈。祗就這兩點來論，修正稿中所規定，雖有似內閣制的地方，然而行政恐怕祗有在立法面前低頭，而決不易得到機會駕馭立法的。

我們在評論憲法初稿的時候，已經屢次指出憲草背後思想體系的龐

稱，現在就修正稿中央體制看來，更不容我們不生同樣的感想。我們深信修正稿中關于總統制與內閣制混用的各點，非徹底再修改一下，是不能運用的。然則，究竟應取那一種制度爲繩準呢？我們在十二日的社評中已提及內閣制較總統制爲優。總統制本根據假想的三權鼎立說創制出來的，除了美國和中南美各國外，採用總統制的，實不如採內閣制的爲多。論者每謂兩制互有短長，不肯做正面主張。我們以爲政治制度，雖然不能解決國家主要的難題，然亦不能無視各制度間的區別。

尤有進者，就民國二十餘年的歷史看來，也以採用內閣制爲適宜。民初先是總統府與國務院互爭權力，後來總統制亦未運用上正當軌道。及至近年國民政府的黨政，却頗能安然運用與內閣制相似的政體，又幸有林森先生能以恬退無爲的態度担任國府主席。所以從此推演下去，內閣制大概總容易奏效的。無論如何，民國以來的歷史，我們不能完全當做偶然事件看；一星一點的政治經驗，我們也不該不予以重視。

將全文總結起來：此次修正稿中所採的行政體制，並不如人人所稱的，已由內閣制改爲總統制，乃是兩者的融合體，而融合兩者的方法又不得當，所以非要再徹底修正一下不可。按理論系統與實際經驗看，憲稿如得最後修改，實以採用較純的內閣制爲適宜。

（錄七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建設心理國防之亟務

邇來世界形勢，宛然大戰之前夕，國無大小，莫不爭治軍備，以防萬一，即永久中立國之瑞士，亦復整軍經武，鞏固邊圉，而傳統的軍國主義擅長侵略之日本，猶更高唱『國防安全感』，力主增造戰艦，強化空軍，演習防空，舉國警惕。中國夙爲侵略之對象，久苦門戶之洞開。九一八以後，東北四省，先後失陷，長城天險，復以資敵，有國無防之禍患，以視明季之四鎮三關，尚且不逮遠甚，而籌邊人才，求如明末之袁崇煥，清季之徐世昌者，更未易得。若依『國防安全感』言之，此等情形，前途危險，直令人不忍想像。雖然，國防建設，有屬於物質者，有屬於心理者。物質國防，需要鉅當之財力，必經長久之時期；心理國防，則祇須人心不死，衆志成城，險阻艱難，猶可克制，雖其力遜於物質，究之緩急尚有可恃。

中國今日大患，固在於物質國防之闕如，尤病在心理國防之薄弱。試觀東北淪胥之後，念念不忘東北者究有幾人？察冀危殆之秋，政府規劃及於久遠者，究爲何事？甚至長城沿線，灤河以東，實際並未淪亡，而國人在精神上幾視同淪喪者，又何止千里之地？其有政治不求改良，人心不務振奮，民族意識不加培養，國家思想不謀普及，居非常之地位，處非常之時機，而上下麻木，泄沓如故者，其爲危害，視外人之堅甲利兵，更遠過之，此國人所應痛自猛省者也。

杳自塘沽協定成立以還，戰區問題，屢生糾葛。最近殷同銜華北政務當局之命，重赴大連，與日本關東軍代表，會商解決辦法，據傳頗有成績。究其實非我方徹底建設心理國防，任何對日交涉，皆不能發生根本作用，蓋我苟抱定守土決心，具有整理志願，則縱令地方失陷，且可努力挽回，遑論華北主權仍在，並非不可有爲。吾人以爲，政府對於華北，不應先懷悲觀心理，更不應常用敷衍政策。就大局論，今日之河北察哈爾，即是從前之東三省與熱河。中央從前對東三省與熱河，認爲不能保持，看作無可救藥，一念消極怕事而四省卒致不保。今對冀察兩省，不特不宜再存此見，且應標出積極政策，策勵兩省當道，改良政治，收撫人心。先將心理國防，建設於各級當軸本身心坎間，然後以之厚植於民衆精神意識之內，使知國家之可愛，政府之可恃，一旦遭遇外力誘惑或壓迫，敢言此心理之力，足抵百十座堡壘之用。更具體言之：中央對華北應認爲大有可爲。對於冀察兩省之民政財政教育等要政，皆應積極指導，隨時調查，責成整

頓，勿取放任，此其一。冀察外交事件，宜派專員辦理，隨時了結，勿任久懸，遇事持平，弭變幾先，此其二。僞日戰區各地，縣長人選，特令愼重，須以幹練之才充任，不許登用巧宦猾吏，顢頇誤事，此其三。行政督察專員之設，東南各省，已成通制，承流宣化，權責綦重。剿匪各省區，專員兼任保安司令，以文職而掌約兵符，尤合非常時代之需要。河北行政專員，重在應付外交，體制頗爲特別，於省府似形隔膜，對縣長已呼應不靈，對駐軍更權力不逮，將欲資以安內和外，事實殆非易易，亟應按照東南通例，於察吏安民上，加重專員職權，庶可多分省府之勞，提高其辦事效率，此其四。以上四端，如能辦到，則地方政治改善，人心當然內嚮，奸人無由構煽，此即無兵之國防也，而其關鍵首在中央當軸，變更對華北觀點，不抱悲觀，地方政府，改正對戰區心理，不甘放棄，夫如是然後整理地方，能具熱誠，興利除弊，能定政策，縣政改良，民得昭蘇，然後國防第一線之人民，咸有新希望，了然於政府無棄地棄民之心理，則吾民自亦當圖謀所以報國家慰政府之道，祇此一念之忠誠，即是供捍衛國家之堡壘。凡此皆我國自力優爲之事，初與日人無與，苟並此種心理國防，建設不起，則豈特大連會議上幾許甘言，無裨於根本大計，恐此種缺乏國防觀念之民族，在今後實力競爭之世界，終無立足地，此今日全國上下所應警惕者也。

（錄七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二十年前歐戰開始之日

二十年前今日，爲德國對俄宣戰法國下令總動員之日，即歐洲大戰正式開始之日，今當奧國又發生暗殺案，中歐緊張之時，適逢歐戰二十年紀念，撫今追昔，感慨萬端。茲暫置二十年前歐戰歷史不論，專比較今昔形勢，衡論世界前途，而有爲吾國民告者，撮要述之，得左三點：

第一：目前必無戰事。自日前奧國政變之興，論者頗畏二十年前危機之再發，惟詳察事實，當知今昔異勢，適不相侔。一九一四之大戰，乃協商同盟兩集團武裝對峙之必然結果，縱無塞而維亞之一彈，亦勢在必發，不過時間略有遲速之分，及國際演變未必盡同而已。當年歐陸，如德如俄，皆嚴重備戰，至少亦不厭戰，德國之自負尤甚。彼時英國，對歐雖鈎心鬭角，觀望模稜，實則忌德國之經濟發展殊甚，特威廉第二，外交拙劣，認識謬誤，大軍已迫比法，猶屬望英國中立，其愚與驕，不可及也。至今日之歐洲，早非復當年之形勢。目前歐洲政局之不安，乃爲諸強國疑忌凡爾賽和約萬鈞重壓下之德國國社黨。希忒拉雖亦有自取之道，而其事却甚奇。曰蘇聯，曰法國，皆武裝大國也，乃爲對德之故，密切握手。英國於德，較示緩和，惟其同情之度甚有限，即消極的反對過以高壓手段臨德國，使之竟不可支耳，從無積極的援手之意也。自國社黨執政，英國之忌心又動矣，自最近清黨之變，倫敦輿情，更表厭惡矣。所以德國外交活動，只餘義德集團，而最近又有奧國之事。是以目前局勢，德國弱而無助，忌德者強而多助。如此懸殊，從何戰起。奧變之後，希忒拉政府，力表悃誠，不干奧政，非其證左乎？除此以外，各強國間，目前固皆相安，英法，俄法不待言，英與俄，義與法，要之皆尙有通常睦誼。至於中歐東歐，問題雖多，而大國尙無戰意，小國紛紛，徒擾擾耳，未足以變動大勢也。抑歐民心理，今昔不同，自經大戰，創巨痛深，雖時逾二十年，猶談虎色變。且現在要有不完全之和平組織，而更新增一特殊勢力之蘇聯。當年俄德，皆行宮廷外交，今則兩大帝國，皆已不存，人民厭戰之勢力，要足影響各國政府之外交，今昔相衡，相去遠矣。故對歐洲現局，可先下一斷語曰：目前必無戰事。

第二：將來必有戰事。夫歐洲目前，非眞緊張也，但再戰之機，早已播種，目前雖樂觀，將來必無幸。而一旦爆發之後，其規模之壯闊，結果之重大，全世界變化之不可思議，將數倍或數十倍於二十年之前。此無

他，凡爾賽和約根本失策故也。方歐戰休止，威爾遜高唱十四條原則以臨巴黎和會也，世界人類何嘗不憧憬世界之改造，與和平之成功，威爾遜個人，亦實抱有較崇高之理想。然孰料陷於克里孟梭路德喬治之兩雄，卒以不可能之負擔，加諸戰敗之德國。其分配土地，組織新邦，雖有若干民族自決之色彩，然敗戰集團，幾於不能維持其獨立。如奧國，只餘六百萬人民，工業要區，大半割讓，所存者，可云只一維也納。今日進行中之悲劇，要爲凡爾賽和約之導演耳。該和約所貢獻於世界和平者，曰創設國聯，然組織不完全，理想不貫澈。而提倡者之美國，又拒絕加入，致令威爾遜抑鬱以終。所以二十年前之慘烈的大戰犧牲，終未能換來永久和平之基礎，甫收惡果，又種新因。民族之憎惡，利害之衝突，經濟之競爭，民生之困難，大戰前之一切皆復活，而又加甚焉。該和約失敗之最大證據，即國聯約章中之縮軍誓約，在歐戰二十年紀念之今日，猶在討論原則而未決之階段！夫縮軍與平和，絕對相關者也，況年來事實，爲大舉擴軍，質量種類，皆超過二十年前幾倍。飛機在當日，不過初步試用，今則將爲戰爭之主力；毒瓦斯，二十年前纔萌芽耳，今則公認化學戰將爲主要工具。最近科學之發達，工業之進步，皆不幸用於備戰之途。而考求原因，則爲各國政治上經濟上深刻鬥爭之必然的歸趨；推論結果，則愈擴軍，愈窘迫，斯競爭愈烈，擴軍遂愈不得不急。如此循環，勢終有僵持之一日，則戰禍近矣。其惟一挽回之道，曰修改和約，實行縮軍，然歐洲空氣，殊難望此。蓋和約所造之紛糾，又已固定化，況德國依然潰敗，解放勢不可行。至縮軍尚有更大之難關，則其事不僅關歐洲。美國日本今日之地位，遂非二十年前之比，而世界重心，已不僅在歐洲而在太平洋！由現狀推之，一般的縮軍，可謂絕對無望也。擴軍本爲備戰，終將求仁得仁耳。故又可繼下一斷語，曰將來必有戰爭。

第三：中國自處若何？上述兩義，於歐局已爲簡略的解釋，今不得不進論中國之地位。慮中國近年一切變遷，皆源於二十年前之歐戰。從日本對德宣戰到二十一條，此一幕空前巨變，已等於說明歐戰與中國之關聯。繼以中國參戰，又繼以中日軍事協定，中國亦出兵海參崴；然後內而收回東鐵，外而參加和會，更由德約之拒簽，遂有華府之會議，此歐戰對於中國外交之影響也。歐戰最大結果，爲俄德兩帝國之崩潰，中國既減輕外力之重壓，更輸入戰後之新潮。如新文化運動，法團參政運動，和平統一運動，尋繹原因，皆歐戰影響。其尤要者，則蘇聯新邦之成立，使中國思想上政治上，皆受重大衝動。自中山越飛宣言，到黨軍占滬清黨絕共之一大段落，苟論遠因，當始於二十年前今日，此歐戰對於中國內政之影響也。然而居今回顧，二十年來中國得失成敗損益進退之結算竟如何？則事實證明者，乃爲失爲敗爲損爲退。政治上竟至四省沉淪 ，經濟上徒見江河日下！各方進步之程度，不及所失所損者之多。今日之惟一慰藉，爲舊軍人專政局面之推翻，武力割據內亂分裂之粗定，然而外患壓力，十倍當年，經濟困窮，遠甚昔日。昔因歐戰而始來二十一條，今則歐洲不戰而已失東北四省，世界大局，中國地位，此一事足以道破之。當年歐洲爲噴火之山，今則中國即俎上之肉。各國方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之經濟戰，及準備武力戰；中國則都會猶醉心殖民地式之頹廢生涯，而鄉間則不能維持原始的農業基礎。一旦大戰再起，此一大民族，將欲再如當年，勉守中立，或形式參加，以望戰後之自然收穫，豈可得乎？爲今之計，當覺悟歐洲終有戰事，即不然，太平洋問題，或即中國本身，即能惹起世界戰事。其最易知者，即以東北問題爲中心之中日變態，並未終止！同時當又認識歐洲目前不至有戰事，就國際大局言，目前毋寧尚屬於無事之時期，是則如吾人過去所論，此日尚爲中國勉圖建設之僅有的機會。何以挽救經濟，尤其農業？何以運用外交？何以求有最小限度不亡之國防？何以使全國黨軍政教學工商各界中堅，俱節約勤奮，知世界苟安期間光陰之絕對可貴？此今日追懷歐戰往事之際，所願國人共同致力者也。吾願最後重言申明，請求記憶而結束本文，曰：中國自處若何？（錄八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悼德意志共和國大總統興登堡元帥

自德國大總統興登堡元帥病篤之報，傳播世界，兩日以來，全球關切，蓋不特氏之一身，繫德國之安危，關全歐之禍福，即其個人偉大之人格，剛正之性質，以大軍人而兼政治家，求之並世，巍然如魯殿靈光，故各國同情，不期而集。今者噩耗飛來，終於不起，豈僅德國國民，當抱地析天崩之慟，凡熱心世界和平者，度亦同懷棟折榱摧之感，敢進悼辭，聊誌中國國民之哀感而已！

夫興登堡元帥，系出將家，戰功懋著，其謀國之忠，用兵之能，作戰之猛，御下之慈，律己之謙，完全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德之長，適合於中國孫武子理想的大將之選。方歐洲大戰四年前，德國舉行大操，氏於作戰計劃，與前皇威廉第二齟齬。因篤於所信，忠乎所學，卒將威廉所統之軍隊擊破，大觸逆鱗，遂遭罷黜。一九一四年大戰既起，東西兩線，同見緊張。德國大軍集中西路，冀欲一舉而破英法比聯軍，然後回師東指，全力對俄，乃俄軍雲集東線，有如洪水，所過披靡，寖薄柏林。德國參謀部主腦人員，統籌全局，知非解東部之危機，無以策西部之勝利，建議德皇，起用興氏，緣熟知其志慮悠遠，夙具深心，逆料東部國境之多事，久爲對俄戰略之研求，適丁危疑震撼之秋，非得熟悉東部情勢，明瞭俄軍虛實者，不足以當殲敵保境之任。德皇採納建議，親電出征，氏則聞命遄行，旅中定計，越時七日，大舉包圍，一戰而捷，俘虜數萬，至是興登堡之名，震於歐陸，非研討有素，曷克臻此？自此而後，聲譽日隆，職責彌重，然而大勢所趨，於德不利，氏猶梗阻和議，力圖挽回，直至內亂勃發，威廉出走，仍復勉抑悲憤，忍辱負重，顧全大局，藝忠民國，卒於旬日之內，安然將三百萬百戰健兒，集結於萊茵河右岸，撤回本國，悉予解散，夫然後解甲辭職，歸臥故里，此其志趣之純潔，態度之沉毅，非於精神有崇高之修養者，又曷克臻此？德自國體改革以後，外則阨於和約，內則困於經濟，人民迄在倒懸之中，多數依然夢想往年之繁榮強盛。興登堡氏雖隱居故里，而人望益隆，卒於一九二五年應國民之要求，膺元首之大選。秉政數載，輿情翕然，任滿蟬聯，具徵德望，蓋其守法盡職，勤政愛民，雖出舊朝之軍閥，而絕對效忠民國，雖爲一代之名將，而誠意贊助和平，是以氏之功德，不僅在於保全祖國之榮譽，建立復興之基礎，即十數年來全歐和平之維持，氏亦與有大力焉。吾人尚憶數年前德國已故外相斯特斯曼博士之協調外交，使德國加入國聯，令英法允撤戍兵，策海牙會議之成功，立經濟復興之大計，種種努力，一時幾將戰後德國，措於休養生息之域，此固斯氏之功，然而興登堡主持之力，亦不在小。要之，興氏愛國家，忠職務，重法律，實有其高尚坦白之精神；即年來德國內外俶擾，大勢不安，其責任固絲毫於興無與，蓋自去歲國社黨得勢，希忒拉當國，三月二十日經國會授政府以獨裁權，憲法業被修改，大權集於內閣，大總統寖成虛位，故自興氏一生言之，對於國家民族祇有功而無過，宜乎德國國民，於其死如喪考妣也。

雖然興氏已矣，德國如何？此一疑問，自爲關心歐陸大局者所同感。吾人則以爲以德國民族之夙著光榮，文化之久稱優越，雖在危急困難之中，敢信其必能奮發自拔，以即於民族復興之境，故偉大領袖之喪失，並不足爲德國前途抱悲觀。抑自希忒拉秉政以後，內外情形，誠多不安，然而稽之往事，凡人取得政權，縱令不擇手段，而一旦取得之後，勢必聰明謹慎，以求善自保持。試觀希忒拉淸黨之後，政策漸趨和緩，非即『逆取順守』之證乎？昨據歐電，希氏已決將總統總理兩職，合併爲一，獨裁之制，愈將發揮，此固去年三月二十日『授權法』所許可者，其事殊不足奇。以希氏之明，今後對內對外，度更將訴之常識，運用理智，期於和平安定之空氣中，開拓德國民族之新運命，此則吾人於哀悼興登堡元帥之餘，竊願更以滿腔誠意爲德國國民祝福也！（錄八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雨後書懷一首

秋岳

吳天。兼。月。晴。水國。遂。苦。暵。河渠。淺。且。堙。政失。可。勝。歎。疲
農。恍。獲。罪。久禱。不。自遑。士夫。利。爲。名。緇羽。雜。唄。讚。海雲。
挾。驚。飆。零雨。跨。昃。且。一涼。恩。到。骨。秋穫。或。得。半。悠然。攘。
天。功。面伐。背。不。汗。爾曹。何。足。責。佞鄙。等。物。玩。時賢。憚。治。
水。馳道。侈。交。貫。經邦。始。溝。洫。禹迹。誰。解。案。急功。反。逐。末。
終恐。遺。菑。難。老夫。擬。躭。書。但喜。狎。燈。幔。曉樹。蟬。聲。徐。循
畦。復。行。散。

暑夕獨坐有懷纕蘅

子威

我向。鍾。山。君。廬。山。山靈。招。手。詩。仙。頑。君向。鍾。山。我。湘。山。
浮雲。飛。鳥。相。往。還。今年。暑。比。去。年。酷。赤日。炙。損。青。螺。鬟。
兩地。看。山。山。不。語。山閒。難。得。詩。人。閒。忽然。萬。柳。叢。一。綠。
夢遊。直。到。青。溪。曲。白羽。扇。底。招。清。風。碧筩。杯。裏。汎。醽。醁。
江村。事。讓。杜。陵。幽。竹林。人。少。王。戎。俗。此時。湘。水。高。過。岸。
孥舟。直。上。廬。山。麓。水落。隄。平。風。不。波。驕陽。蒸。鬱。萎。田。禾。
避炎。欲。借。清。涼。傘。青楓。峽。在。山。之。阿。山阿。繚。曲。不。可。尋。
閉門。自。理。無。絃。琴。遙天。一。抹。夕。陽。暝。靜中。山。水。聞。清。音。
詩情。忽。動。誰。與。語。手中。自。執。松。枝。麈。坐久。無。風。夜。已。深。
一鈎。殘。月。入。我。戶。

次均答佩秋詩人見貽長句

石遺

故里。兵。塵。又。一。場。暫還。鄉。似。在。他。鄉。高梧。巨。竹。干。霄。立。
伏雨。闌。風。浹。日。狂。詞客。碧。筩。文。酒。樂。老夫。籃。筍。往。來。將。
隨身。書。局。貧。如。洗。覆簣。功。虧。黯。墨。香。

凝生來訪連日共話賦此贈之

纕蘅

塵勞。暑。氣。鎭。相。侵。寂寞。牆。東。避。地。心。却喜。俊。人。江。上。至。
眞成。往。事。夢。中。尋。山房。聽。雨。思。廬。阜。野館。追。涼。訪。定。林。
自笑。鱸。鄉。垂。釣。手。肯隨。湛。輩。共。浮。沈。

東林寺

顯人

蓮社風流抗古歡高賢禪衲雜儒冠經幡靈運褰何在筆諫誠懸字半殘三笑橋荒溪水咽六朝人去寺松寒淵明終距東林遠肯爲匡君早棄官（用王元美記游語意）

兩年不得香宋老人消息賦柬　榆生

曾邀青眼慨淸歡海角棲遲自忍寒遽以胡塵阻消息恒從蜀客問平安管甯白帽思遼左司馬青衫感玉盤一自彊翁仙去後吟懷銷盡只悽酸

誦洛屬題嚴範老遺墨　艾畦

國以眞儒重名兼至性存光芒欽行墨忠孝，溯心源谷飲非初願江流有舊痕蒼生虛屬望遺恨說夷門陳子傳薪在遺篇校不停久要知己感閟默草堂靈海內傷寥落城南奉典型平生私淑意還爲惜惺惺

爲仲威同年題畫象　鶴亭

南華九老世交傳尙有靈光一個賢自是佛鐙長不滅重譚香火卅年前

答衆異　公渚

靜中茗味入禪熏一瞑能消蟻鬥紛差幸奉親商拙政閉門却掃是尊聞

梧陰款夢到黃農世異炎涼本不公隱劇揉黥吞意懶且將美睡抵千鍾，

方寸能涼懶飲冰更憑一雨洗炎蒸投閑漸識滄洲趣觸熱廬山僕未能

念子乘桴未忍歸追涼何地辦荷衣吞儕政爲聲聞累未是江南戀夕暉

臺城路　夏夜鶴亭招客遊後湖賦此　叔雍

碧灣深處尋幽徑涼陰乍移芳樹漵古亭荒樁欹水窄殘夢欲飛還住圓蟾最苦對如此江山嘯遊儔侶竚想明璫景陽宮闕舊風度　闌干十二倚遍遙鐙遮淺黛簾外兒女未了淸歡漸催更漏載得詩情歸去襟懷自許認露葉雲荷玉箏翠羽點檢韶華後盟應記取

早梅芳近　江樓餞客琵琶起於坐間黯然賦此用代離歌　勺廬

黯秋心縈別緒送客吳臯暮鐙明孤館漏轉高城四絃語玳筵新酒殘素手殘宮譜正江空浪急驪唱助淒楚　夜將闌調更苦迴首傷歧路兼天烽火去國樓船換笳鼓怨歌身世窄望眼關河阻漫留連雁程風又雨

隨筆

凌霄一士

李慈銘光緒戊子正月二十五日記云：『作書致方勉夫，約後明日同赴吏部京察過堂。』二十六日云：『得勉夫書，言明日以譯署直班，不赴吏部。余本可注假不往，今日已無及矣。六十之年，纔得眞除，陪諸少年赴銓曹觀光察典，亦不得以率率辭也。』二十七日云：『早起小食後，子蓴來，偕詣吏部。車馬塡闐。門前結綵爲額，甬道樹席爲防，直至大堂，亦懸采額。到者已千餘人，而堂官猶未盡至。偕同官姜瀠泉（球）等五人，圍坐棚下，啜茶閒話。至三時許，始點名過堂。是日吏部會同都察院堂官二人，吏科給事中二人，河南道御史二人，猶沿明制也。今日過堂者惟一等人員，其二三等點至兵部止，刑部以下俟明日。合計蓋二千人，而筆帖式至千餘人。國朝京官之衆，蓋曠絕古今者矣。翰林自侍讀至檢討，詹事自洗馬至贊善，科道給事御史，皆不親至，惟吏傳呼某衙門若干員聽點而已。聞每一次京察，凡造册及酒食棚采之費至三千金，皆出吏胥。造册十三分，皆厚二三尺，每一員履歷半頁，須一月前募集百餘人寫之，所費千餘金，其實一無所用也。國家虛文浮費，大率如是。』此京察吏部過堂之情形也。明制，御史以河南道居首，掌察，淸設京畿道，班最前，權亦最重，而京察過堂，猶令河南道御史參與，實仍明舊。即諸官齊集吏部過堂，雖已成具文，亦見明代吏部掌黜陟大權之遺意焉。慈銘所譏「虛文浮費，大率如是」，京察造册等事，誠其一端。慈銘丁亥五月補授戶部江南司郎中，戶部奏請補缺所加之

考語爲「學優品正，勤幹有爲」。（見其是月初十日日記。）慈銘平日到署極罕，而考語乃以「勤」許之，亦「虛文」耳。

關於合肥知縣孫葆田治李氏之獄事，慈銘戊子七月朔日記云：『得婁秉衡書，以陳六舟皖撫致合肥書及合肥答書見示，爲去年合肥從子鉞（名天？）故甘涼道鶴章子，拔貢，捐納郎中。里中殺人事也。同年孫葆田爲合肥令，力持之，而廬州守黃雲，本無賴小人，必欲消弭其事，以爲挾命訛詐，六舟亦游移，臬便張君岳年不肯同，故讞久不決。孫君山東人，由戶部主事改官，素有學守。既持此獄，合肥人以包孝肅目之，而合肥相國書，謂其專務搏擊強家，比之漢書酷吏矣！』李鴻章頗重葆田，而於此亦不免悻悻之態。（參看本報本卷第七期所載拙稿。）李氏子弟，挾鴻章之勢，所爲多縱恣，爲鄉里所怨。葆田不畏強禦，守法不撓，宜爲頌聲所歸，淸議所崇。鴻章以酷吏譏之，固難見諒於士論也。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典京兆試，向來三人四人不等，嘉慶戊辰只二人。英煦齋先生是年以七月二十八日奉命赴盛京查案，及旋京，睿廟諭曰：「凡事皆有一定。鄉科本擬命爾主試，其時忽忘，令赴瀋陽，他無可勝任者，因少一人。」始知是科本亦三人，屆時以一人出差遂缺耳。』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順天鄉試考官，歷科正副皆止一人。自乾隆庚子順天鄉試，特命協辦大學士尚書蔡新爲正考官，而以侍郎杜玉林學士嵩貴副之。其後遂用一正兩副，或正副用至四人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云：『嘉慶以前，會試總裁多一正兩副。咸豐以前，順天主考或兩正兩副，或一正兩副。自嘉慶己未科後春闈，同治甲子科後京兆闈，無不一正三副。此亦科場故實所當知者』。參閱三家所記，順天鄉試暨會試，考官人數之沿革，可得大凡。惟光緒戊子科，命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福錕戶部尚書翁同龢爲順天鄉式正考官，兵部尚書許庚身

刑部左侍郎薛允升爲副考官，是又成兩正兩副，在其時爲特例。翁同龢是年九月十六日日記記出闈後奏對云：『問：「中卷批字，何以有『中』『取』之別？」對以「正考官批『中』，副考官批『取』。」上曰：「此次硃筆，派汝與福錕並爲正考官也。」敬對：「入闈忽忽，未及致詳。」』正副考官，權限相若，而中卷副批「取」，正批「中」，稍示差別。同龢以名列第二，遂誤以副考官自居矣。查愼行「人海記」云：『順天鄉試，初用考試官四員，內滿洲二人，主八旗蒙古應試者，後止二員，並用漢人。』此則清初之制，有異後來考官之不分滿漢也。

賽金花之在北京因罪發遣也，巡城御史陳恒慶躬與其事，其「歸里清譚」中記其情狀，並言其以妓業到京時，『得識面焉。初見時，目不敢逼視，以其光豔照人，恐亂吾懷也。』且謂刑部審問之際，承審司員『諦視其貌久之，心怦怦動。』云云。拙稿前已引述矣。（見本報第九卷第十三期。）近閱吉同鈞「樂素堂詩存」，中有癸卯作「獄中觀妓賽金花感賦」一首，時以刑部主事署提牢職，見之於獄中也。序謂：『……侍郎歿後，不甘寂寞，復落勾欄理舊業矣。初居滬，旋攜姊妹花入京，遂隸樂籍，爲諸錄事長。五陵豪貴，咸以先覩爲快。庚子之變，聯軍入都，德督瓦某僭居西苑。金花以能操德語，前往迎迓，瓦見而狎焉。瓦好殺，居民苦之，金花爲緩頰，多獲宥者，由是名傾一時，知與不知皆仰慕之。洋人至影其像以相誇異，其動人欣羨類如此。今夏以斃小鬟逮入獄，人皆指爲淫報，而憐香惜玉者流又復羣相惋惜，替花請命。嗟嗟！人各有心，憎花者固爲方領矩步之儒，而憐花者亦不盡倚翠偎紅之輩，其用情皆未可厚非也。余久耳其名，觀其像，未獲目覩其容，今聞定讞，擬遞籍，行有日矣，竊謂薛濤蘇小，好事者想像其美，至於累牘連篇，相與歌詠於數百年後，今絕世名媛，近在咫尺而不一睹芳容，詎非憾事？

遞代署提牢，入獄祭諸囚。次及花，果然麗出肌表。雖秋娘已老，猶嫡嬈如處子，洵天生尤物哉！見余遙屈一膝，似有乞憐意。夫猛在深山，百獸震恐，一入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賽金花當得意時，非達官貴人不得一接芳澤，及幽身圜扉，雖以余之卑老，猶若貼耳俯首，望其救援，豈不重可惜哉？』詩謂：『京都多名妓，豔說賽金花。車馬門如市，賓客列座嘉。爭求識一面，聲價高雲霞。腰乏十萬貫，徒抱虛願賒。一朝入囹圄，陰院黑雲遮。妖星臨貫索，淚雨濕荷枷。乞憐犬搖尾，束縛兎罹罝。我署提牢職，放飯趁晚衙。雞鶩羣爭食，一鶴靜不譁。見我曲一膝，請安禮有加。塗澤去脂粉，豔如碧桃葩。小蠻腰支細。楊柳新吐芽。花甲年逾半，猶如初破瓜。含情羞掩面，猶似抱琵琶。諦視未了了，忽被禁卒拏。須臾雙扉闔，深鎖不可撾。歸來思不寐，深夜跌坐跏。』其傾動一時，良非尋常。

岷之水

陳昌裕

一

岷之水，滔滔流；
東導入沱，肥我田疇。
浩刦來，大隄開，城爲坂蕩山爲摧。
何以致此？兵家所使，一戰成功衆人死。

二

岷之水，勢洶洶；
昔日岷水青，今日岷水紅。
點點滴滴皆鮮血，波中無數英雄魄；
江水東流去不返，江邊故壘空對月。

十戰士（詩傳）（續）

靜·珉·

▲錫鈞▼

酷不會自己酸，
爛桃從裏往外爛，
死人後頭藏着個活鬼，
要猴子就要戴個假面。

× × × ×

就是這麼一齣戲，
溥儀作了兒皇帝。
高麗覆轍曾幾時？
媽的還在臭得意！

× × × ×

鄭孝胥翻開高頭講章，
同老祖宗開了玩笑，
在客廳上拉矢撒尿，
美其名曰王道。

× × × ×

又下來命令强迫徵兵，
挑選那些年靑的壯丁，
專爲了打中國人，
給日本作先鋒。

× × × ×

每隊跟着一位日本洋大人，
——他就是滿洲國的監軍，
他就是最高的命令，
他就是奴隸們的主人。

× × × ×

拿着日本槍，
打在中國人的頭上!?
——錫鈞雖然是個粗人，
也在算着這筆笨賬。

× × × ×

身着滿洲國國服，
受着日本人的管！
進攻着的却是中華民國，
——這勾當總有點兒危險！

× × × ×

滿洲人爲麼就得把溥儀打天下；
他又是在那兒給日本鬼保駕！
一個人稱孤道寡，
那兒如平民百姓的國家？

× × × ×

他想起來怎樣的鬥蛐蛐，
只消一根細細的草棍，
牠們咬掉了胳臂大腿，
——人們在那兒覺到有趣。

× × × ×

手裏怎樣拿上這桿鎗!?
媽的眞是做噩夢！
靈魂上像壓了一塊鉛，
他在瞅着那些戰壕裏邊的伙伴發愣。

× × × ×

…………………………

…………………………

…………………………

×　×　×　×

隊長下來命令接上司，
大家胡亂忙了一氣，
穿上新的黃軍衣，
蹬上黃帆布靴子。

×　×　×　×

達達滴！
達達滴！
舉槍!!
敬禮!!!

×　×　×　×

隊長做着那樣好的敬禮姿勢，
日本上司只是不在乎的笑迷迷，
上嘴皮上蠕動着那一小撮兒鬍鬚，
——他瞧見這玩藝兒就有些生氣。

×　×　×　×

上弦的月兒彎彎高照，
大庭上悠揚着隊長，監軍，日本上
司的歡笑。
水晶般的杯子盛滿血紅色的酒………
錫鈎在門口崗位上靜靜的站着。

×　×　×　×

雪白雪白的窗紙，
微微透出那兩個中國女人嫋嫋的影子！
山上吹來軟軟的夜風，
百靈鳥在唱着那麼悲婉的小曲。

×　×　×　×

「嘻嘻嘻………——………哈哈………」
——笑的那麼興頭，那麼得意，那麼
粗，那麼褻瀆，
這笑聲像鬥蛐蛐的那根小棍，
挑起他難堪的不可抑制的憤怒。

×　×　×　×

他頭上蒸發着熱汗，
身上在起了一種微微的寒戰，
他鎮靜着伸出他粗壯的大手，
在摸着他袋裏那光溜溜的炸彈。

×　×　×

閃彪彪的眼睛冒出白熱的火苗，
盯着那窗紙上的羅曼蒂克的陰影，
心似乎要在爆炸，
像一隻被創的獅子般的兇猛。

×　×　×　×

走向那可增惡的影子
站住，把右臂高舉起…………
他把日本上司給過他的敬禮，
擲還給他們去！

▲恩德兒老漢▼

恩德兒有一付有趣的嘴臉，
屁後老跟着他那隻黃色的獵犬。
你立刻會發現他的蒙古民族的特點
——
寬大的額頭下嵌着兩隻呆板而有疑
慮意味的大眼。

×　×　×

他有一枝洋鎗，

和一匹白色的老馬，
還有一頂打獵用的氈帳棚，
此外再沒一點什麽。

× × × ×

他時常在孤寂的唱着那動聽的蒙古曲，
這深的山野裏是見不到一個人，
這孤寂給與他一個名字——恩德兒老漢，
還不到四十歲的臉上生滿了縐紋。

× × × ×

沒錢使他討不起老婆，
又不會同那些女人們搗鬼；
他有一個寶貝——一支香烟盒子上的洋美人，
每天和她親個嘴。

× × × ×

渴了喝杯哈拉茶，
餓了泡碗黃炒米，
冷了披上老羊皮，
打野鷄，追兎子。

× × × ×

連這世界上未開闢的一角，
也醒了那和平的幻夢。
日本帝國主義大砲的響動，
打破了恩德兒老漢的寧靜。

× × × ×

擾亂帶了來一些好的壞的命運，
和許多希奇古怪的消息。
他揉着那疑慮的眼睛，
像在遊着一個夢裏的奇蹟。

× × × ×

據說王爺正在同外國人開着會議，
外國人會要幫着蒙古獨立，
達子自己作皇帝，
不再受蠻子的氣。

× × × ×

恩德兒老漢的疑慮的眼睛，
看見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情；
他感到失去了一切，
失去了他生活上的安寧！

× × × ×

天上的老鵰老鷹不見了，
飛旋着那些會下炸蛋的怪鳥；
地下的黃羊狐子不見了，
鐵甲車在那兒亂叫亂跑。

× × × ×

再見不到野鷄兎子的脚蹤，
遍山野都是人的血腥；
再聽不到那些山雀兒們美麗的歌唱
只聽見可怕的槍砲哆，哆！

× × × ×

老白馬駝着那笨重的蒙古包，
走着那灣灣曲曲的小道，
最後他又聽見了美麗的山雀兒們在叫，
這兒的世界是太平了！

× × × ×

這兒有珍珠般的泉水，
鋪着碧油油的青草，
臉上又露出往日偶然的微笑，

把他那舒泰的窩巢搭好。

× × × ×

晚上他從孔隙裏眨着那些睞眼的小
星，
四圍吹來了蟋蟀和老蛙交奏的樂聲
野猫踏下山石來滾動
他感到異常的震驚。

× × × ×

睡夢裏
他聽見草地裏有些什麼在爬……
他起來，他着怕，
又是野猫來了吧?!

× × × ×

『站住！』
——他就這樣作了日本兵的俘虜。
『不要怕！
你給咱們領路！』

× × × ×

那個頂抖神的中國傢（音奏）的外國通
師，
給了他一枚銀幣：
『走小路
抄到義勇軍背後去。』

× × × ×

我們的恩德兒老漢
他是最懂得打獵的道理：
釣魚先下餌；
網雀先撒米。

× × × ×

——『你是個達子，
儘受蠻子的氣，
日本人打蠻子，
救達子！』

× × × ×

——『蠻子達子一家人
都是受外國人的氣，
外國人就是另外一種人。』
——他心裏又有這樣一套邏輯。

× × × ×

月亮底下他在走着那高高低低的山
道，
驟然的四面槍聲響起來了！
——這道理只有恩德兒老漢一個人
知道：
這兒是義勇軍放的步哨。

× × × ×

恩德兒老漢就是這樣的加入了我們一行
列，
他是生活的那麼活潑有趣，
誰都感覺到他有一個純樸廣博的靈魂，
他的大眼裏逐漸消失了那疑慮的意味。

× × × ×

他喜慣吃旱烟，
坐在那靜默的戰壕裏邊，
似乎是在深思一些什麼，
注視着那清朗的遠天。

× × × ×

他扯過一條日本死兵的大腿，
在他皮靴底上劃着一根火柴：
『對不起！朋友！…………
——這朋友兩個字的意思你可明白?!』

▲金震▼

風兒吹來淒涼的寒意，
疲倦的樹葉上映着頹陽的金碧，
清澈的潭水印着蒸蒸倦睡的影子，
雁羣在亂葦塘裏唱着秋天的哀曲。

×　×　×　×

大蓋槍的子彈皮鞭一樣在頭上叫響，
每個人都在瞄準着遠處的黃點開放。
我們已經被困了三個晝夜
似乎已經被世界上永遠遺忘。

×　×　×　×

秋天的悲寂
觸摸着我們心上的惆悵，
晚上
瞥着那灼灼底螢火的光亮。

×　×　×　×

遍地的高糧稭已經刈倒，
背袋上的子彈越打越少。
每天價吃兩頓高糧米籽，
媽的！外無救兵裏無糧草。

×　×　×　×

沒有前方更沒有後方，
什麼都沒有——甚而至於沒有希望，
只剩有這心頭跳擲着的憤怒，
每根腦筋似乎都在腫脹。

×　×　×　×

敵人施放的槍砲，
像洶湧的海嘯，
大地震的颶風，
毀滅的世界來到！

×　×　×　×

……………………

敵人的隊伍在起了擾亂，
他們自己的營壘裏邊發生了混戰，
奴隸們必然有這麼一天，
用暴力掙斷他們項間的索練！

×　×　×　×

……………………

金震撫摸着他的刺刀，
他感到這是染給他靈魂上的血污，
——朋友的血不能染上敵人的鋒刃
努力吧！把這罪惡的血污滌除！

×　×　×　×

他想到他祖宗們負着的恥辱；
他想到被奴役着的高麗人民；
他想到弱小者未來的命運；
最後他想到他自己脊背上血般的鞭痕。

×　×　×　×

這鞭痕就是他的福音書，
在他那一小隊的同胞中間傳布。
『不要用自己的手把自己脊背上的鞭痕打上別人的脊背吧！
更不要忘掉自己脊背上鞭痕的痛楚！』

×　×　×　×

靈魂要他屬於我們自己，

鎗口刻刻對準了仇敵。
我們是最卑下的也就是最深厚的，
水流千遭歸在大海裏。

XX　XX　XX　XX

『弟兄們！
負起我們的責任：
他們已經沒有了援軍；
他們的援軍就是我們！』

XX　XX　XX　XX

——就在敵人的營壘裏，
掉轉過他們的鎗尖兒去，
用血的敬禮
遂行了他們嚴肅的決議。

XX　XX　XX

我們歌唱吧！
我們跳舞吧！
我們讚美吧！
——熱情的讚美吧！

XX　XX　XX　XX

這是敵人給與我們的恩惠。

弱小者聯合成一起！
我們沒有別的武器，
我們的武器就是團結的力！

XX　XX　XX　XX

這是敵人給與我們的恩惠，
我們永遠用牠掌握着勝利，
我們沒有別的武器，
弱小者聯合成一起。

XX　XX　XX　XX

這是敵人給與我們的恩惠，
只有他能給與這麼可寶貴的。
這是多麼可寶貴的——
一條鍊子！

XX　XX　XX　XX

我們沒有愛情，
也沒有什麼親密，
只有這一條鍊子，
把我們緊緊的拴在一起！

▲瑞生▼

從戰壕裏回來，
瑞生脫掉他淋濕的雨衣，
睡倒，銜着那漏的屋頂，
紙烟頭上泛起一串寂寞的圈子。
他努力驅逐着這不可忍耐的疲倦，
整理着擾亂的矛盾的深思，——

XX　XX　XX

窗戶外下着毛毛雨，
屋裏有一股子發霉的氣味。
白楊樹在哭的嗚嗚咽咽，
涵着那傷感的清淚。

XX　XX　XX

……中國怎樣能得救？
失望緊緊跟着失敗的屁後，
義勇軍的希望恰好像他們的馬兒，
一天比一天價消瘦。

XX　XX　XX

每天在這兒流多少血！
究竟又有誰在理會？
這都是好男兒的血。

這是多麼大的浪費！

× × × ×

爸爸的話也許不差——

「亡了國莫再亡家，

回來吧！看看你的媽媽！」

× × × ×

「冒熱氣」

——這話不像開玩笑，

根本就沒有大火苗，

那兒有多少熱氣可冒!?

× × × ×

回瀋陽

光溜溜的彈簧地板上，

印度綢的女旗袍…………

那麼一股子迷人的肉香…………

去吧！聽女學生唱「桃花江」，

回瀋陽。

× × × ×

他臉上露出一個微笑，

一瞬間

那笑影兒消逝了。

× × × ×

老劉，

脫了爛軍衣，

拿了滿洲國的官費

跑到東京去。

亡國奴：

沒臉皮！

×

老李，

脫了爛軍衣，

三等亡國奴！

滿洲國裏當翻譯。

× × × ×

老鄭

脫了爛軍衣，

去作滿洲國的游泳選手，

預備遠東大會出風頭。

這渾蛋！

日本狗！

× × × ×

老王

脫了爛軍衣，

跑到上海去，

作擦皮鞋的生意。

逃兵！

你能擦掉闊人們脚上的塵土；

可能擦掉中華民國的羞恥?!

× × × ×

唉唉！沒出息，

這羣小資產階級。

× × × ×

一匹驢子，

興頭起來叫喊一氣，

眞正撞見老虎，

會撩蹶子放屁。

× × × ×

據說他們頂有勇氣，

當他去弔女人們的膀子；

然而又怕碰釘子，

那將要拖長了鼻涕哭泣。

× × × ×

停了毛毛雨，
出來光亮的太陽。
「滾開去！這些魔鬼！」
——瑞生在聳了聳他疲倦的脊梁。

× × × ×

你要路上第一個脚印，
會有千百萬人踏着這個脚踪前進。
朋友們！
前進！
前進!!

……………………
……………………
……………………

他受了傷，
他的隊伍完全消滅，
他痛苦的拭着他的創血。

× × × ×

養好了傷痕，
他得到了更健康的靈魂。
臉色從白變成黑；
手掌脚掌起了厚的皴。

× × × ×

走着高的路，
低的路，
前進！
前進!!
離開了小的隊伍，
走進更大的隊伍。

× × ×

一粒小石子，
投進大海裏，
一點小波暈，
蕩開去，
蕩開去…………

× × × ×

用你的手下種籽，
不必用你的手去收穫，
不必斷果實，
只要下雨露。

× × × ×

祝福你！
一個播種者！

——後記——

用詩的體裁來寫傳，在我這還是第一次。也許在中國文壇上這也是第一次的吧。在這些傳裏邊我不是要人們去熟習某一個人的事蹟，因為這是不必要的。我是要人們去了解活躍在大衆心裏的一些事蹟；然而這裏也沒有任何的傳奇的意味在內，而是極忠實的抒寫了我所經見的事物，極質樸的抒寫了深刻的生活在我內心的情緒。即便是在技巧上組織上也是極天真的極自然的去運用了這些真實。我從不喜歡表白我所有的一些什麼，我永遠喜歡摸觸人們的——大多數的人們的靈魂。

這些東西到人們中間去，也許是毫無意義。因為我以為去抵拒這歷史上恥

辱的致命的空前的第一大事變，我們所缺乏的是一個中心的力的基礎——把中國人民的全精力集結到一條戰線上去抗戰的這一基礎，沒有這便什麼都沒有，所以真正到戰線上去打幾粒子彈，仍然沒一些用處，而況是空口的喊叫。這樣空口的無力的喊叫，會有誰來聽取？

因此需要恰好是在不需要中間存在，要組織一個嚴整的戰線，政治與藝術是需要共同的努力。我們目前仍然缺少一個强有力的民族戰爭的文化運動。

我寫了這十篇詩傳，還不止是給伏在戰壘裏的以至於長眠在墳墓間的人們以慰藉，以鼓勵，和給生存在戰線外的人們以一點興奮，一點激刺；而是要在民族戰爭的聯立戰線上的組織上起一點作用。

這不是一種空無所有的興趣呀！我們應該去把握住那眞實的自信力：弱小民族必然要翻身，被榨取者必然要得救，只有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樣才是走進了更深的墳墓。不必講迎頭趕上，只要個後來居上，這都是極確實的眞理呀！自然更不要忘掉自身需要付出至大限度的努力這事。

失掉了一個女人的眷顧便會失望以至於自殺的人們，他站在這歷史空前大事變的面前哭泣，是值得驚異的嗎？主人翁的中國大衆永遠是在那兒興奮着。什麼會使我們失望呢？現實的一些眞實，也沒一點足以使我們失望，——總之：我們絲毫不感到空虛，中國大衆的氣力像中國的自然財富一樣，什麼都富有，只不過什麼都待開拓出來，組織起來而已。

——所以我們目前只需要努力。

在我們的努力上，有一種議論是應該打破的，就是「埋頭苦幹」這種頗有語病的議論。我們是要擡起頭來放大眼光高瞻遠矚的去幹，有組織有計劃將精楚楚干凈利落的去幹。文化運動也要如此；否則試問你像駝鳥着怕時一樣的「埋頭苦幹」，將會幹出些什麼鬼來？如果你的職業不是寫文章而是開棺材舖，那麼，你「埋頭苦幹」做一輩子上上棺材，試問你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活活埋葬起來嗎？！

興起吧！民族戰爭的文化運動！如果起來的話，我是要在您的尾巴上搖旗吶喊的。

我用這一束詩稿把我這一點點見解帶給人們去，我是榮幸的，也許這會開罪於那位朋友，如果你不是漢奸賣國賊的話，我在向你道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寫珉跋此。

（完）



小橙

閻國新

（一）

當晨光開始撕開黑夜的幕的時候，小橙這孩子便從她的土炕上睜開了眼睛。幾年以來幾乎天天如此，既沒有時鐘的呼喚，也沒有人們的驚擾，習慣的力量促着她從沒有一天的耽悞，無論是在如何惡劣的天氣。然後，用些吐沫輾去一夜做成功的眼邊的「吃麼糊」，看清楚這暗黑小屋中的一切；便毫不猶疑地掀開了快要露出棉絮的被子，穿衣，裹脚，頭髮都顧不得攏一攏就推開屋門走出瀰漫着清新空氣的小院。

一隻戴冠的雄雞從籠裏竄出了籠口，站在籠口邊作幾次深呼吸之後，撲拉了幾下翅膀。

「根兒——根兒——根兒」地吹着響亮的起床號。

這聲音帶來了幾聲遠處的狗吠，而且旁的雞也隨着牠跳出了雞籠，邁着輕緩的步子蹓躂着，有的嘴裏邊還咕咕地叫。

小橙從倉屋裏兜了一把小米走出來，喚雞到一處固定地方，一把一把地將米灑到地上去，……這是她一天工作的開始。

雞在吃飽之後各自分開作飯後的消遣去了。小橙才搬條短凳坐在籬邊，梳弄着自己的髮辮。她有着一頭黑而且細的頭髮，自己在每天早晨總要費些工夫在這上面的。母親對人家講的話，「這孩子就是不裹脚；憑這一綹子頭髮，將來也不愁找不到好婆婆家的。」她常常回想了起來。然而小橙却不了解既是這樣說，為什麼在三年前還要給她裹上脚，現在是已竟像個襪子樣子被束縛在古怪的鞋子裏頭呢。

她的家位置在一座小山的半腰。往東看眼睛是找不到任何阻礙的。小橙在整整的一天中，或者說在她全部的生活上每天祇有這麼一點兒時間儘她領略自然的舒展。隨着季節的變換而顏色不同的那種田野的寬闊；幾處豆粒大的村莊，房舍；和線般細的河流；雖然一樣的收納在小橙的眼中，但這祇是平凡的現實，在她的心裏以為。正好像都市的人看慣了樓房的高聳，車馬的奔馳，絲毫不感到希奇一樣。

頭髮梳完，她立刻要到廚房去升上爐火。把一束束華指插入深深的灰坑裏之後，濃的烟開始蒸發起來。經過這樣長期訓練的小橙，她的兩手的肉是粗糙得像使用過的象皮，顏色也變成黑黃的混合色了。在都市裏貴族之家的小姐們的手，自然可以用什麼「柔荑」，「水葱」等等的字眼去形容，然而小橙用不上。

聽到咳嗽的聲音，小橙知道患着喘病的母親是醒來了。忙着走上了正方的台階。

「小橙！小橙！——科兒……科兒……科兒」

『來了！來了！媽』。她放大了嗓音說。

「你爸爸走了嗎？——科兒」！

「走啦！是在我梳頭的時候走的。臨走的時候他說，妙音寺的工事很忙，今天晌飯不回來吃了。」小橙一直走到炕邊，低下頭注視着她的母親的臉。

作母親的點了點頭。她從紅色的被子裏伸出

一隻萎黃的手想要把被子掀開。小橙握着她母親的手問道：

「媽今天覺着好些嗎？——摸着手可不大燙了。」

「科兒……科兒——」（點着頭），「你把壺涮了泡些茶罷！我今天覺着渴得緊呢。」

等到小橙從廚房把開壺端來的時候，她底母親已竟扎掙着起了床。冷眼看着母親的確比前兩天精神許多，梗在小橙心裏的一塊巨石便訇的落下一半。她明白母親的病多一半是爲了父親的失業和糧價的慘落。山裏住着的人，得病想吃藥是非常困難的，何況在這樣艱窘的家裏。然而，「心病終須心藥醫，」自從昨兒個晚上妙音寺蓋房子的工頭阿大來約了父親搬運石頭之後，籠罩在母親臉上的那一層灰色的愁雲顯然消減了許多。她又想，母親無論怎樣是捨不得離開她們的。老天爺有眼總要給她們這步厄運來一個救星。自己的十一歲的弟弟，在家時是爹媽的一塊肉，然而在年前不得不離開親愛的家，送到城裏去學徒！一個兩歲的妹妹還在吃奶。這許多事情，證明在這樣的家庭中是少不了母親這樣的一個人！

「小橙，猪餵了沒有？」

早飯時，吸了兩碗蕃茶粥的母親，說話似乎較比初起時響亮些。知道小橙一定不會把這件事忘到脖子後頭的，却又故意說着這樣的話。

「餵啦！」清脆的回答從較遠的地方發出來，震蕩着連迎在面前的壁立的山峯都起了回響。

「這孩子，你在那兒啦？」還看不見小橙的影子。

「捉個蝴蝶兒玩玩呀！」語聲裏加着些笑的音浪，小橙背着身子把舌頭吐了出來。

「淘氣的小東西，瞧我剛好了一點兒便事事不着頭哪！眞怎麼好！將來到婆婆家——」咽了後半句的話，但這爲正是疼女兒的表示，小橙一些也不覺得害怕。

趁着母親去歇晌的工夫，小橙悄默聲兒的做好一盆豆渣，放在猪圈裏。

（二）

妙音寺便在小橙他家那個山頂上。自從她記事以來，這廟便做成一個城裏的富人的別墅了。上山的唯一道路正鄰着小橙的家，每次那富人到寺裏來，總逃不過小橙的眼底。次數多了，連那些來者的彼此關係她也可以分得清。那戴着藍色眼鏡，嘴上邊翻着兩撇黑鬍鬚的中年男子，便是寺裏的主人，這是她的父親告訴她的。他並且說，那人所有的錢簡直沒有數；先爲這一山上山下的工程，兩年以來他就花出幾萬去了。像父親和阿大等人便都是倚仗人家才能夠找得到工作的。小橙常常一個人思索着：那富人也是有兩隻眼睛，一張嘴，渾身上下絕看不出一點出奇的地方。要講力氣似乎還趕不上父親那樣結實呢。他爲什麼有那麼多的錢？每次來時，小橙都看見他們坐着舒適的竹椅，四個人抬着一個人，顫顫巍巍地踏着一級一級的石磴上去。那些走着的人臉上都如水洗似的流着汗，粗藍布的短衫短褲都浸透過來了；坐在椅上的人却把頭東扭西歪的玩玩山景，或是相互談着使小橙聽不懂的話；有時候，在那富人嘴裏還噙着一枝褐色的粗粗的烟捲。

然而小橙的心裏却並不羨慕這個。除了那富人，常來的還有他的太太和一個同小橙年歲差不多的女兒。那太太是位慈祥仁厚的三十幾歲的南省婦人，有一次她還伴着她的女兒在小橙的家門口下了轎，而且應允了小橙的母親的邀請，在她們的屋裏坐了一坐。因着這次的介紹，小橙和她

的女兒漸漸地熟習了。小橙管她叫「林小姐，」換來的稱號是「橙妹」兩個雅緻的字。林小姐的手帕是具有充足的城中大家閨秀的態度的，她的舒展得宜的頭髮和桃花色的面孔，小橙一見便覺得異常的美麗。尤其是林小姐可以邁着輕鬆的步子，踏着皮鞋科科科的響，這一點更引起小橙的羨慕。每回小橙在屋裏作活或是隨便在院裏散步的時候，偶爾聽得一聲汽車的喇叭響，她便立刻擱下手裏的活計飛奔到大路上去等候。

夏秋兩季，山裏各種的果木樹都次第的結了實，林家的人來的更頻繁了，就是小橙和林小姐的談話也便加多。起初是小橙害臊，覺得自已的衣服太難看。等到熟了的時候方才漸漸地把它忘掉。林小姐住在妙香寺。她常常下來，提着小竹籃尋小橙幫她摘杏，打棗。小橙的脚雖然很小，但上樹的本領却能教林小姐非常佩服地說：

「別看你，上樹的本事比城裏的爺們還高。」林小姐帶笑的撇着京腔。

「這有什麼！鄉下人那個不會上樹？」小橙指指山澗旁亭亭直立着的赤楊說，「楊樹是樹裏頂難上的樹了。我的爸爸還可以一直爬到頂呢。——可是我不會。」

「你爸爸如今在家嗎？」

「不！你們山上不是要修個水池了嗎？我爸爸是被阿大找了去搬運石頭的。」小橙露出兩排細而密的牙齒給林小姐看，她遇見笑的時候，便閉不上嘴了。

「我眞愛你們這個地方，也眞愛你們這地方的人！」林小姐在臉上的表情是異常誠懇的。這給了小橙一種不小的驚訝。她睜大了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看了林小姐一眼。

「這窮山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呀？我們又都是什麼也沒有的人，那兒比得上城——」

林小姐把頭搖了一搖，說：

「橙妹，你沒有到過城裏是不知道那裏的難過！窄窄的胡同夾着窄窄的街，一排一排鴿子窩似的房子逼住了你的眼光，看不了兩丈遠；污濁了自由的空氣；喧鬧的市聲一直到午夜還在你耳根子底下吵個不清呢。生活在這樣環境裏的人，你想，那一種清明的氣度早被這些東西攪散了。欺瞞，詐僞，說大話，使小錢，這都是城裏的人處世的要件……」

受過中等教育的林小姐，這樣的話說出來自然是毫不困難的。

小橙打斷了她的話頭說：

「您的話我不大懂；只聽我爸爸說城裏是怎樣怎樣的好。您說我們這裏景緻好看，對的，可惜，我們餓了沒飯吃的時候，景緻變不了窩窩頭；冷了沒衣穿的時候，景緻又變不了大棉襖。景緻好又有什麼用！就拿我們這四口人的家來說罷。種十多畝薄沙地，一年收了的糧食絕不够吃，另外還得往外拿現錢，充捐稅。我爸爸一沒事做，母親就要急病了。去年不是逼得沒法——上忙下忙都完納不了——祇好把我兄弟送到城裏去學徒。爸爸說，先不管進錢不進，少一個人吃飯將來慢慢的就許鬆動點呢。」

林小姐對於小橙這一套話並沒有回答。顯然在她這種階級的人生是無論如何不會了解這種痛苦的。她祇楞了一下把小橙的手攥住，小聲說，

「幫着我摘些『玉把子』去罷！咱們不談這個了。」

（三）

幻想着城市的虛榮的小橙，無意識地隨着林小姐順小路向山凹裏的杏林中走去了。

小橙認識的陌生人除了林小姐之外，山腳下

鄉村學校裏的先生們也給她的腦壁印上清楚的印象。在小橙的家的房後不遠，有一池飯斕的泉水，林小姐特意從城裏買來許多條金魚放在池子裏，說是送給小橙來安慰她生活上的寂寞的。魚剛投到裏面去時，顏色是殷紅的。但不久又回復了它們本來的面目，和池底的汚泥相混合了。有時林小姐在山上住，高了興教人下來釣上幾條佐膳；但小橙是不敢動的，她只是義務地負着保管的責任罷了。

在魚池北面不遠，妙音寺的主人建築了一處半畝面積的平台，目的當然是在遠眺着東方，看那南北兩道青山像彎臂伸展到遠處，圍攏着港灣似的平野。這天然地給了學校的先生們一個最適宜的晚飯後遊憩的所在。坦平的士馬路一直由山脚來到這裏，路的兩邊夾着萬木叢生的山谷。一道人工泉水疾迅的下駛，在受過敎育的人們自然會領略它的美妙。他們常常三五成羣，邊唱邊笑的走了上來，攪亂了山間靜謐的空氣。

一個初夏的薄暮，小橙吃過了晚飯，趁着落日的餘光想趕着把一雙自己穿的紅鞋做完，預備過五月節穿的。她端了個杌兒擱在爬滿了牽牛花的短籬邊，自己一針一針的納鞋底。

笑聲從遠處飄蕩過來了，她一聽就知道又是那班淘氣的先生。不一會他們已竟走到魚池邊，一個胖胖的紅臉先生低頭看了池底一眼，驚奇地神氣似乎發見了什麼特殊的東西。

「魚！喝，眞多哩。」

小橙看見同來的人也都探着頭往池裏看。

「眞有一尺多長的。咱們明天帶個釣竿來弄上幾條，够小廚房一頓晚飯了」。一個顴骨顯得特別高的瘦子說。

小橙聽了這話心裏震了一震。不覺站起身子搖撼着籬架喊。

「那魚不許釣呢！」

那些人一同回過頭來看小橙，胖子把一根手杖敲着魚池的壁，大聲說。

「我們買兩條行不行？」

「也不行」！小橙決斷的說。

「為什麼？我們不少給錢呀！」另一個人嘰咕着說。

「那不是我們的。」小橙急速的分辯。「是妙音寺的林小姐養着當玩藝兒的」。

那些人對於這個問題已不堅持，但還不肯走去，而且說着鬥笑的話。小橙不再管他們了，兀自一針一針的納鞋底。

那天晚上，小橙的母親在黯淡的煤油燈下向她說了這樣的話：

「那一班學堂裏的先 生你可不 許同他們拌嘴，得罪他們。頂好當他們到這裏玩兒的時候，你可以出去招待招待他們。你要像尊敬林小姐那樣尊敬他們才對。那都不是壞人，我知道！跟他們熟習了總有你的好處。那學堂裏一年要在我們這村裏花好幾萬塊錢呢。村裏人誰個不怕他們。那亞賽閻王殿的地方呀！」

小橙默着不作聲 。她有點不明白母親的意思，既然怕他們為什麼又讓我和他們親近！一直到躺在炕上她還思索着這個問題。

彷彿那胖子帶着微笑的臉走到她的炕邊拉着她的手說，

「小橙起來咱們玩玩去罷！」

她心裏想，我同着你們這樣老爺們玩是怎麼回事呢。剛要甩手拒絕胖子的强暴。但同時腦裏突然地受了第二種思想的侵襲，那有力的手似乎給了她一種快感，而且母親囑咐的話重新記了起來。那「他們都不是壞人」幾個字一個比一個大的變做粉紅色的霧在煽動着她的青春的心靈。她終於坐起來不言不語地跟着胖子走出門外。

外邊是陽春的三月，大地被爲紫千紅籠罩着，到處是花香鳥語，蝶陣蜂衙，小橙迷迷胡胡地把頭扎在胖子的肩膀下無目的地走着。好半天，才覺得自己坐在一塊山子石上，漸漸地她的心中跳動得好一點了。害羞的心情逼住她低下頭去瞧着石縫中覓食的山螞蟻。胖子在她的耳邊絮絮叨叨了好半天，她連一句整話也聽不見。

「你瞧，小橙也在這裏呢。」

一個熟稔的聲音喚回了小橙的意識。她擺除開繫在她肩膀上的胖子的長手臂，抬起頭來看時，原來就是山上的林小姐，在她的身邊也伴着一位穿着鬼子衣服的中國人。臉上紅潤，五官長得比胖子也俊得多。

……………………

「這位是誰？林小姐。」

紅暈舖上了林小姐的雙頰。她媚聲媚氣地反問着小橙。

「跟你坐在一塊的是誰？」

小橙茫然。停了半天才說，

「學校的先生。」

胖子出於意外的縱聲大笑起來。吓得小橙和林小姐都後退了幾步，一不小心，一塊圓形的石子拌得小橙立脚不住，她猛的一蹬脚，夾被離開她的身子，一轉眼看見案上的油燈燒得只剩下豆粒大的火星了。

（四）

隨着洋槐花的濃香帶來了半個月妙峯山的香會。

幾座茶棚漸漸地聚集了許多行善的人，抬饅首，捨白開水。一年沒見天日的神像也揭了幕。山道兩邊，有人隔不遠安上了路燈，山脚下衝要地方臨時的酒飯舖也開了張。小橙有了新的工作，便是每天去香道上賣麥桿編成的種種玩具，這是她母親的手工。掛着鮮艷的彩色的花籃小帽很能以誘動香客的購買力。小橙仗着自己的丰標，每天總帶回好幾十吊錢交給她的母親。

做這種買賣用不着吆喝，祇要在樹蔭涼裏一坐，來往的人們自然會找到你來的。你儘有餘閒哄孩子，納鞋底或是瞭瞟各色的遊人：上至坐着頭等的竹轎，下至衣服襤褸去燒苦香的，沒有一個人能夠逃得出你的眼底。在最熱鬧的幾天，小橙看見了許多像林小姐那樣漂亮那樣打扮的城裏來的少女。有一回也看見那個學堂裏的胖子坐着洋車過去。她記得夢裏的事便羞得低下頭去了。

小橙的爸爸放棄了他固有的職業，找到村裏幾個認識的朋友，加入抬爬山虎的工作，四人一組，往返八十里的山道有時一天要跑兩趟。這樣，雖然身體已竟疲憊到不可支持的地步，然而在歸途故意敲擊着荷包裏那一元六角錢的銀幣，聽到那可愛的聲音，他的精神上總算沒有一點的缺陷。

燈光底下，爺兒三個算計着這幾天以來的收入，小橙的母親先說着知足的話：

「娘娘保佑着咱們罷！一年裏要不靠這半個月補補虧空，日子更不好過啦」！

小橙爸爸躺在長板凳上說。

「今年山上的人特多，廟裏兩丈多深的香坑已竟掏過兩次了。」

「那麼，今年咱們的買賣該多賺些錢了」。

「傻孩子」，小橙母親說，「年頭越壞，燒香的越多。沒錢的人燒一蹈香連脚驢都不肯僱，有時候還要分一點茶棚裏施捨的饅頭。這樣與咱們有什麼好處呢？」

「可是我的生意並不壞」。小橙反駁着她的母親的議論，「等明兒個到金山上去趕頭撥兒

客，價兒還可以多抬高些哪一！

母親看着自己的女兒微笑了一笑，她說。

「賣這個的第一看手藝，第二看年紀。比如說一樣的貨，教我就怕賣不過你們。」

「年頭兒一年比一年壞，這誰也不怨；只怨現在人的心眼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爸爸深深地感喟着。

「於今晚兒決沒有好人走的道。往開了想，擱下臉什麼事幹得，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小橙的母親雖然說着這樣不中聽的話，但在生活的鐵蹄下遭踐踏的人們誰個不是麼樣的沒有法而走到這一條活路上去。這社會已竟不是幾百年前那樣，一條空虛的禮教繩子就能夠籠得住人們的一切了。

「我但願意，」小橙的母親接續着說，「給我們孩子找個城裏的念書人，省得留在這窮鄉下吃不飽喝不飽又怕水又怕旱的受活罪。」

「你別做夢！」小橙的爸爸翻轉過身子說。「學堂裏人們肯要咱們這樣瞎字不識的土豆！像林小姐那樣，才是人家看得起的姑娘哩！」

「嘿！一貨有一主；你可別說這樣的話！」

第二天小橙起得非常早，雞也沒有餵，只把爐火升上便兩手提着貨物擠出柴門。「今兒個不到村子裏去了。」她想着昨天晚上母親說的話便迤邐地沿着山嘴小徑向金山那裏走去。走了好半天，殷紅的太陽方才爬出水平線。遠遠地看得見香道上長蛇般的人影。金仙菴的磬聲總是那麼悠揚的碰着自己的耳鼓。

她走到廟門前，覺得脊背上略微出了一些汗，便把貨物放在石獅子旁邊，蹲在泉水旁邊歇歇脚。天還早，和她同行的女人們一個也沒有。

對於現實的生活小橙似乎感到厭倦了，幾個環境裏不同的人物在寂靜的冥想中不住的擾亂了她的心眼。她雖然不認識半個字，即有着比認識一千個字的人的心還透亮，還聰明。她不很愛自己的爸爸，那人整天總對母親罵她是賠錢貨。自己是早出晚歸， 對她沒有說過一句使她痛快的話。生活的担子似乎把他對於人的同情完全消磨盡了。母親呢，她覺得是一個神秘的人。有時候非常疼自己，把家事分一部分自己去作。有時就譏諷她這麼大的姑娘任事也不懂，整天藏在家裏靦靦腆腆的，還趕不上她的弟弟有本事，能夠自己吃自己，用不着家裏一個錢。……

「這不是那位妙音寺底下的姑娘嗎？」耳[illegible]邊有人這麼輕薄的說了一句，把她的幻想擊破了。

「姑娘，」有兩三個身影已竟走到她的面前。經驗告訴她就是常去到魚池那地方的學堂裏的先生。她親切地向他們打了招呼。

「您們也是要逛妙峯山的嗎？」

「是。」

小橙看見是那位胖子說話，不禁把頭微俯了一俯。

「怎麼不坐抬子去呢？」

「我們沒有錢，坐不起。」

「您又說笑話了。學堂裏的先生還沒有錢，誰有錢哪！——怎麼樣？買些花籃回去罷。」

「那是你自個兒編的不是」？胖子問。

「不是，這都是我媽編的；我還編不了這麼好呢。」

「要你親手編的我們才要」。一個長着落腮鬍子的先生說。

胖子大聲笑了起來，笑得小橙很不好意思。她帶着薄怒的說。

「你們不買，就不買好啦！別耽誤我們的買賣！」

像戰敗了的雄雞似的，胖子和他的伙伴都縮縮頭地離開小橙的身邊。

（五）

香會時期轉瞬過去，一切都恢復平時的樣子。蟬聲嘶開了長夏的序幕，小橙的煩悶的情緒也隨着季節的變化而愈發酷烈了。她的父親因爲失業的緣故，常常借酒澆他的愁苦。醉後便發脾氣，敲桌子打板櫈的罵小橙是「吳了頭」，「吃貨」。母親呢，依舊是那麼尷尬的態度，有時還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在附近，沒有一個和小橙年紀相仿並且家境相同的女子，可以了解小橙的悲哀，領受她至情的陳訴。她祇有把牢騷鬱在肚裏。一天一天地過着愁雲慘霧似的日子。在她的心裏，林小姐的影子更清楚的跳了出來。

她家中所有的田地種五穀是得不到好的收穫的。因爲那完全是屬於山間的所謂「梯田」。不過是表面上一層黃土，下面完全是岩石碎沙的巢穴。施肥是不易的；連耕種都得較平地多費二倍以上的時間和人力。因此，小橙一家的生計一多半是靠那些果木樹上。然而今年暮春，却受了蒙古鼠的侵擾，杏子的收穫簡直糟不可言。每回小橙的父親從市上賣杏回來，臉上總帶着一層苦色，深鎖着眉頭，一句話也不說了。

嚴重的時間過去有一個多月，麥子已竟上了場。今年麥子的收穫很好，村子裏人家的場上都熱鬧起來了。但小橙父親的臉還是那麼陰鬱，眉毛還是那麼深皺，而且常常夜深了還不睡，和她母親唧唧噥噥的說話。

聰明的小橙懷疑到這裏邊一定有關緊着她自己的事。家裏沒錢過日子她是了解的。過五月節在每年她父親總要秤四兩豬肉，蒸些煮餑餑，今年卽都免去了。那一夜晚上她在夢中似乎被一陣哭聲嚇醒。她努力鎮抑着自己的神經，仔細一分辯，方才認明那原是她母親的聲音。

「阿大說」，是小橙父親的口吻，「後天人家便要派汽車來接人哪。你想個法兒，怎樣把這話跟那孩子說明白。——還有——還有——你得提醒她這並不是作爹媽的忍心斷送女兒一輩子的幸福。」

「嗚……嗚……嗚」小橙聽見她母親一壁抽噎一壁用手帕擦淚的聲音。「咱們……咱們也是沒法子呀！再分有路誰捨得賣孩子呢。」

底下的話小橙再也聽不下去了。她的心跳成一整個。腦袋嗡了一聲似乎從飛機上一失足掉了下來。她原想立即起來向她們質問；但在幾秒鐘之後，她又有了一個新的戰術，便一咬牙索性緊閉着她的眼睛。

「爸爸和媽媽賣我到什麼地方去？——城裏頭？——教我去幹什麼？——給闊人做姨太太？做了頭？打戲子……」小橙對於自己的前途想了一個够。「不！我一定不去！與其那樣，我還不如嫁給那個胖子？——但不知他家裏有沒有！」她又想起那晚上做的夢，「我一定去找林小姐！她家裏有的是錢，一定不會養不起我這麼一個人。去，去！我一定要離開這裏；到城裏找我的活路」！她似乎已竟下了百萬分的決心了。

然而，這無邪的少女的理想戰術終竟是架空的，好像是雨後的虹彩，只能絢爛着一個短小的時間。事實上她是沒有那麼大的魄力自動地走去的。

果然在第三天一清早，一輛「雪佛蘭」掛着營業的牌子開到山脚下。小橙後半世的命運也便埋葬在由這輛汽車所揚起的灰塵裏。

原文献残缺